

# 合夥人

智利 賀那洛·普列托

曾茂川譯

國科會 9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智利小說《El socio》譯注計畫

執行期限：94/08/01 ~ 95/07/31

計畫編號：NSC 94-2420-H-032 -002

人文社會經典譯注

## 中譯本與原典頁碼對照

章數	中譯稿	原文	章數	中譯稿	原文
1	1	1	16	47	118
2	2	5	17	48	122
3	6	15	18	49	126
4	7	19	19	54	138
5	10	26	20	57	147
6	13	33	21	58	151
7	20	51	22	60	155
8	21	55	23	64	166
9	24	61	24	66	172
10	25	65	25	71	183
11	30	76	26	75	194
12	33	82	28	78	206
13	41	103	29	80	210
14	43	107	30	83	220
15	45	112	31	85	223

## 導讀

關鍵詞：小說、翻譯、反諷、股票

## 作者生平介紹

赫納羅·普列托 Jenaro Prieto Letelier (1889-1946) 生於智利聖地牙哥。曾祖父 Joaquín Prieto Vial (1786-1854)<sup>1</sup> 將軍參加過 1818 年智利脫離西班牙獨立戰爭，後出任總統 (1831-41)。

1907 年，他入智利大學研讀法律；1912 年畢業，但一生未執業。1915 年，出任當時大報 *Diario Ilustrado* 主筆，歷時三十餘年。批評時政，直言不諱，辛辣中不失幽默。1925 年，這些評論結集出版了《矛托之筆 *Pluma en ristre*》。翌年，出版小說《惡判怨魂 *Un muerto de mal criterio*》，寫法官死後猶在陰間審案之荒謬，但也闡明「執法不易，寬恕和理解比判決重要」的觀點。1928 年，《合夥人 *El socio*》出版，這是他最受推崇的作品。1930 年，出版《謹言 *Con sordina*》<sup>2</sup> 時論集，收有他 1927-30 年撰稿；這段時間，政府箝制言論自由。1932 年當選保守黨眾議員，任期四年，署名 P 專欄仍繼續刊登，惟從未觸及國會見聞。這年，他應邀訪問義大利，在羅馬、佛羅倫斯等地發表演說。

普列托多才多藝，寫評論、小說和戲劇外，猶有餘力悠遊於油畫（作品為智利國家美術館典藏）、漫畫、雕刻創作；一生閱歷豐富，當過股票經紀人，這也是他寫《合夥人》的根源。

1946 年病逝後，遺作相繼出版。1955 年，Fernando Castillo 輯錄普列托最精采的評論和專文，出版《斗煙繚繞 *Humo de pipa*》。1957 年，Lautaro García 編校出版了他憶童年往事的自傳體小說《老屋 *La casa vieja*》。1973 年，Tomás P. Mac Hale 編印《幽默選集 *Antología humorística*》。2003 年，普列托後人將其生前手稿、畫作、剪報和作品各種版本捐贈智利天主教大學智利文學研究中心。<sup>3</sup>

## 寫作時代：智利政治社會情勢

智利北與秘魯接壤（另與玻利維亞為界），南至火地島（Tierra de Fuego），南北長達 4270 公里；隔著塊狀的安第斯山脈，東鄰阿根廷，西臨太平洋，東西平均寬度僅 177 公里（除外，智利擁有位於太平洋的環。費南德斯群島<sup>4</sup>、復活島及其主張的南極領土；本土面積 756,626 平方公里、南極 1,250,000 平方公里）。在這一狹長的帶狀土地上，既有最乾燥的沙漠，也有最潮濕的沼澤；火山、湖泊密布，南端杳無人煙的島嶼、雲霧繚繞的海峽，星羅棋布的岩礁、冰山漂浮的冰河，更蔚為奇觀。幅員如智利的國家，地形氣候變化如此繁複者，實不多見。<sup>5</sup>

普列托生於 1889 年，本書出版於 1928 年；其所處時代，幾與智利斷代史：從太平洋戰爭到世界大蕭條 (1880-1930) 不謀而合。

十九世紀，智利開始鞏固其國際經濟地位時，政治危機接踵而來。智利行多黨制，憲政運作尚屬穩定。為建立廉能、但不專權政府，以及減少總統對國會選舉舞弊（當時

<sup>1</sup> Joaquín Prieto 任內頒布「1833 年政治憲法」，施行至 1925 年，共用了 92 年。Walterio Millar (1980), *Historia de Chile*, Santiago de Chile: Zig-Zag, 38ª edición, pp. 225

<sup>2</sup> sordina 鬧鐘按停扳手。書名義在言外，撰時事評論的，如果要用減音器，豈不烘托出言論受箝制？

<sup>3</sup> Carlos Iturra, "Jenaro Prieto y *El socio*", *El socio*, Santiago de Chile: Andrés Bello, pp. 165-168; Maureen Lennon Zaninovic, "Rescate de Jenaro Prieto, autor de *El socio*", Santiago de Chile: El Mercurio, 2003.12.9

<sup>4</sup> 狄福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即以此島為書寫背景。

<sup>5</sup> 曾茂川 (1984), 〈緒言〉《傳媒與智利對華政策》，台北：歐語，頁 I-X。

下任總統由上一任挑選)，1871 年修憲，規定總統不得連任。1874 年再修訂，使部長國會備詢制度更為明確，國會因此權力大增。宗教方面，則開放非天主教徒擁有教堂和學校權利，智利社會漸趨多元。<sup>6</sup>

1879-83 年，發生「太平洋戰爭」，智利以一抵二，秘魯和玻利維亞敗戰，智利不僅領土大增，同時藉機併吞二國硝石產地，所以這場戰爭又稱「硝石戰爭」<sup>7</sup>。其後四十年，智利光這項歲收，即約占政府預算半數，且從此斷絕秘玻爭霸南美太平洋機會；智利除奠定其南美政治軍事地位，也促進了本國政治現代化、經濟迅速成長。

這場戰爭源於 1875 年秘魯將硝石收歸國有後，以證券作補償。但其國際債信不佳，貸款根本不來，債券面值大跌。戰爭爆發時，投資人因無把握智利政府願否承受債權，驚慌之餘，紛紛以面值 12% 低價狂拋。大膽投機商於是進場，其中佼佼者英國工程師諾思 (John Thomas North, 1842-96)。據稱他獲利高達 60%，1882 年甚至返回倫敦籌設證券公司，從英國控制世界硝石價格，因而有「硝石大王」美譽。

1886 年，巴爾馬塞達 (Manuel Balmaceda, 1840-91) 出任總統 (-91)，他主張政教分離，人民應有宗教和教育自由；同時立法廢止教會出生和死亡登記管轄權，也無須舉行宗教結婚儀式，並核准非教徒安葬天主教墓園。

經濟上，巴氏力主硝石國有化，諾思富可敵國，組律師團抗爭，以維護自身權益。這些身兼律師的眾議員在諾思金援下，紛紛在國會和報紙亟力反對詆毀巴氏政策。

1891 年，巴氏失去國會多數，國會拒審政府預算和總統法律提案，呼籲彈劾總統，指責巴氏不適任。總統反制，宣布國會閉會。陸軍聲援總統，海軍維護國會，內戰延續八個月。八月底總統敗戰，避入阿根廷大使館，九月十八日任期屆滿，次日自殺身亡。其後政府雖不再干預選舉，但總統身處多黨國會，必須深諳合縱連橫，並時時承受政客朝秦暮楚、黨派彼此征伐折磨。「優柔寡斷、不時妥協」成了當時執政者的特色。

1890-1920 年，隨著經濟大幅成長，勞工階層和都市人口大增，住屋、教育、衛生和工作條件等需求也跟著增加；政府利用硝石出口稅收<sup>8</sup>，加強國家基礎建設，尤以鐵路 (1910 年全國鐵路長達 8,638 公里)；運輸便利也促進食品飲料、水泥、陶瓷、製糖、服裝、皮革、木材、紙張、化學、機械等製造業更為發達，雖然這些產業的技術資金都來自外國，但除了自給，產品也外銷。

當然，經濟快速發展也帶來農村人口嚴重流失，發展停滯的問題。傳統寡頭集團仍然掌控著銀行、工商業和自由業。但不容否認，整個社會也培養出不少經理人、官員、教師等中產階級，以及都會勞工、硝石工人、公用事業和其他行業低階職員。然而，貧富、城鄉差距日漸拉大，住宅、醫療條件更見懸殊，富者慢性病可至巴黎倫敦就醫，窮人唯有坐以待斃。加上智利披索不斷貶值、通貨膨脹持續增加 (1890-1900 為 5%、1900-10，8%、1910-20，6%)，勞工所得不足溫飽；從南到北，罷工連連：1903 年，瓦爾巴拉伊索 (Valparaíso，本書簡譯為樂土市) 港口罷工；1905 年，聖地牙哥發生動亂；1906 年，安托法加斯達；1907 年，伊基格港大罷工。

智利工會萌芽甚早，但一向強調和雇主與政府合作。1870 年出現互助社等團體，1917 年已有全國總工會。隨著經濟惡化、社會緊張，1916 年罷工 16 次、參加人數 1.8 萬，到 1920 年已增至 105 次、5 萬人參加。

<sup>6</sup> Thomas E. Skidmore & Peter H. Smith (2001), *Modern Latina America*, 5<sup>th</sup>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7-136

<sup>7</sup> 有說三分之一，也有說四分之一，詳見上注和 Ernest E. Rossi & Jack C. Plano (1980), *The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Dictiona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pp. 50-51

<sup>8</sup> 1880 年，硝石和副產品碘的出口稅佔政府歲入 5.52%，1885 年上升到 33.77%，1890 又升至 52.06%。詳見萊斯利·貝瑟爾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譯，1992)，〈第 15 章：智利 1880-1930—從太平洋戰爭到世界大蕭條〉《劍橋拉丁美洲史》第 5 卷，北京：社科文獻，頁 505-559。



1906-10 年，佩德羅·蒙特 (Pedro Montt) 主政，智利最大港樂土市大地震，全城幾毀；1907-08，證券交易投機造成經濟危機。尤以 1891-1915 年，內閣更迭頻繁，組閣 60 次，平均任期僅四個多月。雖然這些年來既無獨裁總統，也無軍人干政。但弱勢政府忙於預算通過，社會經濟問題日趨嚴重，文官和軍人也身受其害。加上英德本為智利最大貿易夥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兩國交戰，智利硝石出口減半。1924 年，國庫枯竭，文官和軍人薪水拖欠半年。

這年三月，亞歷山大 (Arturo Alessandri) 總統利用軍隊干預國會選舉，政府雖贏得選舉，但也造成軍人關心政治，積極介入國是。1925 年智利憲法恢復總統制 (部長對總統，而不是國會負責，亦不得由國會議員兼任)，並直接選舉，總統任期六年，不得連任，但可隔屆參選；同時規定政教分離。但由於總統、國會和地方選舉日期不同，造成選舉弊病頻仍。

1920 年代，智利依賴硝石銅礦出口和國外貸款，推進公共建設，但 1929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當時礦工計有 9.1 萬人，二年後卻驟減至 3.1 萬人。政府雖縮減支出，人員減薪，但面對媒體批評，不但採取高壓手段，箝制新聞自由，且逮捕異議領袖入獄。<sup>9</sup>

### 作品評述

這本小說出版將近 80 了，寫當時智利中產階級的生活、股市漲跌翻騰情景，映現出升斗小民謀生的心酸，以及人心欲求貪婪的難以滿足；其中無論情境敘述或個人對話，穿插了不少智利歷史文化風土民情。本書經常出現智利物產、習俗，甚至地震等自然現象：宴客時講究排場，必有僕歐侍候。賓客重視穿著、品味，好議論政治。盛產硝石銅礦，股市炒作熱絡；另當時種種政治實況，諸如國內政局動盪不安、政變工潮迭起；對外則與阿根廷、玻利維亞和秘魯因領土紛爭，兵戎相見，亦可從小說中略窺端倪，更可從上述史實印證作者書寫時並非純屬虛構，大部分仍在反映活生生的現實。

英國女作家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說：「讀書，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把交流擴大到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書能化解時空差距，讓你認識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卓越靈魂。<sup>10</sup> 從本書的描繪刻畫，似可了解吳爾芙所言不虛：本書不僅反諷社會現實，同時也不無喚醒人類良知之用心。

本書作者普列托以全知觀點，縱橫全局，揭示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的智利股市和人性深層結構。他風格敏捷、行文流暢；詞彙豐富，句法簡潔。操控主角巴胡亮 (其實真正的主角還是作者)，透過內心獨白，探索其心理轉折。年輕時充滿幻夢，寫過詩；現在做房地產，因生意清淡，常找人調頭寸，卻屢遭「問合夥人」為由拒絕。後來為婉拒投資邀約，也拿虛擬「合夥人」作擋箭牌。貧困中，他體察到商場弔詭：要成功，得找個外國富豪，尤其是英美人合夥。為此，他索性搞出另一「自我」。不意從此命運大轉：廁身股市，進場就贏。這個「影子」是他縱橫商場、成功發跡的貴人，但後來卻也成了揮之不去、一敗塗地的夢魘。等到這個虛擬人漸漸擁有了生命，讓他備感屈辱威脅。最後受挫潦倒時，竟連自己也以為世上真有其人。

普列托對社會現象觀察入微，他構思出「兩面人」這個角色：有學者認為，深受王爾德戲劇《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 裡頭 Algernon 創出 Bunbury 的影響。<sup>11</sup> 但也有學者以為，類似角色何需外求，單西班牙小說中就不乏先例：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加爾多斯 (Benito Pérez Galdós) 小說《慈悲 *Misericordia*》(1897) 中 Benina 創出 Romualdo，以及烏納穆諾 (Miguel de Unamuno) 小說《霧 *Niebla*》(1915) 中的

<sup>9</sup> 同上書《劍橋拉丁美洲史第 5 卷》。

<sup>10</sup> 劉再復 (2003.9.6)，〈面壁沉思錄⑩〉，台北：聯合報。

<sup>11</sup> 余光中譯 (1895)，《不可兒戲》，台北：大地。

Augusto Pérez 都有這樣的影子。<sup>12</sup> 但小說卷首引語，並非如 Anderson 和 Carlos Iturra 所言出自《不可兒戲》，而是王爾德另文 *The Decay of Lying*（參見正文頁 1 注）。

小說主角巴胡亮 Julián Pardo 姓名首字母，與作者 Jenaro Prieto 相同；這些絕不是巧合，而是作者刻意製造。小說中股市大亨戴維思 Walter Davis，與當時「硝石大王」諾思，同是英國人，作者書寫時，是否先有了模擬對象？本書其他虛擬亦甚離奇，阿寬達要和胡亮合寫外遇小說，結果卻是自身去體現，阿寬達創造了杜蓓夫人，胡亮虛擬了戴維思。這種「書中書」結構，頗為有趣。<sup>13</sup>

本書除心理分析外，有紀實，也有超現實手法，亦不乏宿命論點。小說中人人相信戴維斯真有其人，甚至親眼目睹，讀者翻讀時，有時也不禁要懷疑是否真有其人？這本小說幽默反諷兼具，智利已故教授作家 Roque Esteban Scarpa 認為作者筆調雖幽默，但針砭人物不假詞色，幾盡褒貶之能事。他們的追求、成敗、掙扎，宿命論不時顯現。小說寫實，卻突顯了超現實特色：這本小說「成也合夥人，敗也合夥人」。<sup>14</sup>

作者學法律、記者出身，寫人物個性具體而微，刻畫入木三分，尤其對話鮮活；情節起伏，且處處伏筆，但因果一貫，不致有突兀或交代不清感覺，讀者均可從小處找到線索，挖掘出小說人物的內心思維。譬如寫谷登寶小時以蒼蠅騙取第三球冰淇淋，和他後來拿河床可能增添的新生地，來詐誘富都拿讓出股票事，如出一轍。又如寫胡亮以和合夥人戴維思洽談生意為由，飲酒作樂通宵達旦，隔日即以後者名義餽贈其妻蕾歐諾禮物致歉，後其妻看上翡翠戒，亦假託戴維思所贈，最後連胡亮亦不敢否定自己虛構出的合夥人「存在」的事實。貫穿這些情節的，則是自作自受因果循環的道理。除外，寫景逼真，讓人讀來，歷歷如在眼前。最重要的是，文中處處流露出作者的談諧反諷，但不失細膩同情的本色。胡亮為一家溫飽奔波，但由於自我作祟，不肯屈居老二，繼續做個隱形人，有了利還得名相隨；其實在工作上受到肯定、有成就感，本是人人追求的目標，何忍獨責一個不知吹噓的房地產小經紀人？尤其是像蕾歐諾這樣，乖順聽話、無甚欲求，天天只盼著丈夫賺了錢，在鄉下購間小屋，帶體弱多病兒子去海邊曬曬太陽。讀者感動之餘，不妨從事件發生時序、角色潛意識的獨白和行為的逆轉等，去探討作者刻畫人物技巧和對社會反諷的風格。當然書中不時浮現的隱喻，多少也有點出人類虛偽的本質。作者譏刺男人要誘引動物，發明了網、套索、彈簧夾；懷疑妻子不貞，搞來搞去只會藉口出外旅行：

幾千幾千年前，男人除了對妻子說：「我旅行去了：今晚不回家」外，尚未發現其他計謀可用來查明妻子的忠貞。老鼠，佈陷阱捕捉；妻子，用行李抓姦。做丈夫的實在沒有長進。（頁 83）

當然，最大的反諷是作者對「合夥人」的效益分析，完全著眼於其實用性，胡亮下的定義是：

有合夥人真管用，尤其是個虛擬的！不會意見相左、也不鬧情緒。必要時，出點主意；不便的話，保持沉默...。不會對你施壓，把你逼得團團轉。只要講句經典名言：「我要和合夥人商量商量」，馬上有一天期限讓你好好考慮。如果需要更多時間，只要說「他不在城裡」就夠了。「要快快回覆？」那麼就說「接到他來電報！」若在最後一秒鐘對所做決定反悔，來個電話或電報取消就行。（頁 18）

正由於胡亮是「借殼」，一切榮耀自然歸諸戴維思；自己只能奉命行事、供人驅遣，甚至連妻子都認為家中財富，不是丈夫努力成果，而是受惠於神祕合夥人的操盤。最後他

<sup>12</sup> Hugo Montes y Julio Orlandi (1974),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hilena*, Santiago de Chile: Zig-Zag, pp. 171-172; Manuel Vega, "Dos escritores chilenos" en Raúl Silva Castro (1969), *La literatura crítica de Chile*, Santiago de Chile: Andrés Bello, pp. 481-487

<sup>13</sup> E. Anderson Imbert (1970),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II*, México D.F.: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pp. 120-121

<sup>14</sup> E. Anderson Imbert; Hugo Montes y Julio Orlandi, p. 172

警覺「天下至難者莫過於終結謊言！」，頓悟了「心賊難防更難敵」的道理時，大勢已去。決鬥中殺掉合夥人，一舉剷除生意上和愛情上敵人。胡亮以為問題從此解決，不意妻子竟氣憤他的忘恩負義，譴責他殺害「保護人」；破產後誰也不再相信這個本地商人。最後，他只得與自己虛構的「合夥人」作戰，而真人竟然不敵虛擬人。這是否也昭示：拉丁美洲本土對外國普遍有輕信恭順的心理，尤其對歐美的自卑，普列托是否有意用幽默兼諷刺手法，來點醒智利人？<sup>15</sup>

事實上，普列托之前，阿根廷小說作者 José María Miró (筆名 Julián Martel, 1867-96) 就寫過這樣的都會商業小說：《證券交易所 La Bolsa》(1891)，描寫布宜諾斯艾利斯商業興旺、股市活絡，以及 1890 年危機後的沒落。這本同型小說強調了許多人置身股市，渴望一夕致富的心理。<sup>16</sup>

另外，除了股票投機的社會意義，角色性格行為分析（譬如人物的思維模式、情愛觀點等）、女性在男性社會地位（胡亮和蕾歐諾、谷登寶和阿覓達這兩對夫妻彼此間關係）等等，也頗值得讀者閱讀後深思。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政治文化；但這些性格和文化，不論其間差異多大，也必然有些共通的地方：上流階層有錢有閒、買空賣空，賺錢輕鬆；小人物謀生不易、告貸無門，窘迫困頓。這些小說中都有精采細膩的描述，讓人讀了不僅不會有時空隔離的感覺，彷彿事件的發生就在週遭。

《合夥人》這本小說，讓普列托一舉成名。除智利外，廣受西班牙語系和英美諸國好評<sup>17</sup>，這些國家有西班牙語課程的中學大學紛紛將其列為必讀文本；本書也曾譯成法英德義捷克等國文字。外文譯本最早出現的是英譯本 *The Partner* (倫敦, 1931)、繼之是法譯本 *Mon associé Mr. Davis* (巴黎, 1931)、德譯本 *Der Sozius* (柏林, 1936)。另除智利幾度拍成電影和電視片外<sup>18</sup>，計有 1936 年，英國：*The Mysterious Mr. Davis*；1939 年，義大利：*Il Socio invisibile*；1946 年，西班牙 *Consultaré a Mister Brown*<sup>19</sup>；1979 年，法國：*L' Associé*；1996 年，美國：*The Associate* (琥碧戈柏 Whoopi Goldberg 主演，西譯 *Cómo triunfar en Wall Street*，中譯「合夥人」、「大亨也瘋狂」)。

### 翻譯疑難探討

翻譯理論與實踐：翻譯理論眾說紛紜，無論直譯意譯或形似神似，各說皆有所見。真正操刀時，如何拿捏？才最重要。原文語義晦暗不明，或社會意識文化觀點差異時，譯者如何取捨轉化？錢鍾書說過，譯文總有失真或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合原文。英國翻譯家彼得·紐馬克 (Peter Newmark) 認為這種走樣 (loss of meaning)，一端是過度翻譯，譯得過分仔細，增添枝葉；另一端則是翻譯不足，譯文失諸籠統粗疏。<sup>20</sup> 但是翻譯畢竟不是創作，也非改寫。原文固不可任意竄改，但也無須亦步亦趨，逐字逐句翻譯。就文字來說，「直譯的流暢、意譯的信實」應是譯者自我的期

<sup>15</sup> Luis Alberto Sánchez (1953), *Proceso y contenido de l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 Madrid: Gredos, 3ª edición, 1976, pp. 416-417; pp. 531-532

<sup>16</sup> H. Ernest Lewald, "Society and 'La Bolsa' in the Argentine Novel, *Hispania*, Vol. 43, No. 2 (May, 1960), pp. 198-200

<sup>17</sup> 西文版，除智利外，西班牙阿根廷等至少在 1940 年（應該早於）都有當地版，古巴也印行：*El socio* (1964), La Habana: Casa de las Américas

<sup>18</sup> 1968 年，智利天主教大學電視台 (13 頻道)，拍製連續劇，每集 60 分鐘，共 68 集 (導演 Helvio Soto)。2004 年，國家電視台重拍 (Gastón Roca 導演)，*La Segunda*, 2005.7.2

<sup>19</sup> 1989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作家 Camilo José Cela (1946) 首次撰述電影劇本：「我將請教布朗先生 *Consultaré a Mister Brown*」(Pío Ballesteros 首次執導)，內容取材於《合夥人》，*El Mundo*, Madrid, 2002.1.18

<sup>20</sup> 區劍龍，〈香港電視字幕翻譯初探〉，收入劉靖之主編 (1993)，《翻譯新論集》，台北：商務，頁 338。

許和追求的目標。傅雷認為翻譯要不拘形式，只問效果。原文風格留存，逼近原文，不等同死板地模擬或抄襲原文句法結構。但他也承認翻譯最大的通病是：流利而失諸不實，忠實而文章沒氣。<sup>21</sup>另外文體、作者風格、文化意涵等等也都是書的靈魂，不可輕忽。憂傷的不能譯成輕佻，快活也不能轉為哀怨。原著所涵蓋的意向、情境，如何再現，讓譯本讀者心領神會，獲得近乎本國讀者的感受。這些目標言之容易，但達成實在困難。

翻譯實踐上最重要的是選詞、造句、順文。選詞涉及的不僅是譯者的外文能力，漢語更要表達自如，言簡意賅<sup>22</sup>。選詞來說，普通文字最難，也最易讓譯者疏忽，譬如說：Tiene una memoria fotográfica，腦中最先浮起的也許是「他的記憶力好得像照相機」、「他的記憶力好得不得了」、「他的記憶力棒透了」，但稍加思索後，或許會覺得「他過目不忘」更道地、更傳神。小說常見一詞多義，陷阱不絕；最怕的不是譯得不貼切，而是錯解文詞，尤其是習見字眼：

1. y había escrito muchas veces el famoso nombre (p. 32)  
連寫了好幾遍這個關係重大的名字。(頁 13)
2. en la famosa borrachera de don Fortunato (p. 40)  
跟富都拿喝得爛醉如泥那晚 (頁 16)
3. en la famosa traspasada de don Fortunato (p. 67)  
那回和富都拿通宵狂歡 (頁 26)
4. aquel famoso elefante que le regalara Mister Davis (p. 207)  
戴先生送給他的那個大玩具象

famoso 最常見是作「著名的」解，但這本小說出現四次，竟無一次用上。首例因「合夥人」尚未取名，因無姓名，當無出不出名困惑。後三例都屬口語用法，有「大的」、「引人注目」之義。torpe 也是常見字，作「拙笨」解：Torpemente fue acercándose al caballo (p. 192) 他笨拙地走近馬，但 Sería torpe... Davis no puede interesar a una mujer... (p. 159)，「會是見不得人的事...。老戴不會對女人有興趣...。」(頁 61)，這裡的 torpe 卻解作「卑鄙、無恥、不體面、丟臉的」。本書類此例子不少。

西班牙語第二人稱的 tú 和 usted，一般都把它譯成「你」和「您」。本書作者在處理胡亮和阿寬達關係由生疏轉親密，以及後來關係生變，形同陌路時，巧用了 tú 和 usted 的稱謂。tú 通常用來稱呼可直呼名字的親友同事 (但部屬、廚師、司機或用人等則不包括在內，這些人可直呼其名，但仍以 usted 相稱為宜)。usted 則用來稱呼位高或年長者。西班牙人愛用 tú，尤以三十歲以下年輕人；但中南美則不然，初識時，為避免唐突失禮，彼此仍以 usted 相稱，日久友誼漸長，始改稱 tú。家人大都以 tú 相稱，但門第深嚴家庭則父母子女仍有用 usted 相稱者 (這點與法語的 tu 和 vous 頗為相似)。<sup>23</sup> 翻譯時則儘量按小說情節和國人現時稱謂習慣，不盡然都將 usted 都譯成「您」。

這本小說原文僅 42699 字，分成卅一章，每章長短不一。漢譯時，除徹底了解智利和南美用語外，景物情境的描繪敘述，無論具體寫實或抽象虛擬，要把語義模糊地方，轉化為明白流暢漢語，這恐怕才是最難的部分。箇中原因，部分出於譯者本身語文與專業知識不足，如股市操作、爵士樂等等；部分則出於作者寫景詳實細膩，像第三章寫智利首府聖地牙哥街景，整段 71 字僅只二句，修飾詞語不少。原文讀來一氣呵成，漢譯則須斷句，先切成若干短句，再行組合。第六章寫胡亮幻想其「合夥人」戴維思在玻利維亞高山情景，53 字一段一句。18 章，寫舞廳這段 116 個字，分成五句。20 章，寫誘

<sup>21</sup> 怒安 (2004)，〈傅雷談翻譯〉，瀋陽：遼寧教育，頁 38。

<sup>22</sup> 蘇福忠 (2006)，〈譯事餘墨〉，北京：三聯，頁 37-45。楊絳 (1994)，〈失敗的經驗 (試談翻譯)〉，收入《雜憶與雜寫》，台北：傳文文化，頁 148-166。楊絳此文談譯《堂吉訶德》經驗，頗多參考借鏡處。

<sup>23</sup> 金聖華 (1991)，〈傅譯《高老頭》的藝術〉，收入怒安，〈傅雷談翻譯〉，頁 149-152。

惑亞當夏娃那條蛇下凡，121字也才三句。詞語取捨、字序排列、句段組合、轉化之間如何增添刪減，有時遇到思路阻塞，譯者必須思索再三，反覆修改，無法解決時，難免沮喪。現在僅舉二段，加以說明：

Las notas tímidas del Ángelus, henchidas de paz aldeana y de crepúsculo, se perdían en el negro ajeteo de la calle. Ambiente impuro de ciudad, focos parpadeantes, hombres minúsculos agobiados de preocupaciones, mujeres pintarrajeadas que sonríen provocativamente... de hambre, autobuses, tranvías, coches, automóviles; gigantesca fauna de ojos luminosos, de cuyo pecho jadeante surge un jazz-band de ruidos estridentes: campanillas, graznar de pájaros salvajes, explosiones, roncax claxons y chillidos de cerdo agonizante. (p. 16)

晚禱的羞怯音符，充滿著那種小鎮的寧靜和黃昏，在街頭熙熙攘攘的幽暗中慢慢消逝。城市的邪邪氛圍、閃爍燈光、遭煩憂壓扁的小人物、濃妝豔抹臉帶挑逗微笑的飢渴女人...、公車、電車、馬車、汽車；這目光炯炯的龐然動物，喘氣連連的胸膛湧現了尖厲喧囂的爵士樂隊：鐘聲、野禽嘎嘎叫、爆炸、沙啞的車喇叭、垂死豬隻的慘叫。(頁6)

Sin duda alguna, la serpiente que tentó la sencillez aldeana de Eva, con el obsequio harto modesto de una manzana gorda y rubicunda como sus mejillas, no renunció a su espíritu de empresa en el Paraíso Terrenal. Arrojada por el Ángel, se arrastró largo tiempo por la tierra y cuando se convenció de que la manzana era un regalo démodé que no tentaba a las Evas de este siglo, abandonó su alojamiento entre la yerba y se instaló cómodamente en el escaparate de un joyero. Allí extiende los mil anillos de su cuerpo esmaltado de raras pedrerías, se enrolla como un sautoir, saca la lengua de rubí, o fija sus ojos de esmeralda como diciendo a las mujeres que la miran:

-¡Atención! ¡Esto vale un poco más que una manzana...! (p. 147)

毫無疑問，用像夏娃雙頰紅潤肥厚，但極不起眼的蘋果這禮物，就把淳厚質樸的她騙倒的那條蛇，從未放棄在人間樂土的企圖心。牠被天使擲下，在地面匍匐多時後，終於信服蘋果當禮物不合時宜，再也誘惑不了本世紀夏娃。於是棄置草叢住處，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頓在珠寶商櫥窗裡。從這裡展現點綴身軀的成千奇珍異石鱗片，像女用巾般纏繞，伸出紅寶石舌頭，或翠綠眼睛凝神不動，彷彿在昭告觀看的天下女性：

「注意！這比蘋果貴一點...！」(頁57)

原著的意境是譯文的靈魂，這道理不深，就是幽默風趣的，不能譯成正經嚴肅的。另外，既為漢語讀者譯書，當然要用道地漢語；沒有讀者欣賞，譯本與廢紙何異？楊絳指出，翻譯時：不可任意增刪原文，但也不是死死的一字還它一字。原句一個主詞可領一串分句，斷句後就得增添主詞。介詞、冠詞、連詞等，可省略不譯，就省略。這種「膽識」，除非翻譯老手，否則恐難下得了手，喊刪則刪，說分句就分句。<sup>24</sup>

Los cerros se perfilaban a lo lejos, oscuros y deformes, como animales en reposo. Un vaho espeso se levantaba de sus lomos y parecían rumiar plácidamente con el ruido monótono del arroyuelo que corría al fondo y de las hojas estremecidas por el viento. Era un rumor constante, impregnado de un vago misticismo, como el eco de un rosario rezado a media voz en que se funden cien tonos diferentes. El viento, el agua y las hojas murmuraban soñolientos su oración. Acaso en ese mismo instante, Leonor también rezaba... (p. 188)

<sup>24</sup> 郭強生 (2002)，〈在文學徬徨的年代〉，台北：立緒，頁85-108。喬志高 (2001)，〈增訂版前言〉，收入《大亨小傳》中譯本，台北：時報，頁v-x；及附錄的王小文、丘淑芳、陳大安、葉志研對 The Great Gatsby 譯文評論，頁231-277。楊絳 (1994)，〈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收入《雜憶與雜寫》，台北：傳文文化，頁148-166。

這些山丘彷彿靜臥的野獸，遠遠地勾勒出其暗黑畸形的輪廓。從山脊升起的濃濃水蒸氣，似乎正和流向深處的小溪，以及在風中晃動樹葉所發出的單調聲，彼此唱和，安祥地沈思。這聲響一向都有，充滿着朦朧的神秘，像低聲禱告的玫瑰經回音，其中融合了上百不同的聲調。風、水和葉子慵懶地低吟着禱詞，也許這一剎那，舊歐諾也在禱告呢...。(頁 72)

對話要譯得生動妥貼，口頭語可斟酌上下文，決定要意譯或甚至不譯。這些至理名言，所有譯者不敢或忘，譯書當然儘量朝此目標，但能達成幾分？

「先生，您是馬的主人嗎？」  
 「您為什麼這麼問我？小姐。」  
 「因為...您用那麼悲傷的眼睛看牠！」

原文直譯如上，但這樣的對話稍嫌囉嗦，也不合平常說話口氣，譯稿改成：

「先生，您的馬嗎？」  
 「誰說的？」  
 「因為...因為您看馬的眼神有點傷感。」(頁 2)

主要是胡亮圍觀死馬時，突遭陌生人問是否馬主？從原書上下文可看出他的憤怒，如果回答照字面直譯「您為什麼這麼問我？小姐。」就顯得有氣無力。

「戴先生呢？戴先生對您說了些什麼？」  
 「沒有...，沒有...，賣光！」  
 「這樁生意他有不好的訊息嗎？」

這段對話這樣譯並不妥貼，一則胡亮剛去了一趟樂土市找戴維斯簽署授權書，再則問話人是股票經紀人，對客戶應有基本禮貌，講話也得有點圈內人口吻，所以譯成：

「戴先生好吧？戴先生有沒有什麼交代？」  
 「沒有...，沒有...，賣光！」  
 「這檔股他不看好？」

另外本書出版距今將近 80 年，時空隔離，當時智利思維模式、中上階層生活型態，如何忠實呈現？譯者雖曾在智利住了七年，也閱讀了若干相關資料，以了解作者和其小說所處年代史實和社會狀況。翻譯前，不僅熟讀並將原著注釋；翻譯時也儘量體會作者觀點和寫作目的，以及當時時空背景。但因本書寫股票炒作，作者曾為證交所經紀人，譯者則毫無股票投資經驗，隔行如隔山。注譯期間，除感謝<sup>內人</sup>謝明珠和<sup>小\*</sup>Catalina 不厭其煩接受提問，並參與文本釋義和情節討論外，智利老友 Santiago Arena 夫婦寄贈新版原文書，亦應一提。稿成，資深媒體人陳敏鳳小姐細心看過一遍，找出不少錯別字和不合漢語習慣詞句。淡江同事法文系梁蓉教授代為解說法語詞彙，併此致謝。當然更要感謝國科會人文處的資助，沒有他們，不會有這本中譯稿。個人才疏學淺，雖已將小說翻讀數遍，但謬誤之處仍在所難免，尚祈專家學者和讀者不吝指正。

曾茂川 2006.11.25

## 智利大事記

〈作者所處年代〉<sup>25</sup>

- 1830 Jenaro 曾祖父 Joaquín Prieto 將軍叛變
- 1831 Joaquín Prieto 任智利總統
- 1836 Joaquín Prieto 當選連任 (-1841)  
智利對秘魯-玻利維亞邦聯開戰
- 1841 Manuel Bulnes 將軍任智利總統  
玻利維亞和秘魯分離
- 1844 西班牙承認智利獨立
- 1846 美國侵略墨西哥 (-1848)
- 1879 智利對玻利維亞、秘魯發動太平洋戰爭 (-1883)
- 1883 玻秘同時承認智利對 Tarapacá 省主權，並轄理 Tacna、Arica 二城
- 1884 和玻利維亞停戰，兼併 Atacama
- 1885 人口 2,497,797 人 (1875：人口僅 2,075,971 人)
- 1886 Manuel Balmaceda 任智利總統
- 1889 **Jenaro Prieto 出生**
- 1890 Balmaceda 總統與國會對立，國會拒絕通過政府預算，引發憲政危機。陸軍擁護總統，海軍總司令 Jorge Montt 支持國會
- 1891 Jorge Montt 叛變，指控 B 總統違憲，內戰萬人死亡，總統逃至阿根廷大使館避難，留至任期屆滿 (9 月 18 日)，次日自殺。Jorge Montt 任總統 (-1896)，議會派大獲全勝，開始議會共和國時期 (1891-1920)
- 1897 智利社會黨成立
- 1900 人口 3,130,000 人
- 1903 Valparaíso (小說中譯為樂土市) 輪船工人罷工
- 1906 大地震三千人死亡，智京和 Valparaíso 重創
- 1907 Iquique 萬人罷工
- 1920 人口 3,715,000 人
- 1922 智利共產黨成立
- 1924 Arturo Alessandri Palma 總統遭軍事委員會罷黜，流亡歐洲
- 1925 Iquique 罷工，死三千多人，政變推翻臨時政府，Alessandri 總統返國重掌政權，通過新憲，Emiliano Figueroa Larraín 當選總統
- 1927 Carlos Ibáñez del Campo 將軍上台，任總統
- 1929 智利歸還秘魯 Tacna，據有 Arica
- 1930 人口增至 4,287,445 人
- 1931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逼迫 Ibáñez 下台
- 1932 軍事政變，先逼 Juan Esteban Montero 總統，再逼 Carlos Dávila 下台 (在位僅百日，史稱「百日政府」)，Alessandri 再當選總統 (~1938)
- 1938 大選，「人民陣線」獲勝，激進派 Pedro Aguirre Cerdá 當選總統
- 1939 Talca、BíoBío 大地震
- 1940 人口躍至五百萬人

<sup>25</sup> 摘自 Agencia EFE, "Chile", *Nuestro mundo '85/'86* (1985), Madrid: Espasa-Calpe, pp. 371-396。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譯 (1993)，《拉丁美洲歷史辭典》，上海：上海辭書。Leslie Bethell 主編 (中科院拉研所譯，1992)，《劍橋拉丁美洲史》第 5 卷，北京：社科文獻，頁 505-559。

- 1943 智利宣布與德義日斷交
- 1945 Gabriela Mistral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拉丁美洲首度獲獎) <sup>26</sup>
- 1946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 任總統，親美反共  
Jenaro Prieto 逝
- 1949 婦女有投票權
- 1950 Antofagasta 銅礦工和銀行員罷工

---

<sup>26</sup> 1971 年，智利詩人聶魯達 Pablo Neruda 亦於駐法大使任內榮獲此獎。



## 參考書目

- Academia Chilena (1978), *Diccionario del habla chilena*, Santiago de Chile: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 Americanismos* (1982), Barcelona: Ramón Sopena
- Anderson Imbert, E. (1970),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II*, México D.F.: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Lewald, H. Ernest, "Society and 'La Bolsa' in the Argentine Novel, *Hispania*, Vol. 43, No. 2 (May, 1960)
- Luis Alberto Sánchez (1953), *Proceso y contenido de l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 Madrid: Gredos, 3ª edición, 1976
- Montes, Hugo; Orlandi, Julio (1974),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hilena*, Santiago de Chile: Zig-Zag
- Prieto, Jenaro (1947), *El socio*, New York: Dryden Press (Edited by Margarita de Mayo & Sheila Emerson, Vocabulary prepared by Prof. Harry C. Heaton, New York University) 〈英文注解詳實，是其特色，惜因作為中學教材用，故將 Julián 婚外情章節全刪，美中不足〉
- (1979), *El socio*, Santiago de Chile: Andrés Bello 〈本書頁 128 脫漏一小段，偶有錯漏字。2003 年第 15 刷，附 Carlos Iturra 評論：Jenaro Prieto y "El socio"〉
- (2005), *El socio* 合夥人，曾茂川注釋，自印本 〈本書注釋參酌作者親校第二版，和以上二書〉
- Richard, Renaud (Coordinador, 2000), *Diccionario de hispanoamericanismos*, Madrid: Cátedra
- Rosas, Osvaldo (1990), «*El Socio*, de Jenaro Prieto: un texto de cánones contemporáneos», *Documentos Lingüísticos y Literarios*, Núm. 16
- Skidmore, Thomas E.; Smith, Peter H. (2001), *Modern Latina America*, 5<sup>th</sup>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el, Brian (1990), *Diccionario de americanismos*, Madrid: Sociedad General Española de Librería
- (1999), *Breve diccionario ejemplificado de americanismos*, Madrid: Arco Libros
- Varela, Fernando; Kubarth, Hugo (1994), *Diccionario fraseológico del español moderno*, Madrid: Gredos
- Yurikievich, Saúl (Coordinador, 1986), *Identidad cultural de Iberoamérica en su literatura*, Madrid: Alhambra
- Zimmerman, Héctor (2002), *Tres mil historias de frases y palabras*, 5ª edición, Buenos Aires: Aguilar
- 宋淇 (1983), 《翻譯叢論》，台北：聯經
- 張振玉 (1993), 《翻譯散論》，台北：東大
- 怒安 (2004), 《傅雷談翻譯》，瀋陽：遼寧教育
- 思果 (2003), 《翻譯研究》，台北：大地
- 楊絳 (1994), 〈失敗的經驗 (試談翻譯)〉，收入《雜憶與雜寫》，台北：傳文文化
- 萊斯利·貝瑟爾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譯，1992)，《劍橋拉丁美洲史第 5 卷》，北京：社科文獻
- 蘇福忠 (2006)，《譯事餘墨》，北京：三聯

## 主要人物譯名對照<sup>27</sup>

巴胡亮 Julio Pardo，本書主角，房地產經紀人

蕾歐諾 Leonor，巴胡亮妻子

戴維思 Walter Davis，巴胡亮合夥人

谷登寶 Samuel Goldenburg，巴胡亮小學同學

阿霓達 Anita Velasco，谷登寶妻子

富都拿 Fortunato Bastías，谷登寶合夥人

烏利歐 Orioste，谷登寶證券經紀人

顧迪雷 Gutiérrez，巴胡亮證券經紀人

勒米洛 Ramiro，銀行經理

葛璐西 Graciela，勒米洛妻子 (小名 Lucy)

路逸士 Luis Alvear，勒米洛夫婦和巴胡亮朋友

賈朗薩 Carranza，上校，逼巴胡亮決鬥雪恥

奚普利 Cipriano，法官，谷登寶家中常客

盎吉達 Juan Anguita，賈朗薩死黨

羅惟利 Willy López，年輕愛交際，聲稱見過戴維思

---

<sup>27</sup> 姓名全譯太冗長，為便於閱讀，有的取姓名頭尾，有的僅譯其姓或其名。

那些從未存在過的，才是唯一真實人物。寫小說的，若卑下到要模擬現世人物，至少應佯裝那是本身創作，而非誇耀臨摹。<sup>1</sup>

王爾德

1

「沒辦法！這事我得和合夥人商量商量...」

「你老兄明白，我幫你貼現這張期票，沒問題；不過...我和合夥人有約定...」「唉，要不是跟人合夥，要是獨資的話，這事不必經過交易所，我就能解決...抱歉的是合夥人...」

合夥人、合夥人，千篇一律合夥人！

這天早上，巴胡亮在找人貼現的坎坷路上，第八次聽到類似的話。

一聽到「合夥人」這個字眼，他只有垂著頭，勉強擠出微笑，答以：「當然，當然；老兄情況我了解，謝謝！謝謝！」

走時嘴唇緊閉，咕嚕地開罵：

「無恥！卑鄙！我幫他多少忙...。現在卻搬出個合夥人...好像我不曉得他瞎掰！誰會跟這種蠢蛋合夥？」

冰冷小雨鞭打著臉，似乎像碎玻璃般細塵正用力磨擦他連夜失眠的瘦削面孔，臉上明顯刻劃出牙雕晶亮的禁欲表情。

像隔著磨砂玻璃眺望，街尾迷濛一片。摩天大樓，則像是巨大的垛垛空箱，彼此擠壓，在寒風催逼下哆嗦。

「合夥人...合夥人...」巴胡亮心裡還嘀咕著：「裝模作樣，下三爛藉口...蹺腳透了...當然，我相信他有！如真包換的假貨，真不要臉！」

街角一群人圍著一輛出租馬車，互相推擠。胡亮也擠上前去，引頸從這些看熱鬧的人頭空隙望去，一堆笨蛋瞧著一匹死馬。

這可憐兮兮的傢伙躺在那裡，四肢僵直、兩眼混濁、脖頸硬得像木板、還咬牙切齒呢...。但又像似在微笑著。

胡亮兩眼說怎麼也移不開那縮成一團，表情極盡嘲諷的馬嘴。可憐的畜生！有一天自己會像這匹馬，不是慘遭工作壓垮，就是在煩惱鞭撻下死亡...。債主、馬伕、女人...僅只名稱不同而已。

馬的微笑彷彿明言相告：

「老巴啊！別這樣難過地瞧我。咱們倆個慘的肯定不是我...，馬車再也壓不了我了...，現在我可要歇歇了...。今晚，你吃不好，沒法卸下家庭重擔，夢裡頭也求助無門，我卻可像現在安安穩穩地睡了。明早你老婆小孩一上車，腦滿腸肥的債主就會緊握長鞭，而你呢？默不作聲，窮得堵住了嘴，只好片刻不停奔波下去。不是我笑你命苦，煎

<sup>1</sup> 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4-1900)，英國劇作家和小說家，本段引自他 1889 年撰的 *The Decay of Lying* 〈謊言的頹敗〉，原文 *The only real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never existed, and if a novelist is base enough to go to life for his personages he should at least pretend that they are creations, and not boast of them as copies.* 周作人將此文譯為〈說誑的衰頹〉，詳見傅光明編選 (2005)，《周作人散文》，西安：太白文藝，頁 40

熬讓我懂得慈悲，我這表情、雙顎緊繃，在你看起來像是微笑，說穿了是我瞧不起馬伕的表情。他的鞭子也好，脅迫也罷，現在有啥用！我終於可以冷冷說他兩句了！」

「老巴啊！就老實承認你羨慕我了吧！」

「狂妄！」

胡亮很想同牠說說話。真相灼傷人，再溫順仁慈的口氣也無法稍減一二，反而只有屈辱加深。真倒了大楣，死馬跟你稱兄道弟；不過，要一個房地產經紀人在熙熙攘攘大街上和這駑馬遺骸爭個道理，也不近情理吧？

胡亮眼觀八方。這些好事之徒圍成的密密圓圈中有個女的，小姐模樣，裹著耀眼的貂皮大衣，嬌美臉蛋從大衣寬頸中露出，這樣迷人的風采，也許源於寒冬和暖春的映照，也許來自群芳和皮草的對襯吧。像影星模樣故作天真無邪的眸子，更凸出她蒙娜麗莎的笑容：

「先生，您的馬嗎？」

「誰說的？」

「因為...因為您看馬的眼神有點傷感。」

胡亮二話不說，狠狠地瞪她一眼。太過分了吧！我做什麼跟這女的有何干係？養馬的？她看我像車夫？

她神色震驚，回頭對嘴巴和帽子間，幾乎僅見鼻子的黑髮矮胖女友說：

「葛璐西，我好像把獸醫先生給得罪了。」

「妳真討厭，」另個女的笑著說，「妳要胡鬧到什麼時候？」

於是勾著前者手臂，硬把她從人群中拖走。

胡亮憤怒的眼神緊緊跟著她，目送她倆上了等在人行道旁的轎車。車窗那頭她明亮的眼睛變得笑意盎然，彷彿在說：

「別介意！開開玩笑啦...，我認得你！...不好意思啦！」

但他可不是任人戲弄的對象。這算什麼！自己好玩別人遭殃！叫我獸醫先生，真沒半點教養！還自以為是少奶奶呢！每個人都以為自己高興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那匹馬...那女子，怪事連連。被那女的叫獸醫，比讓死馬稱兄道弟，還令人不舒服。

## 2

谷登寶這蠻子竟癡肥到這般模樣！乍眼一瞧，脖子粗短、下巴肥圓、小眼眯眯、鼻子則像狐狸藏匿在胖臉中，巴胡亮回顧這些年來的點點滴滴，難免一肚子辛酸。

這個生意人用個人的「塊頭」來為房地產經紀人的寒儉辦公室增添光采，是他小學同窗。

谷登寶！蛤蟆寶仔！就像當年這麼叫他一樣！

一切似乎歷歷如昨。他記得有個禮拜五下午，因為校長生日放了半天假，蛤蟆寶仔親暱地挽著他的手臂。

「嘿，小巴，你有錢嗎？」

「有，一塊披索...買筆記本用...」

「沒關係，明天我帶給你；我從小弟那裡弄幾本，反正他笨死了。我們吃冰淇淋去？」

提議去吃冰淇淋，棒呆了！胡亮仍然記得，當時一聽，感覺到的誘惑和今天沒兩樣；二十五年後，聽到又肥又老的谷登寶談到「一樁生意，這樁生意說有點怪怪也行...但不管怎樣，穩賺不賠。」

「我沒資金，」胡亮當下羞怯地說，「我能為您效勞點什麼？」

他已不像在校時以你相稱了。

「資金？不用！不用！」

噢，從膽大觀點看，谷登寶可絲毫沒變。還是老樣子，同樣自信滿滿，那個指頭撐起水手帽旋轉、金頭髮胖嘟嘟的小三學童，瞬間就把胡亮還算嚴肅的理由擊個粉碎：

「一塊披索...我們就沒錢給服務生小費了...冰淇淋五毛一球...剛好夠我們買兩球...。」

「你該說...三球。」

「三球？怎麼可能？」

「你真笨，瞧我的！」

他在口袋底掏來掏去，就像在撈寶，蛤蟆寶仔手上出示了一簇小小黑黑的東西。

「這是什麼？」

「嗯...一隻蒼蠅...死蒼蠅啊！」

「笨蛋，這就是另一球。」

「什麼？我不懂。」

眼下胡亮說同樣的話：「我不懂，我不懂居然有做生意不要資金的...」小時他聽話多了，因為在那個遙遠的放假日，他被谷登寶拖著，滿腹懷疑害怕地走進糕餅店。

他驚嚇不已，卻聽他的同學手敲大理石桌面，點東西的聲調幾乎高得像他爸爸：

「服務生，來兩球草莓冰淇淋！」。

冰淇淋還真可口，他忍不住誘惑用舌尖舔得一乾二淨。要不是店裡還有別的客人...，連那根小平匙都令人不捨！啊！整座安第斯山脈午後映現成粉紅色時，要都是草莓冰淇淋的話，那可真棒透了！突然小谷捏他一把。

「瞧！」

谷登寶一面把蒼蠅放在他那一球冰淇淋殘渣，一面大叫：

「服務生！服務生！這些冰淇淋不乾淨！」

忙得昏頭轉向的老服務生穿梭桌椅間，顛顛巍巍、力求平衡，手上撐著放滿大杯小杯的拖盤：

「先生，對不起。沒關係，馬上補送一球。」

「蛤蟆」谷登寶一副勝利模樣瞧著胡亮：

「你瞧，小巴，傻瓜當不得！」

依然故我，眼前同一個谷登寶來找他做生意。

「我會找個時機把土地撥到您名下，屆時您只要宣布自己擁有金礦就行。」

「金礦生意？...」胡亮半信半疑地說。

谷登寶嘴銜雪茄，像要掩蓋臉上笑容。

「別怕，金子隨後就來。骨子裡沒有生意不是金，哪樁生意最後不為淘金。但我寧願一相信您老兄也一樣一挖出現錢來。炒做不難，洗滌挖泥等等勞務通統免了。」

「當然！」巴胡亮內心深處想著：「再怎樣口袋也不會有礦深！」

他聽了谷登寶的話，心中仍然萬分疑慮。坎坷人生旅程，有多少回在報上讀到老同學功成名就，他也曾再三尋思那些蒼蠅和冰淇淋的等值關係...，也真好笑，這樣的男人哪會不成功。

相反的，自己優柔寡斷、神經衰弱，一輩子飛黃騰達不了。

這間辦公室既狹窄又潮濕，對他來說，更像監獄。諷刺的是，還有具黑色「保險櫃」點綴點綴，此外也掛了日曆—另一個無用之物—。

谷登寶同他談金礦生意，怎可這樣大言不慚、不可一世？還直說「這種情形下，他的生意還不真的靠金礦呢？」

「怎麼弄？」胡亮驚奇地問道。

谷登寶彷彿在一陣濃濃藍煙中消失了，等再顯現時，他眼神已有點像魔鬼似的狡詐。

「喲，老巴啊：您將從中賺到大筆佣金，我大可將這種事委託他人；但我想到您。您的情況...怎麼說好呢？」

「日子不好過啊！」胡亮坦白地說。

「總之，看老同學份上；尤其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衝著老兄可信賴，這樁事就拜託了。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沒問題吧？」

胡亮忙點頭稱是。

「好，」谷登寶說，「這樁事比表面看到的還簡單。只有一個要求口風要緊。」

「但，真有金礦嗎？」

「老兄啊，不止一份報告指出，開礦條件這塊土地一樣沒少。不管怎樣，老兄您都有鈔票拿。而我，所求不多，要有點金沙就很滿意了。」

「我不懂。」

「不用懂，老兄光瞧瞧礦區位置，就會明白這樁生意。我是說『咱們的生意』，因為老兄也會拿到紅利股...」

谷登寶重重地坐下，口中含著雪茄大聲喘氣，把座椅拉近辦公桌，拿起報紙，用他的大金筆開始畫圖。

「您瞧，這兒是河，這兒是礦區。京城在這頭，沒其他點挖得出沙。要不是向我買，而我也想賣；要不就休想蓋房屋，您瞧瞧生意不就來了？」

「好極了，但沙含不含金，跟您有什麼關係？金子的價值在哪？」

谷登寶搓搓手，心情愉快。

「瞧您！現在連您也問『金子的價值在哪？』那麼，老兄，讓轉讓合法。除外，黃澄澄的，吸引那些雲雀資金的餌啊！您知道我們把投資人稱作雲雀...」

「這個厚顏無恥傢伙，」胡亮心情愉快、自言自語地說：「還有點詩意呢，叫那些倒楣鬼雲雀...」他不由自主興奮地瞧著谷登寶，老谷則在一片雲霧吞吐中，繼續講著他的計畫。

「當然，老兄，您有利可圖啦，您馬上以一萬英鎊賣給我一個朋友；這個人再以兩萬英鎊賣給我和富都拿先生擁有的公司：『寶庫』金礦公司已設立了；買股票的像蒼蠅紛紛落地，花四萬英鎊買我們的股權。爲了表示商場誠信，我們收半數現金，另半押股票就行。您滿意了吧？」

胡亮低頭沉思一會兒，手放額頭、太陽穴和顴骨，做拍拍骨骼模樣。想到妻兒和家中窘境，腦子頓時像盞薄薄、鼓起、搖晃的中國燈籠般燃燒起來。他把手蓋住額頭，不讓心事流露；但谷登寶清澈堅定的目光穿透他的指掌，同時絲毫也不放鬆他的疑問：

「您滿意了吧？」

「多謝老兄提攜，」胡亮說，「但...」

「就別但來但去啦。」

「事情是這樣，」胡亮怯怯地說：「這些事兒我外行，我從來沒碰過礦的生意，跟我本業性質不同的，我就會小心翼翼、惶恐...。」

「別孩子氣啦！老兄不敢炒作，那就別炒啊！學富都拿的作法，把股票鎖在保險櫃，就沒什麼好怕的啦。您的境況十分清楚：您宣稱擁有金礦場，把它賣給有意購買的成年人；您拿佣金，擺脫干係。有沒有金子無關緊要。淘不到金的話，表示你像許多人一樣，估錯了...。他們會因爲這樣來告您嗎？」

胡亮在扶手椅上轉來轉去，突然靈光一閃；有了，來個堅定不移、不容辯駁的藉口。他站起來像要結束談話，答道：

「不行...，不管怎麼說我總得和合夥人商量商量...」

谷登寶縱聲大笑。

「嘿嘿，老同學啊。合夥人這種謊，不新鮮啦。像在邀約吃飯時『最後一分鐘身體不適』啦、這些職位『先前已承諾給某某人了』等等，有哪個是真的？我最受不了銀行經理藉口要諮詢董事會，朋友說要問問合夥人。這些所謂的董事會合夥人，這些幽靈從來就唬不了我。」

胡亮彷彿籠中獅子般踱來踱去。謊言遭拆穿讓他面紅耳赤。這傢伙憑什麼懷疑他的話？爲什麼他就不能有合夥人？在這種狀況下，爲什麼他就不能像大家一樣找個藉口？幹嘛呢！他不打算反悔，他得硬撐到底：

「我直話直說，您老兄怎可懷疑？要不是真有合夥人，我幹嘛要推掉這麼優厚的佣金？一個待我恩重如山，實際上是這家公司老闆，我不好沒他同意就獨斷獨行。」

谷登寶費力地起身，撐著大象牙把手杖，肥厚手上戴滿戒指，走向胡亮：

「好吧！老同學啊，這樁生意就多考慮考慮...我的意思是和您的合夥人商量商量...您老兄就照我們談的看著辦吧！」

然後告辭。

胡亮又氣又羞，滿臉漲紅--從谷登寶的口氣中，他清楚地覺察到這傢伙竟然沒相信他半分--，一屁股坐在打字機前。

現在你可瞧瞧我有沒有合夥人。怎麼稱呼他？登寶兄？執事先生？好...，這比較合乎商業慣例。

於是他開始長篇大論。撰稿時感覺到自信心再度湧現。籠罩在商場氛圍下，用語不僅簡明，而且精確：決不瞻前顧後，左思右想；還要曉得掩飾情緒呢。

恩德伍牌打字機不會像巴胡亮說臉紅就臉紅。

### 3

沒有匯票，沒有信，沒有希望。

胡亮累垮了，駐足郵局門口，不願就這樣回家。他想到瓦斯收費員、太太、蒼白虛弱的兒子——他父親的寫照——伸長小手要他答應的漫畫書。對，要買故事書！難怪谷登寶才會跟他做這類提議！

人來人往匆匆同他擦身而過，但他覺得自己好孤獨！誰也沒注意他，願意幫他個忙...。半個也沒！連個虛構合夥人，來閃避這樁答應不得的生意也沒！這封給谷登寶、要他相信確有這位神話合夥人的信，無傷大雅的鮮事！老谷準會哈哈大笑，大聲叫道「果然是詩人！」「詩人！」。谷登寶低俗話絕不出口。「何必呢？」他用「詩人」的評語來代替。然而，這離當年胡亮寫《相思花》和《懷鄉》的年代已遙遙。

在有軌電車的喧囂和汽車的喇叭間，教堂敲鐘聲聲入耳，漂浮輕柔一如童年記憶。

晚禱的羞怯音符，充滿著那種小鎮的寧靜和黃昏，在街頭熙熙攘攘的幽暗中慢慢消逝。城市邪邪氛圍、閃爍燈光、遭煩憂壓扁的小人物、濃妝豔抹帶挑逗微笑的飢渴女人...、公車、電車、馬車、汽車；這目光炯炯的龐然大物，喘氣連連的胸膛湧現了尖厲喧囂的爵士樂隊：鐘聲、野禽嘎嘎叫、爆炸、沙啞的車喇叭、垂死豬隻的慘叫。

只有紫紅的天空勾起了胡亮淡淡的黃昏愁思。

「老大不差！」「光看美眉！」

「我？」

路逸士的手輕輕放在他肩膀上。

「小路！」

「嗯，胡亮，小路本尊，如假包換，諸事不順、身無分文...」

兩人已經半年沒碰面。「唉！女人！」小路和一個銀行家太太有一腿，這家人的快樂幸福，全是小路的功勞，這家人從前無一男半子，現在有了個胖嘟嘟的壯小子可到處亮亮眼。而所有這類即席之作和找生活樂子，就是路逸士一家人的特性...。

「但這不早就結束了？」

「那會！怎麼可能！現在做父親期望再來個女娃娃，而...，我不能撒手不管啊！我的傳人長得像我，誰替我擔責任？小男娃跟我一模一樣... 難道要等跑出個不一樣的，讓他們抓包不成！」

「臉皮真厚！」

「你指的是受益人！你難以想像這父親的快樂！他太太神經衰弱毛病沒了，家庭和樂；夫妻賺了個兒子，丈夫多了個朋友，朋友認識了銀行家。我們哪個沒有收穫？」

「她漂亮嗎？」胡亮心不在焉問道。

「豈止漂亮...！你曉得這種狀況下我們男人愛的不是女人的臉蛋，而是丈夫的臉。我朋友懊惱的臉讓他太太加倍誘人。」



「但你怎會攪進這種亂七八糟事？」

「老兄！一個人窮途末路時，除了搞搞上流社會...小資產階級的玩意兒外，能幹嘛？差點忘了，你知道誰跟我談起你？」

「誰？」

「谷登寶太太：阿霓達，我借給她你的詩集。她熱中文學，說你像阿馬多·聶爾沃<sup>2</sup>」

「有這回事！」

「你別鼻子朝天，只是外表而已。」

「老兄不知我。」

「好啦！她同我說，她昨天看到你聚精會神瞧著匹死馬，忍不住就跟你開了個玩笑。」

胡亮記起這樁事，那個把他當成獸醫的藍眼睛女孩...。那些事真荒謬！他把谷登寶到訪的事對路逸士說了。

「錯不了！她要老谷去找你的。」

胡亮跟他說明那樁生意和邀約。

「喔！但他總會給你答覆的期限吧！」

「期限？我堅拒邀約的信，剛投入郵筒。」

「好傢伙！他太太這樣親切...！」

胡亮冷淡地聳聳肩：人間絕品，見它大頭鬼！都沒飯吃了，整天奔波找錢。千元披索都沒！美，又值幾分錢！

路逸士熱情地擁抱他。

「老兄！福氣啦！我正需要你。」

在他朋友強有力臂膀上的，是個快淹死的人，胡亮自忖道：自己身無分文，又怎麼幫得了你？

「老兄！為一樁生意。為我那些生意...需要另外的幾千披索。倆人簽名我們就有張期票。我負責貼現：這就是我家裡要有位銀行經理的道理。」

於是他拖著巴胡亮到鄰近一家小館子，提前慶祝預期到來的財富。

#### 4

稍早谷登寶裹著奇形怪狀的中國睡袍在書房工作，這時樓上電鈴響了起來。

長長鈴響，按個不停，令人緊張，就像海霧中迷失船隻的汽笛。

谷登寶煩躁地搔搔後頸。

「換搖鈴了<sup>3</sup>！」

他聽到老女傭慢吞吞上樓的腳步聲時，頓時心平氣和。

「您叫我？太太！」

「嗯！你去告訴多麗，她用聖母小雕像搗碎我的頭，要搗到什麼時候才肯停？她快把我逼瘋了。」

滿院子陽光，一個嬌嫩如黑陶罐的女孩一邊澆著蕨類植物<sup>4</sup>，一邊放嗓高歌：

<sup>2</sup> 阿馬多·聶爾沃 (Amado Nervo, 1870-1917)，墨西哥詩人，以抒情詩見長。

<sup>3</sup> 智利中上家庭多雇有女傭，習慣使用搖鈴叫喚僕役。

獨守空閨  
且問聖母小雕像。  
妾何辜  
遭君如此相待？

「多麗！太太叫你別唱了。」  
女孩當場停下，嘴裡卻嘀嘀咕咕：  
「這個家連唱個歌也不行。上天啊！賜我點耐性吧！」  
然後繼續澆著環繞水池的花盆架。  
五分鐘後，老女傭又現身陽台：  
「多麗...，太太說你想唱就唱好了。」  
「什麼？」  
「妳想唱就唱好了...」  
女孩聳聳肩。  
「罷！除了這個沒別的了？」  
於是她開始抹水池磁磚。

阿霓達在穿透女梳妝室百葉窗的綠光輝映下，斜倚在長沙發飾以花邊的靠墊上，無精打采地伸個懶腰。

她剛洗過澡，在這種溫溫的朦朧的氛圍中，牆上印花窗簾布彷彿海底花床，沉浸其中似有不知人間歲月的感覺。

然而她快快不樂。

她心煩自己的任性打斷了在花園澆花女僕的歌唱。她自己厭於生活，別人有什麼錯？也許這倒楣的小妮子有了男朋友了...。

每個女人都擁有個愛情... 所有人？

她的雙唇皺成痛苦的表情。

幾乎每個人！她不是黃毛丫頭，這種事她可一清二楚...，然而莫非：「自己不再年輕貌美了？」

她像個疲憊旅人，打開睡袍，目光沿著自己年輕的軀體遊移。

昨晚他讀了本書...，羅狄寫的？還是貝諾特的<sup>5</sup>——她不記得了——描述單調、一望無垠的沙哈拉沙漠，她不明白自己這幅藏在蕾絲花邊的絲睡袍波紋中，玲瓏有緻、白裡透紅，

---

<sup>4</sup> 黑陶器為智利 Quinchamalí 著名手工藝品，以吉他手造型最可愛；巴黎羅浮宮美術館、紐約現代藝術館等皆有典藏。另智利蕨類植物有 116 種，多長於溫帶多雨森林。一般家庭或種植於花園或作為室內觀賞植物。

<sup>5</sup> 羅狄 Pierre Loti (1850-1923)，法國小說家，任職海軍，到過中國日本摩洛哥，擅長描繪異域風光，著有小說《冰島漁夫》、《菊子夫人》。貝諾特 Pierre Benoit (1886-1962)，也是法國小說家，有五十餘部作品，亦以描寫異域風光等出名，1919 年出版的小說 L'Atlantide (亞特蘭提斯 Atlantis，最早出現於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對話錄》內，後沉於海中)，說此島在非洲沙哈拉 Sahara (世界最大沙漠)。

但逐漸枯竭的身體，卻勾起她對荒漠的比擬？柔嫩小山、軟潤沙丘，貧瘠平原... 周遭鬱悶沉重燥熱... 旅程上提神解悶的花兒不見一朵，啾啾鳥聲亦未聞...。

荒漠一處，這就是她！

然後歲月將會像阿拉伯西蒙熱風<sup>6</sup>般撕裂奔騰而去，把原本高突蜿蜒的景觀磨損殆盡，變成單調、令人惱恨的平原。

這樣的沙地，連貝督因人<sup>7</sup>也不會瞧上一眼！

她嘆了口氣。

「真荒唐！」她皮膚晶瑩剔透，沒半寸粗糙的地方，不是靠這些她剛剛擦上、含硼酸鹽的爽身粉。

她天生麗質，千真萬確。但珍珠若未見天日，長年身陷無人探索大洋海底、處於盲目魚群中，美亦何用！

「男人真蠢！」她自言自語。不由得想起丈夫，不但又肥又胖，還頂上光光。成天不是埋在亂七八糟的文書堆中，就是聚精會神計算這計算那的，搞他的數字、方案。

谷登寶這時確實在書房處理信件。

正讀著巴胡亮的信，「敬啟者：經與合夥人諮詢後...」谷登寶忍不住流露出鄙夷的表情。

「還合夥？」

當然是這樣。他的合夥人說怎麼也不答應老巴入夥，甚至對這樁生意意見頻頻。礦床彼此距離過近啦，這處產業鄰近聖地牙哥啦，在眾目睽睽下，一點也沒有遠距、讓人猜不透和神秘感啦。總之，投機不宜。因此，這家有限股份公司似無設立必要。

「除外，\*之合夥人敬請 吾兄留意，此河兩岸相距五十公尺，問題在於 吾兄公司一旦設立，若對岸地主亦以半價供應金沙，貴公司股票恐瞬間即垮。」

這種不可一世的口吻，漸漸激怒了谷登寶，最後幾段更變本加厲。

「\*之合夥人並表示，即使捨棄黃金，而純以賣沙作營收計算基礎，這樁生意亦是問題重重。關於此點敬請注意對岸地主若為參議員時，那天興來要求政府造橋，以利其大量供沙至聖地牙哥。」

谷登寶把信丟到字紙簍。

「真笨！這就是聽婦人言的結果！夢幻族一個！阿霓達還當他是人才呢！」

他開始在書房裡踱來踱去。

驀地他滿懷困惑地停住腳步。

「有道理...確實...不無可能...不過...」

他突然表情大變。

幾乎用跑的衝向字紙簍，大聲喘氣，找出胡亮的信。他整個人呆住了。

「唉呀！我真笨！」他終於說道。

他又踱來踱去，滿心喜悅。

<sup>6</sup> 西蒙熱風 *simún*，非洲和阿拉伯乾熱風。

<sup>7</sup> 貝督因 *beduino*，阿拉伯半島和北非原住民，大多信奉回教，原為遊牧民族。

「這封信是個寶！鑒於信上提到的風險，自然少給富都拿五千股。老巴還真有兩下子！他向來老實，這把戲他卻一五一十地說了。這時候他或許已經去同『對岸地主』密商了。如他所說，重挫我的股票。要弄，就讓他弄去！錦上添花！生意好壞沒什麼差...我有個二萬股；賣出雙倍；地價低到谷底，引起股票大跌；我再以低價買進人家脫手的，轉身就當上大爺。老巴這傢伙高深莫測，倒要常跟他聯絡啊！」

老婆清脆響亮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索：

「可以進來嗎？」

「進來！...進來...」

她快步走向谷登寶，裝著萬分親切的樣子，緊緊抱住他。然後，帶著既吃味又輕佻的表情，皺起眉頭，隨手把所有信件弄亂。

「小心！說不定有女人的信！讓我瞧瞧，你手上這封？」

「胡亮的信。」

「那樁生意有結果了？」

「沒談成。」

「好可惜啊！他這個人，你覺得怎樣？」

「他啊？巴胡亮可是個厲害角色！這星期我就約他吃個飯。」

她態度馬上轉變。

「你知道，這個人我沒多大興趣，一個人不討喜的話...」

「別亂來！你可要親切點：可找不出第二個胡亮來啊！」

## 5

對像房地產經紀人那樣正經八百的人，沒有什麼比這更自然合理的：在自己家裡、自己的床上醒過來。

但這天早上胡亮在自家床上醒轉時，一睜開眼，就慌亂不安。

一點不錯，是他的臥室，毫無疑問。但自己怎麼回到家的？

實在說不通。陽光從窗板滲進，像把鈍頭劍從正中刺進他父親遺像，從陽光推測，應該上午十點都有了。然而，不到六個小時前，他不是...嗎？...好！但先前他人在哪兒呢？

哪兒？哪兒呢？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記得有座葡萄架，幾個濃妝艷抹肥女，有個臉盆和水池...水池他倒記得清清楚楚。路逸士抓住他的頭，他自己搖晃得像個鐘擺：

「是...是...威...微...胃...」這樣會讓你好些！...

「吐得一塌糊塗！」怪不得現在他頭痛欲裂。但既不是路逸士、也不是富都拿，也不可能是那個鬍子稀稀疏疏在尾聲時才「加入搖晃」的客人，更不會是在院子裡向路逸士挑釁、愛惹事生非的傢伙，他們送他回來的。個個都醉得比他還兇...誰有可能把他帶回家？又怎麼回來？用爬的？怎麼回來的？

他模模糊糊記得，自己抱著沙發上的一個大枕頭，有個乾巴巴的老女用毛巾綁住他的頭，他想了一下，然後對著鑲以針織花邊的坐墊低低地、幾乎哭著說：

「我醉得很厲害...你看得出來嗎?...醉醺醺...不...我可以回...回到...家...我不曉得...號碼...你懂嗎?...我要睡了...就睡這裡...我到不了家...噓!我在旅行...你懂吧?什麼都別跟我老婆講!...我在旅行...」

而現在竟然在自己床上!一想起老婆,他嚇得從床上坐起來。他到家時是個什麼模樣!...她正在睡覺?瞧見自己的尷尬?等下怎樣跟她說?但自己的衣服又整整齊齊擺著;不僅整整齊齊:還細心地放在椅子上。

「真會嚇壞人!」他覺得血液都要凝固起來。小羊皮靴就在床邊,當然沾滿灰塵,但...鞋帶完完整整地扣上!

幫他脫鞋時沒鬆鞋帶?不會吧!後來再扣上的?總之...荒唐不堪!

他楞住了一會兒,猛然倒在床上。

這時他太太進到房間...。於是胡亮裝睡,單眼半睜偷窺他老婆。他太太平靜溫柔,大眼睛沒露出半點不安。她不曉得我回家時的慘狀?

她打開五斗櫃,取出一疊衣服,在房間內轉了轉。

我要不要跟她說說話?胡亮打定主意。

「妳怎麼不跟我打招呼?」

「我以爲你還在睡呢!」

「有點昏昏沉沉的,昨晚回來晚了...」

「真的?」

她沒露出半點不快或驚異。她細細描繪的櫻桃小嘴彷彿蕩漾著微笑。

天啊!見她在房裡,竟是折磨!她走後,胡亮自由自在地呼了一口氣。

這些記憶再度糾纏著他。平生第一遭他腦子裡有三個小時的空白;或更多,至少五個小時...。他最後一次看錶時是凌晨三點。他們在一間掛著品味低俗鏡子、幾幅醜陋難看油畫複製品的長長大廳跳舞...「羅密歐和茱麗葉」複製畫外,還有一幅巴爾馬歇達總統身披紅白藍三色彩帶的炭畫像。<sup>8</sup>

他站在鋼琴旁,凝視著那個彈琴女人像蛋白石的獨眼...。凝視這隻眼睛,他一點也沒注意到對對紅男綠女,也不管老舊沙發上排成列的女人...,甚至於像隻巨大癩蛤蟆蹲在地板上的富都拿,在吉他聲中瘋狂搖擺。

在熙佳沙他們毫無所悉<sup>9</sup>

所有你神聖存在的魅力

幸好這時候富都拿不會跟他談生意。

---

<sup>8</sup> 巴爾馬歇達 José Manuel Balmaceda (1838-1891), 智利總統(1886-1891)。任內與國會嚴重衝突, 1891年國會拒絕通過政府預算, 陸軍擁護總統, 海軍聲援國會, 引發內戰, 敗後避難阿根廷使館至任期 (9月18日)結束, 次日自殺。三色綬帶, 指智利國旗上紅白藍三色, 總統常於儀典時身披綬帶。

<sup>9</sup> 熙佳沙 Circasia, 古地名, 延伸至高加索北部。6世紀時人民信奉基督, 17世紀時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 改信回教。1829年割讓俄羅斯, 19世紀初激烈抗爭, 敗後40萬人移居土耳其。女以美貌著稱, 多遭販售為奴。

幾個小時前，在酒吧，他對「你拒絕參與這檔生意的合夥人」問個不停，真讓人不勝其煩。

胡亮真倒楣！自從路逸士不管張三李四在，就先來段簡短開場白，把他介紹一番：「富都拿，他極盼認識你」，同時不停地點酒，一杯又一杯，對他談著谷登寶、金礦公司和「你老兄的合夥人」和他的信對老谷造成的重大傷害。

「胡亮，去跟他說；告訴他這樁生意錯不了，絕對大賺特賺...。」

「沒問題，老兄，但成功不大。」

「服務生，再拿點威士忌來！我，再給我杯必斯谷<sup>10</sup>...，他死腦筋嘛？」

「頑固，倒不會；不過他有自己想法...」

「道地的英國佬那樣...？」

「老富從哪兒知道傳聞中的合夥人是個英國佬？」胡亮不曉得。那封他寫給谷登寶、富都拿在他面前談個不完的信，他只是隨興地稱「我合夥人」。但現在呢？這合夥人在幾杯下肚推波助瀾下，已經變成英國人了，而且對事情還頗有己見呢。

富都拿冤魂不散的糾纏，胡亮已不敢加以駁斥。陷入大量威士忌和無厘頭問話，胡亮談及這個所謂的合夥人，就像真有其人一樣。

「他這個人有點怪，痛恨金礦生意...比較愛煤炭這類的...。看法務實得很！」

「老巴啊，幫我介紹介紹。你老兄放心：我來說服他。」

「他人不在這兒，去了玻利維亞。」<sup>11</sup>胡亮手足無措地說道，希望快快結束談論。

「服務生！這些杯子喜歡上玻璃了<sup>12</sup>...他在玻利維亞嗎？沒關係，把地址給我，我來寫信給他。」

「我還沒地址...他還在去拉巴斯路上。」

「拉巴斯小得很，彼此都認識...」

於是他一手拿小記事本，一手拿筆準備記，又說：

「告訴我你合夥人姓名。」

胡亮記起這個讓他為之心驚肉跳的問話：

「告訴我你合夥人姓名。」

沒有比這更荒謬的問話了。從谷登寶的表情，胡亮這輩子腦中竟也閃過為類似合夥人、為用來作藉口的合夥人、為一項捏造、為一個虛構取名的念頭，...。現在，他突然責無旁貸要為這位合夥人命名！

「什麼名字？」「叫什麼名字？」不錯，自己肯定替他取了名，...，但叫什麼呢？

他一想到今天谷登寶也許會再來辦公室，問他合夥人相關事宜，就驚恐慌亂。他不能連合夥人的姓名都不曉得。合夥人的謊言就會被拆穿，他的處境就會尷尬無比。

他兩手壓住頭，這該死合夥人究竟叫什麼名字？

突然他腦中靈光一閃：

「Eureka (我找到了)！」<sup>13</sup> 姓名我昨晚記了下來！錯不了！」

<sup>10</sup> 必思谷，葡萄釀燒酒，原產於秘魯 Pisco，智利亦生產；酒精度約 40 度左右，習慣調成飯前酒。

<sup>11</sup> 玻利維亞面積 1,098,581 平方公里，人口 7,774,000 人，行政首府拉巴斯，盛產錫銻礦。

<sup>12</sup> 酒杯喜歡上玻璃，指酒已喝光、涓滴不存。

現在他記得清清楚楚，在富都拿稍離開時，他抓了張餐巾紙，爲怕忘記，還連寫了好幾遍這個關係重大的名字。

他從床上一躍而起，緊張兮兮地在衣服口袋撈來撈去。

噢！運氣不錯！餐巾紙在其中一個口袋裡！

戴維思...戴維思...戴維思...戴...維斯...。

姓名四面八方都寫了。有時筆畫不很準確；其他的，歪歪斜斜的...甚至有花體簽名...簽名如假包換！

戴維思！胡亮的頭斜倚枕頭上，放心深呼吸，彷彿才從夢魘中醒轉。噢！他跟別人一樣，頭一遭可以說「我有位合夥人」，沒人會來駁斥他了。不止這樣，還有人已經相信真有其人...。而這位合夥人有名有姓、籍屬英國，道道地地，爲人務實...此時此刻正在玻利維亞旅行。

他太太的聲音擾亂了他應有的快樂。

「胡亮...這條褲子怎麼說？」

「什麼？」

「你的褲子...瞧！你知道我在哪兒找到的？在瓦斯表箱...好美的衣櫥啊！不丟臉嗎？」

胡亮瞧著她，滿臉驚愕。

「道歉？」「和盤托出？」但因富都拿這粗人緣故爛醉一回，通宵玩樂事愈描愈黑，這就有點笨了。拿老戴當擋箭牌萬無一失：生意前景大有可爲，轉運的期待...。

「昨晚和戴先生吃飯，我以前沒跟你提過這個人嗎？他是位非常傑出的英國紳士，邀我合夥。我們去慶祝新公司成立。兩瓶香檳...一瓶威士忌...我哪曉得！...那樣子我不好回家。」

她聳聳肩，好像和她不相干似的。很黝黑很憂鬱的眸子瞧著褲子，把它放在床邊。

## 6

只有吃甜食時，胡亮才能在這過度鋪張的氛圍中怡然就座。

從像個胖徐娘在騷首弄姿的路易十五時代大燈，到面色紅潤身材矮胖的谷登寶戴的襯衫飾扣和鑽石袖扣，以及那些配置在每位賓客身後的侍者，所有這一切，無不散發出這個家庭暴發富的作風。

只有阿寬達後頸剃得光光的髮型和她奧秘難測的修長眼睛，似乎和馬眼翡翠戒的鑲嵌搭配得宜，她簡簡單單地穿著希臘遺風的白衣裳。

其他賓客 --噢！一幅諾亞洪水避難方舟圖<sup>13</sup>--構成妙趣橫生的組合。

這頓飯貴賓不缺：青黃長臉老先生--那張臉就像西班牙大畫家柯列果<sup>15</sup>畫的--毫無疑問，是個法院法官、政府顧問，或擔任類似的某些職位。這個衣著講究的長頸人，用

<sup>13</sup> Eureka 希臘文，「我找到了！」，語出阿基米德洗澡時發現流體靜力學。國王懷疑皇冠不是純金打造，特請阿基米德鑒定。阿氏泡澡，見水溢出，悟出可用浮力測量物體密度，高興大叫：「我找到了！」。

<sup>14</sup> 《聖經》言：諾亞為避洪水大難，造方形大舟

<sup>15</sup> 柯列果 El Greco (1541/42-1614)，西班牙名畫家，生於希臘，曾受拜占庭畫風和矯飾主義影響。除人像畫外，亦擅長宗教題材和風景畫

公羊眼瞧著那位熱情奔放、像貝德克<sup>16</sup>般談論其最近歐遊的金髮太太，鐵是個積習難改的舞者。黑鬚橄欖膚色的這位應該是個外交官。

應該是吧？因為胡亮一廂情願地這樣想。實際上除了烏利歐，他一個也不認識。烏利歐是個經紀人，谷登寶的至交，證券交易所的鬼見愁。

來賓介紹有等於無。

「這位...一個朋友...某某先生太太...」

介紹時，谷登寶不是忘了名，就是忘了姓，即使稱呼自己父親恐怕也這樣，不出「這位先生」、「這個朋友」、「這位朋友的太太」、「這位太太的朋友」...。

幸好胡亮的鄰座似乎對他熟得不能再熟。

「路逸士談到你，親熱得很。他是個波西米亞<sup>17</sup>，是吧？但很親切！我喜歡這種快樂的人生觀，你比較嚴肅？是不是？順便一提，跟義大利女外交官那段戀情到底怎樣？...」

「戀情？胡說！」——胡亮一面假惺惺地答道，一面在記憶的閣樓中猛找，誰告知這個女人那段陳年往事。

「別否認！你的秘密我全知道，連綠帽子那回事！<sup>18</sup>」

胡亮真的好奇不已。這個貌似吉普賽人的女人，他記得好像在哪裡見過，似乎對他這輩子最私密的點點滴滴，都瞭如指掌。

這時，她暢懷大笑。

幸好那位有柯列果畫作裡頭國字臉的法官，他低沉的語調硬把所有在座用餐的人吸引過去，他言之鑿鑿：「社會秩序難以和革命共存。」

稍後，提高嗓門說：

「所有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sup>19</sup>，毫無疑問地，遲早要把大家帶向專制，這是難以逃脫的歷史法則。」

然而，他寧可這樣，不要革命。一個強勢政府，一個能對抗「這個」的政府，爲了不對諸位女士有所冒犯，我怎麼說好呢...。只有請在座諸位千萬原諒，在下不得不談論到這樣粗魯的事...，但實在沒其他字眼...。

全場一片驚愕，奚普利這樣穩健的人，到底要說什麼？

他仍然在找個詞兒，他再度請男士，尤其是女士原諒，爲了要談這樣齷齪的事...但他必須一次講完：「民主沾汙了」。這就是國之毀滅。如果情勢不能穩住，他這個執法人敢預言這個國家沒什麼好日子了。不幸得很，好日子不多了。很快，很快就會換政府。

烏利歐從椅子上跳起來。

「什麼？但這種事不會在交割日前發生吧？...」

一想到這些不幸的預言可能在五月十八日前發生，他就緊張。要是從這天算起...，一切如奚普利所期待的！

<sup>16</sup> 貝德克 Karl Baedeker (1801-1859)，德國書商兼作家，撰寫出版旅遊書聞名

<sup>17</sup> 波希米亞族，19世紀初出現，藐視傳統、不合流俗、放蕩不羈、崇尚流浪，說人波希米亞，指其放蕩不羈。

<sup>18</sup> 綠色為欣欣向榮、富庶和豐足表徵。戴綠帽，言開創性強、求變求新，與漢族譏人妻子紅杏出牆不同。此處綠帽語義不明，惟從上下文看，似又指男女偷情事，作者涉獵頗廣，疑讀過中國相關典故。

<sup>19</sup> 本段暗指當時智利總統 José Manuel Balmaceda 集大權於一身，見注 8。



「但你真的相信會改朝換代嗎？」谷登寶滿嘴食物，問道。

「我不但相信，還看出快了。」

「不管怎樣，還是不說出來好，」烏利歐認為：「可能會人心惶惶...。股市沒前途，證券票據提前貼現。嚴重的不是這件事本身，而是此事成真的想法。信心可移山，你也這麼想吧？勒米洛。」

被點到的是個膚色黑黑，鬍鬚白白，近視且淚汪汪的男子，不過從他厚得像鹽罐的眼鏡幾乎難以辨認出眼睛來。

「當然...也許...顯然地...」

他認為銀行經理不宜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 銀行經理應與政府立場永遠一致。更確切地說，同所有的政府，和現在的，和將來的。不管怎樣，他和烏利歐一樣，在這種情形下，審慎有其必要。

胡亮的芳鄰忍不住了：

「你瞧，我先生現在說要審慎了，在家裡、在銀行、沒一分鐘停過...讓人神經緊繃！」

「當然，不必一說再說；」法官莊嚴地說：「但請好好記住我的話：一個月內我們會有場大屠殺。」

「拜託！」阿霓達插嘴說，「這些暴行你們要談到什麼時候？」

於是她開始講起一個大名鼎鼎的命理師峇謝夫人...。「誰去請教過她？她的預言神奇得很。」

只有坐谷登寶旁的金髮太太有此榮幸見過她，這位太太身上的預言句句靈驗，簡直像似被她扶養大的：歐洲行、柏林感冒、和奧地利女伯爵的親密關係...。

「玄得很！」阿霓達附和地說：「你看她幫璐西算的，件件靈驗，雖然大家介紹璐西時說她未婚。當然峇謝夫人也講了些好玩的事，譬如斷言我會愛上個虛擬人...。」

「好荒謬！」

「大家別笑...，尤其是你，烏先生，因為我的真命天子，登寶不可以吃醋，將會是個商界鉅子：創造了大筆財富，又敗光了一切。」

「虛擬的投機大亨？我已經相信他的可怕了。」烏利歐笑著說。

「虛擬情人更可怕，」胡亮說道：「躲開丈夫的監視，尤其幻夢永遠不會滅絕...他還有沒有講些別的？」

「噢！還有許多許多...，」阿霓達輕浮地補充道：「但我不能講。另外，陪我去的瘋路逸士也不讓她繼續算下去。」

「她說他什麼？」胡亮的芳鄰關心地问道。

「他要求峇謝夫人猜 34300 的對數，當然她沒法回答。但現在峇謝夫人可報了一箭之仇...。」

「怎麼了？為什麼？」胡亮和他的芳鄰同時發問。

「璐西，你不曉得？... 路逸士星期五發生了車禍。」

她臉色十分蒼白。

「嚴重嗎？」

「輕傷而已；有隻熊貓眼，看起來很滑稽，像挨了一記耳光，沒什麼好炫耀的。」

胡亮突然有瞎子重見光明的感覺，現在他才恍然大悟：這位把他年輕時的豔史摸個透底的芳鄰，銀行家太太...是他朋友路逸士的情婦... 這個大嘴巴什麼事不說出去！而車禍？什麼車禍！跟富都拿喝得爛醉那晚，那個一副找碴傢伙順手給他的一巴掌。

從這一剎那，他和葛璐西交談變得順暢快活了。

沒錯！他想起來了，那天早上阿霓達問他是否死馬主人時，就是跟她在一塊。

在客廳喝咖啡時，谷登寶走過來，他從未這麼友善也這麼討厭。他對初次想合夥做生意不成，表示遺憾；但還是期盼大家仍然是好朋友，將來... 會再有機會找些跟戴悔之先生生意上的合作... 是這個姓名嗎？

「戴維思...」胡亮有點惶惑地糾正道。

「是...是... 戴維思。這富都拿的鬼發音！」

這時阿霓達走過來。

「談生意啊...？吃飯時間，至少讓他耳根清靜點吧！」

谷登寶咕嚕幾句，應該是道個歉，然後像聖伯納搜索犬溫順地走開。

「你不曉得你來了我有多高興！不曉得爲什麼我就擔心你不來...。」

「夫人！」

「別這樣見外，叫我阿霓達就行...。你有點內向，是吧？我想了想，原本擔心客人你都不熟，真高興你來！如果拿我丈夫的嚴肅來衡量，你一定把我想成母夜叉...從實招來，你是不是大失所望了。」

「沒錯！沒錯！」胡亮很幽默地說：「我猜谷太太長得福福泰泰、有板有眼，令人肅然起敬的模樣！...一時調適不過來，真的失望極了；但正好和你想的不一樣。我怎麼也不信老谷居然這樣粗心大意，娶個懂詩的大美人！...」

「你怎麼曉得我喜歡詩？」她問道。

胡亮裝出神秘的表情，「怎麼曉得？只要瞧瞧妳的眼唇，就會了解妳既浪漫、想像力又豐富，像幾何學說的。」

「你比那個命理師還壞！」阿霓達說，爲替自己辯護，她接著說：「我很喜歡詩是真的，但我可一點也不浪漫；我樂天，甚至有點不拘小節。不像你是道地的詩人。」

在西班牙我也建了城堡，

在一顆心的冷硬岩石上。

那是胡亮十八歲時寫的一首詩。

「這幾行我好喜歡。」阿霓達說。

現在這些詩他卻覺得丟臉...。

阿霓達表示抗議，那麼美，爲什麼要覺得尷尬？

噢！男人沒兩樣，承認有情就是軟弱。捨了感情，生命有何價值...？其他的...。

她的眸子憂傷地來回逡巡戈布蘭古董掛毯<sup>20</sup>、厚重家具、掛畫和銅器，直到盯住黑色大理石巨型壁爐，火將熄滅，但瘋狂跳躍的燄末仍然東舞西跳。

<sup>20</sup> 巴黎戈布蘭 Gobelin 廠的掛毯、織錦。

她嘆了口氣，小手彷彿受到驚嚇鴿子，輕放胸口。

「你不快樂？」胡亮關心地问道。

「沒有啊，真的沒有... 緊張而已。」

芝麻小事！她像每個女人都有偶而無病呻吟的本錢，這也沒讓誰操心過。她丈夫平日忙著礦產、生意和股票投機。她什麼古怪點子無不盡情發揮，實在沒得抱怨的了。反之，她感到幸福、非常幸福的理由舉不勝舉...只是有時...。

外交官和他遊興不斷的夫人來告辭。他表示此刻要走令人遺憾，但因有點儀禮上的要務纏身，不得不告退去接一位同胞，阿根廷前總統烏爾吉沙將軍<sup>21</sup>，他今晚從樂土市<sup>22</sup>過來。

法院法官也走近外交官：

「賈勒貝先生，別忘了向這位尊貴的先生致上本人最崇高的敬意，我很榮幸在尼加拉瓜時認識他。他的任期可惜短了點，卻是強勢政府的楷模。請告訴他，這段難以磨滅史實，他老朋友從沒忘掉...。」

「真無聊！」胡亮趕緊告辭，免得再聽下去。阿霓達的眼睛一直盯著他。

有好一會兒，胡亮仍覺得背後有道惶惑的目光似乎一直遠遠地跟著他，用特務那種一語不發、執拗到底跟蹤囚犯手法。他不敢回過頭，怕碰上這對清澈、閃亮如夜晚熱帶叢林金錢豹般瞳孔。

他直覺到不管自己怎麼躲閃，遲早都要被這道眼神擒獲。

只有在進入這條冷清清的小巷，光禿禿的樹，熟悉的水坑，拒與人行道並排的陰暗冷漠小屋，胡亮才覺得有點擺脫這道目光跟蹤的自在。穿梭交叉路口和樹叢時，終於甩掉它了？

剛下過雨，從屋簷、從枝幹、從電話線，大滴的雨水還直直落。

他小心翼翼地地點了根雪茄，是谷登寶抽的那種的姐妹牌。他含在嘴裡，但已熄了。拉高大衣衣領，像公事忙完如釋重負般喘了口氣。

終於一切順利圓滿。太不聰明了！飽受這些不切實際的煩惱折騰！浮誇、荒謬：事實如此。這個晚上很美好，大家談得很愉快。阿霓達風采迷人，谷登寶...還算親切。

那封婉拒老谷提議合夥的信是傲慢了些。老谷即使不對他，至少對戴維思也有太多不爽的理由。

對老戴不爽？他一想到自己、他自己——巴胡亮都私下像老友叫起老戴，就忍俊不禁。

可憐的谷登寶！可憐的富都拿！這時或正幻想著瘦削、五官分明的戴維思，像道地的老英，長牙銜著雪茄，騎著母騾，後頭跟著一個耐性十足又善小跑步，揹負大帆布袋，應玻利維亞高原習慣、口嚼古柯鹼的格丘人。<sup>23</sup>

<sup>21</sup> 烏爾吉沙 Justo José de Urquiza (1801-1870)，阿根廷軍人，曾任省長、總統，任內引發內戰，1860年下臺。後回任省長，1870年遭謀害。本書背景不會早於1886年，此人出現不符史實，見注8。

<sup>22</sup> 瓦爾巴拉伊索 Valparaíso (本書譯為樂土市)，智利第二大經濟中心，距智京119公里，港口臨太平洋，有海軍基地，1536年建城，和鄰城觀光勝地 Viña del Mar，人口合計60萬人。

<sup>23</sup> 格丘 quechua，秘魯玻利維亞原住民。玻利維亞首府拉巴斯海拔3,632公尺，當地人常嚼古柯葉，以減緩高山症頭痛嘔吐等症狀。

;*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sup>24</sup>，戴維思一派悠閒，騎在驢背上，周遭不是原住民，就是駱馬；在聖地牙哥這裡，他巴胡亮，借英國佬大名，就輕輕鬆鬆從這樁前景未卜生意中抽身...

「有合夥人真管用，」他自言自語，頗為滿意：「尤其是個虛擬的！」妙極了！不會意見相左、也不鬧情緒。必要時，出點主意；不便的話，保持沉默...。不會對你施壓，把你逼得團團轉。只要講句經典名言：「我要和合夥人商量商量」，馬上有一天期限讓你好好考慮。如果需要更多時間，只要說「他不在城裡」就夠了。「要快快回覆？」那麼就說「接到他來電報！」若在最後一秒鐘對所做決定反悔，來個電話或電報取消就行。真的妙透了！

老戴要在玻利維亞奔波到什麼時候，誰曉得！

胡亮一面滿腦子胡思亂想，一面洋洋得意地前行，足音聲聲在小巷裡迴響。

偶爾一道亮光把窗分割成兩部分，從細縫裡剛好可窺視到兩張銅製單人小床。一對看似健康的夫婦打開了防光窗板。

往裡走，另外一間對齊線超過別的建筑物的老屋，可聽見老婦乾咳、幼兒哭鬧不停，或是搖籃單調的晃來晃去。

哦！掛著薄薄白紗簾的這面窗肆無忌憚地勾勒出女性身影！胡亮駐足了一會兒，彷彿面對著一部「十五歲青少年不宜」觀賞影片。蠢！一個怪模怪樣胖子，或許是個法院書記官，正在黃銅洗臉盆前用毛巾擦腳...

他強忍下呵欠，繼續前行。愈近自己家，人行道愈毀壞不堪。他必須留意跳過破裂紅磚道上的積水。

老戴可福氣啦！不必受雨折騰，在烈日下、在烏幽尼那片赭色不毛土地上，欣賞土著披掛紅紅綠綠斗蓬、混血女人展現五顏六色裙子<sup>25</sup>。

啊！如果他在那兒，生意不做了，專找古董布料和挖掘原住民古墳珍奇的陶偶陶器。倒楣！腦筋正想著考古發現，一腳踏入水坑，浸到足踝，顯然自己不在玻利維亞！還好他已經到家了。

他怕吵醒太太，小心翼翼地開了門。奇怪！兒子房間的燈還亮著，樓上也聽見腳步聲響。

上樓時他遇見了女傭人。

「芳娜，有什麼事？」

「你兒子病了。」

「怎麼啦？」

「還不是喉嚨老毛病，但好些了。」

痙攣性哮喘<sup>26</sup>發作，他想著。

他看見客廳桌上有封給他的信，印著英阿銀行<sup>27</sup>的名銜和地址。

<sup>24</sup> *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 適才適所。

<sup>25</sup> 烏幽尼 Uyuni，玻利維亞西南鹽田，鄰近智利，海拔 3,565 公尺，面積 10,582 平方公里，為世界最大鹽田

<sup>26</sup> 痙攣性哮喘：易發生在三個月至三歲小孩身上，病時喘息如牛、咳聲似犬（氣喘則是吸氣時喘鳴如笛），病人聲門下方突然腫脹，症狀可能連續三至四晚，常於夜晚發作。

禍不單行！小孩生病了，銀行的信也跟著追過來，手頭上連買藥錢都沒。

而這封信所為何來？催款書？但六日之前沒什麼到期啊...！

他鼓起勇氣，三兩下就把信撕開。

千篇一律：「爲活絡 貴活期存款帳戶運作...」，無所不爲！難怪大家都說銀行經理沒什麼幽默感，也不懂什麼叫反諷。

這些沒安好心、爲銀行經理杜撰出連篇鬼話的文士、詩人、腦筋不太務實的傢伙，一般來說還個個一屁股債呢！

他難過地走進兒子房間，谷登寶家的華服盛裝，早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樣的冷天這麼晚了，他太太卻只穿著單薄夏衫，坐在小病人床頭。

「好點了嗎？」

「嗯，好多了。」

「我出門的時候，還好好的...」

「當然！你沒瞧見！」

「妳怎麼不說一聲？」

「幹嘛呢！你連禮服都穿上了，我想你定是跟朋友有盛會...像那晚和戴先生吧...」

「阿蕾！」

「自然。男人在外逍遙作樂，女人緊貼床頭，整晚陪小孩，沒闔過眼。要是你還念著我...」

她兩眼淚水盈眶。

「阿蕾...這些事你怎麼都不說？你曉得我很愛你的！」

胡亮想要抱她。

她沉著地閃開。

「我不要你吻。幹嘛？你和戴先生多快活！」

胡亮片刻默默不語，不曉得要說什麼好，雙手倚在白色小床床頭墊上，兒子呼吸比較順了，但仍然呼嚕有聲。真不公平，有誰像他這樣疼愛妻子！她人真好，濃濃黑髮垂在烏溜溜眸子上，真美！讓她受委屈，他難過極了。

他也想像她一樣痛哭一場，然後跟她說，老戴這傢伙子虛烏有，瞎掰胡編出來的。但怎麼開得了口？跟她解釋那夜要命的縱酒狂歡的罪魁禍首是富都拿，有何好處？用西裔本地人的名字來取代老英的，好處在哪？即使從民族意識觀點來說，還是老外比本國同胞吃香！

她抬起頭來。

「你還有事啊？不去睡啊？」

「好啊，只要你不再生氣...」

「神經！」

---

<sup>27</sup> 英國阿根廷銀行 Banco Anglo-Argentino (1890 年前設立)，1901 年與 Banco Tarapacá & Londres (設於 1889 年，為 John North 應當時硝石產銷設立) 合併成英國南美銀行 Banco Anglo Sudamericano，規模之大，連西班牙駐中南美使領館經費都透過這家銀行。Baldomero Estrada Turra, "La colectividad británica en Valparaíso durante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X," *Historia*, N° 39, Vol. I, enero-junio 2006, Santiago de Chile, pp. 65-91

他擁她入懷。

## 7

又本人謹將桃花心木書桌和總額壹萬伍仟元披索贈予姪兒巴胡亮，盼其祈禱時猶能念記本人。

哀哉老爹！

像廢棄的破家具沒人理睬，獨居在基幽達<sup>28</sup>一間小小農舍。哇塞！他竟然立遺囑，連同慈善機構、醫院、教區學校等等，包括他胡亮都列入老爹善舉義行的對象。然後兩腳一伸，殮以第三會修士<sup>29</sup>法衣，沒喧囂鑼鼓，無絲毫儀仗，就上了墳場。身後卻留下遺產一萬五千披索…。

哀哉華老爹…！誦讀玫瑰經高手、收集傳家寶翹楚…！祖父那幅繫大黑蝴蝶領結、臉似被拔光羽毛小禿鷹的畫像，他會留給誰呢？

胡亮斷定這一切都得歸功於自己瘦削彎彎，與畫像上唯妙唯肖的鼻子，這種溫馨的追憶，現在轉化成遺贈。他因鼻子故繼承遺產。像別人因直系親屬故，他則因曲線或旁系，也同樣受惠<sup>30</sup>。管它的，誰也搞不清楚錢從哪裡來為何來？反正，來得正當其時就是。

在書桌上，在這張桃花心木舊家具前，他仔細地思索這件事。一萬五千披索！腦海中瞬即浮現一串清不完的帳和債務，彷彿趕赴了一場債權人大會：五千披索還銀行，三千還給一個好友；一千，路逸士的貼現支票；四百付給裁縫…。可怕啊！一萬五千披索一碰他的手，就像榴散彈爆裂。

隔天，他只會比現在更窮…，然後他老婆，他可憐的老婆至少還在眼巴巴盼著能動用這筆錢的小小部分，帶「虛弱多病的」小孩去避暑，把房間整修整修，也買件體面點兒的大衣…。不行；要做到這些事最好是在牌桌上、在股市裡，在任何地方賭它一把。

他在心裡請教這些債主，你們覺得怎樣做最好？收百分之卅現款—自己心知肚明無法還他們更多的錢—或者冒個險，幾分鐘而已，借貸全部清償。

呸！哪還得爭？這件事從經理到送牛奶的，似乎都朝著他點頭。

「好，胡亮兄，當然應該放手一搏。」

「但不能在地下賭場，」胡亮說：「諸位也不會認可。在股票市場：這樣才比較正派。我可憐的華老爹決不會樂於看到自己的錢變成賭桌上的籌碼…。」

他拿起報紙，買哪檔股好？

<sup>28</sup> 基幽達 Quillota 智利小鎮，近樂土市，距智京 128 公里，人口 68,000 人，有化學、紡織、食品（製酒）等業。

<sup>29</sup> 第三會修士，如聖道明第三會，亦稱道明在俗會。會士多為地方士紳，協助社區傳教和鄉梓服務，後其性質漸似男修會。

<sup>30</sup> línea curva 曲線，另義「旁系」；línea recta 直線，另義「直系」；作者頗愛用雙關語，言財產繼承親屬關係有的出自直系、有的出自旁系。

「烏加壓泥絲」、「富都」、「歌落你我煞」、「別我銀」...等等，這些股票他可沒半點兒概念。真笨！幹嘛傷這個腦筋！他不是打算要扭轉乾坤嗎？最好找隻無邪的手賭它一票。

他打電話給老婆。

「妳說：譬如像老爹留給我倆一萬五千披索；要是留的是十萬，我們有意做個投資，這些股票當中妳會選哪檔股？」

「什麼也不選。我贊成買個小房子，當然不用太大，但得漂亮，獨門獨院、有庭院那類，鋪上紅磚，歐蔞草的攀緣植物爬上房子盡頭的牆，可稍稍遮掩住雞舍...。」

「老天啊！不要亂想了，妳別忘了遺產不是十萬披索，而是一萬五。一大票債主等著要錢。你就當成和個古怪的闊佬打交道，他想把鈔票投資在一些東西...」

「對這笨蛋，我會勸他買『別我銀』這家股票，你覺得怎樣？」

「好極了！」胡亮說著，笑了起來。

她靠近聽筒，撒嬌地說：

「從實招來，是戴先生委託你的吧？」

「妳真會亂扯一通！」

「別否認！這個怪人一定是他，你為什麼不坦白說？」

她不懷好意接著說。

「幫他買『別我銀』，愈多愈好！他要輸了，我會樂死。」

想到戴維思，倒給了他一個啓示。

「他老婆還真有道理！他這個在聖像前連根蠟燭都供不起的苦命人<sup>31</sup>，不能壞了正經男人名聲，搞投機行當絕不合適！相反地，老戴就...。」

心有所思，當即行動。

當天下午他就去找證券商，三言兩語說明此事：他的合夥人，一位英國闊佬要買些「別我銀」公司股票。同時他要設定停損點<sup>32</sup>。

「這是一萬披索保證金，您可幫他買兩千股嗎？行，如果下跌四點以上，您就出清；如果漲了，等候指示。」

「沒問題。您股東貴姓大名？」

「戴維思。」

「好極了，」證券商登記在下單簿上：「戴維思...，別我銀，2000股。」

胡亮看他登錄，心花怒放。戴維思第一次以自己名義行事。

「祝好運！」

胡亮帶著勝利的神情離開證交所。

一週後，戴維思賺了六千披索。

## 8

整整一個月，胡亮焦躁不安、神經錯亂。

<sup>31</sup> 天主教徒祈願時常點燭為供奉，但他這苦命人窮到供奉不起，積欠每位聖人一根蠟燭。

<sup>32</sup> 指股票只能在賣出人規定價格點出手；若以市場價為基點，則不論出價，有下家接手就拋。

他背著老婆，天天一大早就抓起報紙，邊讀邊抖，眼前只有股市行情。

「別我銀」股票穩如泰山。漲了兩點，買入十五點五。妙透了！

家裡的窘困他忘得可乾淨，老婆光火又能奈他怎樣。這些轉眼會過去的，馬上就要大發特發了。

但蕾歐諾毫無所悉，隱隱約約提了一下：

「胡亮，你處理遺產也忙，我把珍珠耳環賣了，你看怎樣？反正我用都沒用，太華貴了點！」

這是家當中最值錢的，非到大難臨頭她是不會說出口的。她怯怯地說，因為事先已曉得會有什麼樣的答案：

「妳瘋了？，把我媽給你的珍珠賣掉？」

她嘆了口氣，不敢堅持。胡亮似乎沒覺察到家裡的窘狀。

現實就是這樣。股市已經讓他完全著魔。

爲了讓自己分點神，他不是跟路逸士出去，就是到谷登寶家，因為老谷待他真的親如手足。請吃中飯晚餐，戲也看電影也邀。

只有阿霓達漂移奧妙如大海的雙眸，能夠讓他有幾個小時擺脫股票這種可怕的起起落落。

誰也不會有阿霓達那樣怪的念頭：現在她要胡亮寫本書，書中要出現個怪女人，此人爲了和她靈犀相通的詩人私奔，拋夫棄家，連財產也不要。

「你從來不寫小說？」

「小說須有實際生活體驗，」他說：「才寫得出來。要不然不夠真實。... 妳的生活太平淡太富裕...」噢！她想像中的女主角，要熱情多情，但這種人早已隨浪漫主義<sup>33</sup>死去，這個年頭可不容易找到。

「你說一個也沒有？」

她的眼神，彷彿陳酒，既溫柔又令人神魂顛倒，圈住了胡亮，然後聲調愉快地補充：

「不會這樣吧，『英雄』才難找呢！要創出一個來，人物創造不易啊！」

胡亮忍不住笑了，眼下他就創造了老戴，一開始倒沒想那麼多，不過在盲目自私本能驅策下——所有概念的形，無不如此——，讓這怪物投胎問世罷了，現在這傢伙人在玻利維亞閒蕩，卻讓谷登寶傷透腦筋，富都拿生意亂成一團，在股市呼風喚雨，斬獲連連。

「阿霓達，妳或許不信，創個人這種事，舉手之勞。」

她調皮地笑笑，同時瞧著胡亮。

「口氣好大喔！你創個來看看？」

「如果我們合寫小說...」

「但你得負責幫我找個英雄。」

「沒問題，條件是你負責女主角。」

啊！要是從早到晚能獨自和阿霓打情罵俏！但...有時總得跟老谷聊聊，而他的談話又很折磨人。

---

<sup>33</sup> 浪漫主義，19 世紀盛行拉美，前期（1830-60）標榜社會政治變革，本土優先；後期（1860-90）崇尚感情，寫風尚美景，講究技巧與形式美。



從有一天胡亮向老谷討教關於「別我銀公司」後，老谷爲討好他，就開始蒐集這家公司的背景資料、資產負債表和營運狀況等財務報告，一談到這家公司，他說話用詞就大不同！

「老兄啊！可怕！可怕！這家股票不值十分錢，細讀一下這份機密報告！擴張不了，礦區只這麼個洞大，所挖的山丘根本沒成礦跡象。老兄啊！聽我準沒錯。如果我下海炒這類股，這家公司的股票我會賣空。這件事你要好好記住：別我銀現在十五塊，明天，或是今天，可能就貶到十分。即使這樣，都還膨風呢！」

胡亮的神經快崩裂了。拿起帽子，把一切拋諸腦後，連阿寬達，直衝到證交所。那裡風平浪靜。

「十六塊五買進！」記帳員跟他報價，他打電話給顧迪雷。

「胡兄！棒極了。」經紀人對他說：「戴先生萬無一失！現在，下一步如何？」

「再買進兩千股。」

「我就去下單。」

過了一會兒，他心照不宣地拍拍胡亮的背：

「胡兄啊！大家做做朋友嘛！戴先生說起什麼來著？有漲五點空間嗎？」

「他要你大買進時...。」

胡亮告辭，免得這傢伙問東問西。

胡亮走後，顧迪雷和記帳員照例閒聊一番：

「這位戴先生是頭山貓！」

他當即進場爲自己買了一百股。

且說胡亮才走出證交所大樓幾步路，馬上就感受到要命的焦慮，然後變成運動神經真的錯亂。

下午五點半收盤，胡亮看了行情表，稍稍放心；但不一會兒，那種執著再現。他腦筋就是揮不掉股票...。他真的相信銀礦行情影響到這些股價，甚至到了夜深，他仍然無法擺脫這可怕的夢魘。

「這時候，這裡當然沒股市，但倫敦呢...！也許這時——凌晨兩點——金屬市場已經開始運作了。」

他彷彿親眼目睹那些倫敦經紀人，平日表情嚴肅、一絲不苟，一副讓人猜不透模樣，突然失掉英國人的沉著，圍成亂糟糟一團，混亂吵雜，聽不懂在說什麼。

突然一個沙啞聲控制喧囂場面。有經紀人開始喊價，喊價，下跌，銀礦股瞬間崩盤。

胡亮彷彿又見到電報發至智利聖地牙哥證券交易所，宣佈狂跌。隔天，銀礦分文不值，銀類股...。

胡亮不願再想下去，爲了把這整個恐怖事件忘掉，他就在記憶中費勁重現阿寬達纖細誘人的身影。

一切徒然。

然後，陣陣悔恨襲上心頭。

真笨！自己一向規矩，現在卻像個傻蛋，沾花惹草，跟對自己無關緊要女人瞎搞。不可恕！決不再跟老谷見面了。

睡覺時，心定如石：結束炒股，終止不倫。

但隔天醒轉，股市進出又拴住他的生活，女人和賭也割捨不去。

9

兒子病情日益惡化，吃不下，睡得少，整晚咳個不停...。應該要讓他換個環境。

「等有餘錢...。」

「華老爹的一萬五千披索呢？」

胡亮不敢對太太說實話，他在玩股票。總之：由於有了收益，就不需要保證金了。他可跟經紀人要求從帳中取用個三千披索。三千？戴先生需要三千披索，太扯了吧？他也可以等結算日，跟他要個三萬。盈餘留在公司繼續操作，直到成了百萬富豪。

「今天你就可拿到錢。」他說。

「真好，可帶小朋友到鄉下！你要不要看看他？」

他剛剛睡著，兩人躡手躡腳進入房間。

「瘦得像小鳥！」

「你別擔心，他會換個人的！」

他蒼白的小臉和貼心抱緊的鬆垮垮布熊的大頭，幾被埋在被單裡。

「可憐的小傢伙！」

想到小孩就心疼，胡亮去和經紀人說：戴先生要從盈餘中取用大約三萬披索。

顧迪雷毫不遲疑說：

「沒問題，只要戴先生需要。什麼時候要這筆錢？」

「就今天或明天，愈快愈好。」胡亮說。

經紀人拿出鈔<sup>34</sup>。

「現在四點了，今天銀行已關門。您有戴先生授權書吧？沒有，不要緊。一封信，三兩行就行...。例行公事，不過是例行公事，讓行事合商場規矩罷了。」

「不過戴先生不在...」

「啊！那就用他委託你的那封信。」

「他沒寫什麼...，只用電話跟我說而已...。」胡亮說，有點窘。

「別著急，戴先生現在人在哪裡？樂土市？...」

「樂土市...」胡亮聲音沮喪地重複一遍。

「很好，請他開張授權書就行。下午麻煩你打個電話給他。」

胡亮不知該如何脫離窘境。

「就請他這麼辦。我明天再來。」

顧迪雷送他到門口。

「胡先生，抱歉給您添麻煩，請別介意，說我們不信任你。你我認識多年，但為老兄好，為我好，以及符合公司規定，最好有張授權書。你曉得，這項慣例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的合夥人總這樣要求...。」

「我懂，我懂。」

---

<sup>34</sup> 指懷錶。手錶 20 世紀後才開始流行。

對合夥人的要求需奉行無違，胡亮再清楚不過了。

他怒氣沖天地離去。怎會這樣！他用自己的錢去搏，去搞股票；他精心鑽研投資，他堂堂正正贏得這八萬十萬披索。而這筆錢現在留存顧迪雷的公司，成了老戴的錢，要交給他得經老戴授權。嚴格說來，老戴不僅擁有他炒股的盈利，而且連他的保證金；這是他私人的錢財，老爹的遺產啊。

無恥的掠奪！老戴算哪根蔥？不過是個名字、一隻吐火怪獸<sup>35</sup>，他捏造出來的東西。錢是他的、他的，他絕不讓掠奪得逞。

既然自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會拿回這筆錢！簡直是攔路強劫！自己為正當防衛，即使要動刀動槍，也決不退縮。必要的話，把老戴幹掉...

他忍不住笑了起來。

「真荒唐！殺了老戴？」

「自己瘋了？」再怎麼說，老戴什麼也不是；確切地說，不過一個化名，自己身分的延伸而已。

「要授權書？」很好，這不就等於胡亮要拿回屬於自己的那筆錢，而跟他本人要授權書一樣。他行所當行？這樣做有人會受到傷害嗎？誰也不會，絕不會傷到人...

相反地，如果他不簽發授權書，就會傷害到他兒子、讓他太太日子難挨，愚蠢地把自己的私產和兩個半月來辛苦的成果，丟到海裡。而且還逼經紀人侵吞他人財物。

他心裡開始浮起一股譏諷的細聲細語：

「胡亮！很好啊！老兄堪稱天下第一訟棍。儘管這樣，老兄所為，不僅失當；而且更遭的是令人不恥：老兄竟然想去騙公證人...。」

胡亮很生氣。「真驢！如果不拿回自己的錢，那我不就是在騙經紀人...得失相抵。」他喃喃自語道：「別再瞻前顧後了！難道就為了個例行公式，不拿回自己的錢？」

他看了看錶，還有時間回家跟老婆說一聲，然後搭火車去樂土市。

他叫了車。

這個死合夥人害我不得不跑樂土市一趟！真荒唐！

所以，戴先生已經從玻利維亞回來了？

他感覺到一陣模糊的驚恐。

從拉巴斯，老戴已經來到樂土市。老戴愈來愈近了。

他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害怕？老戴馬不停蹄，到處旅行，有一天說不定也會離開樂土市，到聖地牙哥來，來擾亂他的事業和生活。

## 10

一趟火車行，在處處不對勁的被子裡和「英國客棧」海的氣息籠罩下，徹夜未眠，耳邊響起的盡是要把人撕裂、磨得精疲力竭的單調對話，像場鈍劍決鬥，在他心底無限地延伸：

「你要偽照文書。」

「不是這樣，我只是給自己寫封授權書而已。」

<sup>35</sup> 希臘神話中獅頭羊身龍尾的吐火怪物，亦指虛構物或事。

「你行為卑劣。」

「我拿回自己的錢。」

「你要欺騙...」

「我要結束這場遊戲。」

「謊話連篇...！」

「不會再說謊了...，這事辦完一切回歸原點...」

「訟棍技倆！你要偽造文書。」

胡亮真要瘋了。早上六點時，他已無法再忍下去，起床，沿著防波堤漫步，吸點新鮮空氣。

大海仍然喃喃自語，海水撞擊碼頭的鋼筋和石塊，不斷地退卻又返回。

「你會偽照文書。」

「我拿回自己錢。」

這一場景令人難以忍受，每當碼頭執拗的拒斥，胡亮則視線遠離浪潮，不願瞧見泡沫的回擊。像抗議似的，陣陣倨傲的白色浪花，撞上積滿河床廢棄物的生鏽鐵條和黑色黏滯石頭的同時，把自己撞得粉碎。

「公證人事務所要到幾點才開門？」他嘆了一口氣。

似乎只要「這樁事」解決了，他就從此太平無事、心安理得。

八點時他走進一家小餐廳，喝了杯咖啡，問服務生哪位是樂土市最老牌的公證人。

「抱歉，我不曉得。不過有位老老的先生常來吃中飯。」

胡亮需要的正是這種人...。一個循例辦事，習慣在打字機上不痛不癢地置入：「本人知悉當事人已達法定年齡，且在本人面前簽署，並稱...」於文件中的人。

「他辦公室在哪兒？」

服務生指著方向告訴他。

胡亮瞧瞧錶，真氣人！才八點一刻。還得想辦法消磨到十點...。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用食指和中指握著鋼筆，很罕見的姿勢，就像那回和富都拿通宵狂歡一樣，他開始用一種像煙斗管彎曲長長的花體，字向左歪斜，寫下：戴維思、戴維思。

服務生一走近，他就把紙撕成碎片，離開餐廳。

他開始在城裡漫步，像個木頭人，看到櫥窗就駐足。

「我不會去傷害任何人...害任何人...」

他自言自語。

藉著重複那個字「任何人」、「任何人」，他想把這樣的肯定語銘刻腦海。

大馬路又開始日日的熙熙攘攘...人潮不斷湧進。他可不能讓人瞧見啊！他鑽入一條陋巷。

他在眼鏡行買了一副墨鏡。

隨即戴上，「不會碰見熟人了！」

走著走著，直到環繞港口的一個小丘陵。他覺得港灣的景致耀眼寬闊，彷彿銀盤，讓他暫時放開一切。

海霧幾乎把排列成行、酷似巨棺的附近船隻淹沒了。一隻小舟——童棺一具——淒涼地晃盪。他想起生病的兒子，不知情況怎樣？唉！這副要命的墨鏡把一切都渲染成淒淒慘慘。

他下了小丘。

公證人事務所終於開了門。一位沉穩的高個兒，像似掘墓人，正整理著一疊疊厚厚的檔卷，並放進各自的壁龕。

「公證人在嗎？」

這個人冷冷地瞧著他。

「只是一張簡單的還債文書，」胡亮有點拘謹地說：「有位先生昨天付了一筆錢給我，我要...。」

「嗯！但總得要點作業時間...」

胡亮手掏皮夾子，取出幾張鈔票。

這個職員放下要拿去擱板的厚冊，殷勤地走近胡亮：

「先生，沒問題，來得及。十二點好嗎？」

「這樣最好，我在趕路。」

然後把鈔票遞過去，胡亮看到此人臉上笑容，精神為之一振：

「您先前在...在...」

他故作尋思公證人事務所的名字。這個書記趕緊助他一臂之力：

「在溫隋達先生事務所。」

「對！對！」

「我也覺得您很面熟，您是...？」

他同時想要找出名字。

「戴維思」胡亮忙說道，幫他憑空弄出個回憶來。

「啊！沒錯...一點沒錯！戴維思先生。」

胡亮簡直要擁抱他了。有這麼個記憶超強的人，大路已走了一半。

如果這位老兄一廂情願地把他當成老戴，幹嘛要續演清償書戲碼？弄份授權書不更直截了當？

「十點一刻了！我以為今天趕不回聖地牙哥了，清償書不急。我倒需要給巴胡亮授權書...，中午前我能不能拿到？」

「當然可以！」

他交給胡亮一份已打好的草稿。

「維思兄！呆會兒見！」

胡亮樂得快瘋了。什麼痛苦煩惱，忐忑不安，緊張一場，不過是瞎緊張！

終於撥雲見日，港灣彷彿一片遼闊綠色草原向前延伸。那些笨重慵懶的老船隻似乎在咀嚼著陳年往事。一群白紅藍黃、五彩繽紛小舟，像蝴蝶般圍繞著這些大船蕩漾。

兒子可以去鄉下了，恢復胖胖紅潤模樣...。太太可以稍事休息，重拾昔日幽默，快樂過活。

一想到妻兒，胡亮頓時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幾乎是個英雄。

爲讓他們脫離苦海，即使赴湯蹈火，他也甘願。

十一點半，他人已在公證人事務所。

「戴先生！授權書已經好了，只差還沒簽名。」

胡亮拿出鋼筆，毫不遲疑地簽下戴維思並畫押。

兩個事務所職員做見證人。

「謝謝！請幫我介紹介紹公證人。」

他們進到一間簡樸小室。

在堆滿文件的桌子後頭，一個瘦巴巴、鼠相小老頭，眼鏡不偏不倚地掛在鼻尖。

他伸手握胡亮時，彷彿在對待老朋友。

他含含糊糊地唸授權書。

「很好...很好。」

一對近視小眼睛盯著胡亮。

「拉薛雷納<sup>36</sup>戴家親戚嗎？很好！...很好！」

鼻子幾乎碰觸授權書，他簽了字。

「戳子，戳子擺哪兒？」

他蓋上圖戳，用顫抖的手拿起吸墨粉罐，然後小心翼翼地吹著。

「規費已經付了嗎？很好...很好...都弄好了，再見。」

「得救了！」終於過關了<sup>37</sup>，他可以回到從前那個胡亮了。胡亮以爲自己看見受騙的老戴在對岸，瘦瘦高高，頭髮紅蘿蔔色，牙齒咬了根舊煙斗，兩手交叉背後，情緒惡劣地走來走去。

可憐的老戴！這下失了準頭了！「別我銀」的錢從他手上飛走：巴胡亮用這紙已簽名授權書就可把錢領走，真夠諷刺的啊！戴維思的親筆簽名。

胡亮臉露微笑，帶著勝利的驕傲。

他突然想起那副墨鏡，當即拿起往地上摔得粉碎。

他回過頭緊張地東張西望。

好像聽到老戴的聲音，雙手在又長又黃的牙齒前捲成喇叭狀，遠遠地對他吼著：

「巴先生，您很差勁，這副眼鏡再怎麼說也是我的。」

他搭火車回到聖地牙哥後，就逕奔證券交易所。

他要把這一切做個了斷：出示授權書，拿到支票。他確信只有這樣，他才會心安。

「巴先生啊，現在您要去騙經紀人了。」

老戴的聲音掩住了他的良心。

笨英國佬！你心裡竟然想我會對經紀人說：我去樂土市弄到授權書？

這聲音一直很沉著，也一直鑽進他的腦海。

「巴先生，一謊再謊；這是不對的。」

<sup>36</sup> 拉薛雷納 La Serena，智利 Coquimbo 省會，人口 12 萬，出口港，除產銀銅外，當地造船、鑄鐵、觀光（溫泉）業亦頗發達，距智京 480 公里。

<sup>37</sup> 原文 pasar la Rubicón，渡過了盧必孔河，此小河在義大利中部，西元前 49 年凱撒未經元老院同意，率軍渡河與龐貝決戰。本言惟有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但此處指難關已過。

他媽的！難不成還有別的辦法可拿回錢，一分一毛都是自己的錢？或者傻傻地讓它泡湯？今後不再說謊了！

對太太則要實話實說：老戴害他跑了趟樂土市，事實不就這樣？也虧此行，他有了這筆急需款。和戴維思做了一筆生意——這可不是騙人的話——讓他擁有這筆小財...。對太太可是個天大的好消息。

想這想那，腦筋昏昏沉沉的，他到了顧迪雷的公司。

「胡亮兄，您終於來了！漲了兩點！您和戴先生談過了嗎？」

胡亮二話不說，拿出授權書。

經紀人瞄了一下。

「好極了！您說是不是？有這張紙手續完備。」

顧迪雷馬上對職員說：

「把這份文件存檔，然後開張三萬元支票給巴先生。」

胡亮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不敢吭氣。這傢伙不曉得要把這份假文件保存到何年何月，一想到他就心驚肉跳！

「戴先生好吧？戴先生有沒有什麼交代？」

「沒有...沒有...，賣光！」胡亮在絕望的衝動下脫口而出。

顧迪雷瞧著他，滿臉驚訝。

「這檔股他不看好？」

毫無疑問地，經紀人想起自己手頭上的股票，而且僅僅前一天，他才跟朋友某太太說「多買幾千股別我銀」。可憐的顧迪雷馬上追問：

「胡亮兄！真的？他對你這麼說？要拋清所有股票？」

「沒錯，全部賣掉，儘快。」

「但這樣會大跌啊！」

「不要緊。」

經紀人隨即眼睛一亮。

「啊！我懂了。這是戴先生炒作的妙招。」胡亮這個人嘴巴還真緊呢！

他簽了支票，交給胡亮時，親切地拍拍胡亮肩膀，說：

「您跟戴先生通電話時，請跟他說一聲，別只顧自己啊，有內幕時，別忘了可憐的朋友！」

「沒問題！」

顧迪雷話不離老戴，讓他有些煩。

他叫了車。

「到格拉哈雷街！」

現在支票在手，他家寒酸門面看起來也亮麗多了。

幼兒跑出迎接他。

「爸爸！爸爸！格我帶漫畫沒？」<sup>38</sup>

胡亮把兒子抱在懷裡。明天他會帶書、玩具和一些很漂亮的漫畫...給兒子。

<sup>38</sup> 原文¿Me trajo un mono?：小兒說話不清，trajo 少了 r，故將「給」譯成「格」。

他很心疼地摸摸兒子瘦弱的小腿…。

「胡亮！」

他老婆從樓上急奔下來接他，一邊擁抱著他，一邊瞧著兒子：

「你覺得他可好些？」

「好多了，」胡亮說：「現在可到鄉下去了。」

「真的？太好了！」

「而妳？一切都好吧？」

「還好！」

她表情突然一變，眸瞳閃過一絲嫉妒。

「在樂土市一定通宵了？」

「什麼話！妳曉得我可是去處理生意啊！」

「當然…戴先生！」

「妳不相信他？」

「不是我信不信，而是我很煩。你老是不在我身邊，老是這個應酬那個應酬的…」

「妳這麼說不公平，這樁生意…」

「這錢他給的？我好高興啊！」

胡亮把小孩放在地板上，驕傲地給出示支票。

「妳看！三萬披索呢！」

「好極了！要買間小屋子了！你說，要是我們有間別緻的瑞士小木屋，餐廳安上木頭壁板，吃飯用彩陶大釉盤，然後請戴先生來晚餐…你覺得怎樣？」

「他不會來，他很靦腆。」

「這，為什麼？靦腆？你這麼想？喝了威士忌又香檳，和你通宵達旦，他一點也不孤僻…。你一定要請他來，我很好奇，想看看這個人。」

「唉，這完全沒用的。他不會來的。」

「那麼他瞧不起我們？」

胡亮作出疲憊樣，走進書房，藉口要整理一些文件。

這他媽的老戴，這個下午被他折騰得半死！有什麼辦法可把事情坦誠說開，告訴太太戴維思這傢伙純屬虛構。現在就說！良辰不在！太太已經不會信他了。當然！誰叫自己天天跟她談老戴；而且真話，實話一句也說不得：他偽造文書，他擅自替老戴…。

羞於啓齒的秘密環環相扣，每分每秒巴胡亮都以爲自己看見了英國佬輪廓分明、性好指控的身影：

「喔！巴先生，老兄自稱是我合夥人，理應感激我，但你假我的簽名，摔破我的眼鏡，不妥當吧！」

## 11

煤屑味，人來人去。

「抱歉！」



碰撞的行李，費勁要擠上車的紅帽子<sup>39</sup>。

「快！快！可以放得進！架上還有個空。放上去！」

窗口臉色略顯蒼白的兒子抱著一包餅乾，蕾歐諾儘量靠近玻璃，給胡亮最後的叮嚀。

「別把我忘了，聽好！五斗櫃上的鐘要送修，路易莎來的時候，告訴她星期六一定要把衣服床單送洗。要寫信給我...，要常常寫。尤其，乖乖在家！別和戴先生鬼混，看著我！做得到吧？」

突然一聲尖銳汽笛鳴響，孩童亂搖的小手，像要振翼而飛小鳥。還有手帕，一直揮到火車消逝在塵土飛揚的沉悶氛圍中。

胡亮回到辦公室。

在關閉的門口踱來踱去，寬鬆的帽子戴到眼睛前，雙手放背後，牙齒上咬著達爾嘉<sup>40</sup>廉價菸產製的香煙，富都拿等著他。

胡亮握著老富伸出來、粗糙但充滿誠意的手，然後打開門，進入辦公室。

從那個慘兮兮的晚上後，彼此就沒再見過面。

富都拿自己在沙發上找地方坐，兩腿敞開好騰出空間給他的便便大腹，腹部上頭橫掛著一條粗錶鏈，像粗繩般海藻的鏈上懸著超大的相片小盒、珊瑚小角狀物、三葉草和數目字 13。他雙手扣緊膝蓋，嘆了口氣：

「胡亮兄啊！您的合夥人真把我給搞慘了！」

胡亮坐立不安：

「發生了什麼？」

「你想我會發生什麼事？都怪你的合夥人啦！老谷拿掉了我五千股。」

「有什麼我可效勞的？」

這時電話鈴響起。

「對不起...，喂！哪一位？」

「不認得我了？」

阿霓達的聲音。

「真高興妳來電話！」

「真的？我以為你把這個可憐朋友忘得一乾二淨了。失蹤九天，連路逸士和葛璐西，或任誰也沒半點你行蹤的訊息。我連訃聞欄都翻了。我覺得好淒慘...。」

「這樣不好！」

「你別笑！我沒騙你，我還哭了呢！很笨？是不是？我有點神經質。也許是天氣...。我好孤獨、好無聊啊！有時我也怕自己情感太豐富了。要是每天下午都可以同你多聊聊...。」

胡亮跟她解釋自己出差，去了趙樂土市，然後老婆到鄉下去，一串理不完的雜事和生意。

「你說生意？什麼事比這更好玩！這合登寶的口胃。順便同你說一下，登寶要我約你晚上吃飯。你能來嗎？你現在孤家寡人，我真盼你天天來家裡。那就晚上見了！」

<sup>39</sup> 紅帽子，指車站搬運行李腳伕，昔日頭戴紅帽。

<sup>40</sup> 達爾嘉 Talca，智利 Maule 省會，人口 17 萬，工業中心，有水力發電廠，距智京 260 公里。

她掛了電話。

電話又響了起來。

「我跟你提的小說，動筆了沒？要開始寫啦！再見！」

富都拿像青蛙癱在沙發上，目光邪邪地瞧著胡亮。

「是個小妞兒吧？老巴啊！好運擋不住！連找合夥人都行！昨天我從證交所那兒知道，戴先生賺翻了，你老兄當然也分到不少好處...。這才真的是合夥啊！而我呢？谷先生愈來愈貪，愈難搞！所以我來請教老兄。」

「老富啊！我又能幫你什麼？」

「至少你可問問戴先生...。你可是他朋友，可以跟他說說，他那封信害我股權被老谷減了；現在老谷說爲了補償我，要撥土地給我，增加我的資產。我實在搞不懂！」

「他有土地和你的毗連在一起嗎？」

「沒有啊！」

「那麼他新購土地送你嗎？」

「也沒有。他說他請教過律師，依法令規定我會財產擴增。」

富都拿於是取出一張皺得不能再皺的紙，攤在他眼前。這是張河域和「小梨田莊」略圖，老富投資在「財寶金礦公司」的資產。一道黑黑的粗線彷彿浮動的碼頭向前延伸，另有一條分界線指出把河床計入的可能增產。

「胡兄！你看！公司蓋了這座防波堤，」他指著黑的粗線給胡亮看，「河水衝到這兒被擋下了，轉個方向，連同沙和淤泥，就生出土地來了。老谷還同我保證，誰也不能說我什麼，因爲這種方式取得完全合法，這叫做叫做...，叫做什麼來著？」

「添附？」胡亮說。

「正是！」

胡亮不由得笑了起來。真過分！把這個可憐人拖下水，用「小梨田莊」的半數財產，投資金礦公司，然後從他身上拿走五千股，補償給他的卻是位於河床下——至少現在是這樣——的假設性財產。富都拿將如法律所言，因「添附」或「新生」而取得地產！谷登寶這人真沒良心！

「胡兄，這樁生意你覺得怎樣？」

巴胡亮聳聳肩。

「幹嘛問我呢？這不關我的事。你老兄是我朋友，老谷也是，你們的生意我真的不想插手。」

一想到阿寬達，他從前評頭論足的自由全沒了。他看得一清二楚，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會從富都拿嘴巴傳到老谷耳朵。這世界上可沒什麼讓他想淌這趟混水，何況這得一輩子失掉阿寬達！

「胡兄啊！只不過勞你駕問問戴先生的意見...。」

「他根本不懂法律。」

「沒關係，他懂得做生意啊...。」

「戴先生人不在這兒。」

「我曉得他在樂土市，顧迪雷的記帳員昨天跟我講了。我的事老兄可打電話問問他。」

「沒用啦！戴先生又不知道來龍去脈。」

老富苦苦哀求：「就麻煩老兄把一切都跟他說清楚，我急著想聽聽戴先生的意見。」

胡亮感到一種難以描述的懊惱，戴先生的意見...！每個人關心的只是戴先生的意見。而他的，左邊一個零，分文不值。

「好！我跟他講。」爲了中止爭辯，胡亮這麼說：「但我可得先跟你說，我是白費時間。這類生意戴先生一竅不通，房地產和法律事務，我可比他懂。基本上，他怕煩，這些事一向都問我...。」

「沒關係，胡兄！問題是這樣我就知道你合夥人的看法。」

「好！好！沒問題。」

「多謝了！」

老富雙手緊緊握住胡亮的手，滿懷感激。

「回頭見！大恩難報啊！」

胡亮勃然大怒。

## 12

這天胡亮沒去證券交易所。

整整一個月了，他半步也沒踏入辦公室。

處理完事情，他就直驅谷登寶家。

賓客都還沒來。

阿寬達獨坐在光線昏暗客廳中，上半身前傾，眼睛死盯著火爐。

火光飛迸，彷彿在她眸瞳中跳躍，就像群小鬼在岩洞盡頭玩起手拉圈遊戲。

她伸手給胡亮，神情疲憊，手指旁邊要他坐。

胡亮相信自己看到她眼中淚痕。

「什麼事這樣傷心？」

胡亮的問話讓她神情激動。

是啊？我確實是哭過！但我的苦，你關心過嗎？不告而別，回來後又風光滿面，要不是自己打電話給他，要他來...。那就「再見了」。彷彿不曾見過她似的。她並非用抱怨的口吻跟他說。哼！天下男人不都一樣？雖然如此，還是比女人好。女人壞不說，醋勁又大！

胡亮感動地瞧著她，不知該說些什麼。

她沉默不語，從胸前領口隱約可見到她小小圓圓的乳房。兩手撐在膝蓋上，擺出人面怪獸姿態，敏捷苗條的身軀像作勢欲撲的金錢豹縮成一團，她的眼睛似乎沉浸在遙遠的夢境中。

「妳在想什麼？」

她做個無聊透頂的姿勢。

「唉！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稍後，一瞧胡亮望她的悲傷眼神，充滿焦慮。她垂下眼瞼，頸部後仰，喃喃自語：

「我很苦...很苦！」

於是嚎啕大哭起來。

胡亮拿起她一隻手，顫抖地緊握在自己手裡。

「阿霓達！拜託，別哭得這樣...。」

她卻繼續重複說「我很苦啊...，很苦，」像那些被慣壞的小孩有人撫慰時，哭得更淒慘。

阿霓達彷彿就要暈到在他膝蓋邊，於是胡亮吻著她冰冷小手。這是他處於同樣情境下，吻過的第四個女人的手。荒唐！怪誕！他有些內疚。

自己的行徑有點像海盜，利用狂風暴雨把船難人家失去的財物據為己有。暴風雨？真有點夏日雷雨颶風的味道！

她這身露胸的鬼衣服像難以抗拒的海灘，讓人不時在痛苦的搖晃和白浪滔滔中掙扎...。

突然，阿霓達抽回手。

「登寶回來了！」

從客廳當真傳來一些人聲。

她衝到鏡子前，開了一盞小燈，開始補妝。

胡亮仍呆坐沙發，動也不動，彷彿過了一個世紀。然而，他卻盼望此時此刻能延伸得更久更長。門慢慢地開了...。

「夫人啊！幸會！幸會！」

「鬆了一口氣！」不是谷登寶，而是老法官，後頭緊跟著另位黑黑的、矮胖、粗俗得像個陶胚的男子。

「抱歉，奚先生...，但我不好打斷這事兒...，一根睫毛...，不瞞你說我正哭著呢...，爲了點俗事，...」

她一邊緊張兮兮地說著，一邊用手帕角掩飾著精巧的眼科手術。

隨即注意到陪同來的人：

「上校，您好...，這位是巴胡亮先生。」

胡亮站起身來，好像被人突然叫醒，迎著奚普利禮數周到的問候，和他軍人朋友用力的握手。

「夫人，」法官說，「請原諒我多嘴，管到像眼睛這樣私密的事；但一位美麗女性的眼睛...」

他滔滔不絕，論述眼睛應當做的療法，容他多言，他稱這爲「眸瞳小事故」。

「夫人，硼酸水用不得；媽媽和祖母秘方：茶最好！」

「胡扯！」賈朗沙上校咕囁地說，「眼睛用肘揉，勾得著嗎？女人掉幾滴眼淚更美！」

「拜託！拜託！別再忙我的眼睛了！」

這時谷登寶剛好進門。

他馬馬虎虎地跟上校和奚普利打了招呼，就興致勃勃地衝到胡亮面前，彷彿給他帶來天大的訊息。

「老兄啊，我跟你說錯不了！別我銀掉到谷底！」

「什麼？」胡亮呆若木雞。

「原本要發生的，今天跌了五點。不用一個月，你等著瞧，只值十分錢。」

胡亮整個人靠在椅背上，免得自己昏過去。他的股票拋出了沒？後果會如何？自己卻整日流連於愛情遊戲？他心裡盤算一下這一跌對他的影響。二萬披索跑不了。幸好他還剩個八萬呢！

八萬...，如果顧迪雷全賣了的話。如果沒有呢...。

如果沒賣...，他就全盤輸掉。而顧迪雷可安穩得很，既不捎個信來，也無半通電話...。這傢伙真爛！

谷登寶一雙老狐狸眼不時端詳著胡亮。

「你老兄沒這家股票吧？」他說，「至於戴先生嘛...。」

胡亮硬把自己激動的情緒壓下去。

「怪了，你從哪兒得知戴先生有這檔股？」

谷登寶二話不說，心照不宣地拍拍他的背。擠眉弄眼，一副詭異表情，接著說：

「薑是老的辣，要不要聽朋友勸？別東掩西遮的！詩人、多愁善感的人毫無疑問懂得傳達感情，但...不會掩蓋。把這種事兒交給戴先生這種生意人吧...」

胡亮真想勒死這傢伙。這個笨蛋竟然也相信有老戴其人。他可還自以為眼光銳利呢！也不過十分鐘前，在這間廳堂，在這張沙發，他太太就把他騙得死死的。

「詩人啊！」谷登寶繼續說：「要會理財的話，或許管用、很管用...。」

阿寬達走過來。

「可以上桌了。」

她躲開胡亮的目光，說話聲音有點抖。

這頓飯吃得索然無味。

奚普利劈頭就說，這些日子來法院的事頗多窒礙，他發現自己有點難以適應。

阿寬達仍然沉默，胡亮坐在谷登寶對面，感受到他虎視眈眈，自己又無法從腦海中把「別我銀」股票拋開。

只有賈上校一人仍然喋喋不休：

「這個國家缺的就是執行力。」

「政府強勢。」奚普利附和。

「必要時，獨裁也行。要教訓教訓這些傢伙。國會成天吵吵鬧鬧，不審法案；議員以為自己大權在握，可隨興開炮抹黑，部會也未贏得大家尊重。人人都沒榮譽感。那天部長個個頭腦都清醒了，對愛亂放炮議員，他當天下午就接見決鬥見證人，這樣凡事就會上軌道了。國會要立法，不是整天噴口水。爭論不休的議員...，找他決鬥，賞他顆子彈。不願應戰的，再給他一顆，讓他學會做個男子漢。部長要不派見證人？那麼，就另給幾顆子彈。」

「好可怕啊！彈藥全要被你用光了。」阿寬達說。

「彈藥很貴啊...」谷登寶冷眼旁觀說。

「議員或部長再怎麼也比子彈貴啊！他們胡作非爲，弄得國家向下沉淪，活力逐漸喪失。工業界抱怨勞力不足，移民也不來，出生率停滯不進。必須大刀闊斧，把這些雜碎徹底剷除。」

「您覺得這樣子人口就增加了？」

「夫人，這些傢伙裝糊塗，不願從另一角度看事情...」

奚普利趨前施加援手：

「這只是上校的一種說法。他暗示的是某些變革，當然是符合憲法條文，跟著政府的方向...」

「不對，我的意思是，不要臉的滿街跑，從閣下的法院同僚算起，他們捲入憲法和各種法律詭計。要不把這些人渣統統槍斃掉，經濟繁榮不了，民生必需品也降不了價，小麥、牛肉、麵包會繼續飄到雲霄。」

「市場有供需法則啊！」

「老兄啊，那就廢掉！」

賈朗沙上校很容易暴跳如雷。

他最後砲打憲政架構下三大權力的結果是，把週遭弄得鴉雀無聲，尷尬不已。

奚普利臉色從來沒這樣蒼白過，像死屍般，嘴裡含著根蜷曲髮尖；谷登寶則連大氣也不敢出，不停地轉著錶帶，一圈又一圈。

「天使正路過嗎？...」阿霓達說。

「那來的天使，連個小鬼也沒！<sup>41</sup>當前問題是...真話沒人聽！」賈朗沙咕噥著。

又是一陣沉默。

阿霓達故意把餐巾掉在地上，順利地落在胡亮這邊。兩人同時彎腰去撿。彼此的手很容易就碰在一塊。但是也許太多獵人了，檢手帕就變得複雜，反而耗了點時間。

賈朗沙上校一時還找不出比府會懦弱更好的議題，他眼露兇光瞧著奚普利，同時強調自己的話。

後者利用空檔插話：「絕無冒犯他人之意，權力若要受到尊重，就應當以法律爲基礎。」

上校突然大笑，極盡嘲弄，把氣氛弄得更僵更冷。

尋手帕遊戲後，阿霓達就僵在位子上，擺出一副十足的女主人架勢。胡亮依舊沉默不語，茫然眼神沿著暗黑木桌逡巡，桌上笨重的枝形銀燭臺傳達出殯葬般的景象。

這不像似在守靈！這些身穿黑色禮服的傢伙彷彿在出席「別我銀」股票的告別式。

胡亮四處找不到顧迪雷後，很晚才回到家。

道別時連阿霓達盡是承諾的微笑，也抹不去他腦中大難即將臨頭。阿霓達的眼神雖透露出未來幸福無比的日子，但終於抹滅，讓位給谷登寶詢疑、預測股票下跌的目光。

真丟臉！阿霓達的眸瞳竟然不敵老谷的...。

<sup>41</sup> 一群人突然都不講話時，常說天使正路過；¡Qué ángel ni qué niño muerto! [表懷疑或拒斥]指人胡謔，直斥「有什麼天使死小孩」，參見 Fernando Varela, *Diccionario fraseológico*。

他眼前浮起這個噁心的肥仔進入太太化妝室，一面拿下假衣領，一面心不在焉地問道：

「妳注意到胡亮沒？他心事重重。」

「真的？」

阿霓達眼睛凝視著地毯上的圖案，佯裝漠不關心。

「哼！他當然憂心忡忡啦！」谷登寶準這麼說。「這個倒楣鬼一定在玩股票！」

「你怎會這樣想！」

「等著瞧！不錯，他沒買；胡亮窮得連葬身之地也沒；但他合夥人...。」

「啊？戴維思先生？」

胡亮敢打包票，夫妻倆談話三句不離老戴。這傢伙竟然是大家閒聊的對象呢！

「這傢伙老跟我過不去...」

「誰跟你過不去？胡亮？不會吧？」

「不是他，是戴維思；金礦公司這件事他大可幫幫我的，不但不幫，還寄了封蠢信給我，勸這勸那的。傲慢得緊；總之，風水輪流轉...。這下子我從胡亮身上看出他『陷在』別我銀股票這趟大災大難了。」

「胡亮跟你說了？」

「當然不是明說！但從他神情、他坐立不安...」

「他不懂得掩飾，是吧？」

「可憐的傢伙！真不懂戴維思經驗這麼老到的人怎會找胡亮合夥？顯然老戴也曝露他的天真...。明天我就跟烏利歐說把『別我銀』大約拋它個一萬股。」

胡亮一想到此情此景，不由得臉色蒼白，拳頭握到出血。他肯定，他百分百肯定這幕場景正在照本演出，一字一句地，在老谷家上演。或許阿霓達還有點心要擋它上演...。但爲了要置身事外，擋的勁道不但弱了，還顯現出過分的關心。

也許她會喃喃自語：

「這一拋售不會傷到胡亮吧？」

「傷到胡亮？可能會有點吧？幹掉他，不是我掌控得了的。我已經告訴他多少回了，這些股票分文不值。」

「胡亮是我們的好朋友啊...！」

「但戴維思可不是啊，這下可重重打老戴一拳。」

「登寶，你別再炒股票了！」

胡亮緊張地繞著書桌打轉，阿霓達這時一定癱軟在谷登寶鬆弛肥軀上，他相信自己都聽到了她的哀求。可憐的小霓啊！爲了護著他，她或許把女人的看家本領都使出來了。也許這時她正走向谷胖子，施展出受盡寵幸貓咪的媚態，抱緊老谷，噁心透頂！也許還送上熱吻呢...。

一想到類似這樣的場景，胡亮就覺得胃像電梯翻騰到脖子上了。

他媽的！寧可失去一切，也不要小霓這樣低聲下氣。

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走近窗口，敞開窗戶。

沒半點輕風吹過，一輪滿月光從光禿禿的枝桠間隙映射進來。

他略為平靜。

真荒唐！為什麼小霓和老谷之間非發生這些不可？類似電影情節從哪兒找來的？

說不定谷登寶乖乖睡覺去，才最符合情節？

他馬上又醋勁大發，難以駕馭。吃醋了？這樣的吃味太荒謬了吧...？

他聽路逸士說過幾百遍：一種「對人家丈夫不吃醋」的默契。

活見鬼了！真糟，這種方法他實在用不上。

他像個小孩想盡辦法要自己心平氣和，要自己確信「小霓在他離去後，就對肥仔說她偏頭痛<sup>42</sup>，然後像個修女睡覺去。」

胡亮上樓進到臥室時，他已經把一切釐清了。

家裡空無一人，他開客廳的燈時，卻撞上椅子，雙手按住軟軟之物，這東西竟然一躍而起，還喵喵叫呢。

「見鬼了！是貓啊...。」

這隻貓竟然毛髮豎立，翹起尾巴，彷彿黑暗中見到鬼。

胡亮摸索，在家具中跌跌撞撞走著，終於讓他找到扶梯上樓。他覺得好似有人跟蹤他...。

「難道是戴先生？...」

老天啊！為什麼戴維思的名字，老是突然冒上來？

他打開燈，心頭像遭追捕的兔子怦怦跳動，鑽進床，把被單蓋住眼睛。

上午八時胡亮人已經在顧迪雷家了。

白跑一趟了。管理員說「顧先生前一天晚上就去了羅先生在巴朗嘉<sup>43</sup>的別墅。」

「哪位羅先生？」

「羅威利先生，年輕的，老家樂土市那位。」

胡亮只有咬緊嘴巴才不會辱罵出聲。那麼自己整夜沒闔過眼，在床上翻來覆去，瀕臨破產？這個痞子卻興高采烈地和天下第一好事之徒，逍遙作樂去，打高爾夫球，開車兜風！

於是他上證交所，在這棟僵直肅穆，類似陵寢的建築物周遭來去徘徊；精確地說：一座虛幻墓園。

再一刻鐘就開盤了，他站在顧迪雷辦公室門前，這時羅威利的車子轟然一聲停下。一輛荒謬可笑跑車，從輪胎到車蓋都沾滿泥巴，像剛從洞穴抓出的螃蟹。

胡亮衝向車門。

「你全都拋了？」

顧迪雷用眼睛示意，羅威利在旁邊聽著。他手伸出車外，緊張地握緊手指又張開，持續做了三次。

---

<sup>42</sup> 偏頭痛：女性常以頭痛為藉口，婉拒男人求歡。

<sup>43</sup> 巴朗嘉 Barrancas，智利第五行政區 San Antonio（距智京 108 公里）市區部分，1891.12.22 建城，1910 年建港



「什麼？十五？」巴胡亮驚駭大叫。

顧迪雷這個經紀人一躍下車，一把把他拖到辦公室門口，神秘兮兮地對他說：

「沒錯，十五。十五千。平均十七塊披索<sup>44</sup>。無法再多拋了。跌得很慘...。現在只剩十四點五。」

胡亮心裡盤算一下，即使把剩下的股票用這個價拋售，他仍有賺頭。

「那麼我還剩四千五百股？」

「差不多...。」

「為什麼不全賣了？」

「有行無市啊！這檔股只有烏利歐還在挺。」

「烏利歐？谷登寶經紀人？」

「你覺得不對徑？」

「照說應該要烏利歐拋出才對啊...！」

「他當然是賣家：正因這樣他設法挺住股價，以低兩點的價格要認購一萬股。」

「幹嘛不賣給他？」

「他要一萬股整數，這樣我們就持股不足，戴先生只有五万股，而...市場又玩笑不得...。」

「如果他再認購，就賣給他。」

顧迪雷不勝驚駭地瞧著他。

「空頭很危險啊！這檔股已到頂，下跌機會不多了。」

「不要緊。」

「總之，我看最好請示一下戴先生。」

「我有他的授權，」胡亮講話時語調有點抖，一想起這份像幼蟲嵌入他意識的假文件，他就厭惡不已。

「我知道你有授權書...。但無論如何，至少知會他一聲，也沒什麼不妥吧？你可就在這兒打電話。」

「幹嘛呢？一切後果我負責。」

「那當然，胡亮兄！但你跟他講個話，不過舉手之勞？就當我個人求你好了，因為這件事可能造成巨額虧損...，如果那樣戴先生也許不會怪罪你...，但我...對像戴先生這樣的顧客！」

胡亮感到羞憤無比，在這個經紀人眼中，他一文不值！顧迪雷重視的只是戴維思，只有老戴。荒謬透頂！

他掏出懷錶。

「還來得及，就跟他通個話吧！」顧迪雷堅持地說。

實際上還有幾分鐘。

「我從辦公室打給他。」胡亮頑固地說。

<sup>44</sup> 原文 quince 十五，quince mil 一萬五。胡亮先問「quince 十五[披索]？」，後頭顧狄雷答說：「沒錯，十五、十五千[股]（即一萬五千股），平均十七披索。」此處作者借用股價與拋出股票量，十五、十五千之間的「千」字未說出可能引起的數差，造成胡亮驚駭原因。但因中文不說「十五千」，譯出效果較難顯現。

顧迪雷瞄了一眼身穿運動衫站在兩步之遙的羅威利。

「也好，這樣謹慎些。」

他快速地走進辦公室。

胡亮呆站了一會兒。真丟臉！他還得忍受請示老戴的屈辱。

他離去時心裡存著走兩條街，然後回頭來告知顧迪雷：「已經和戴維思說了，他說拋一萬股。」

他沒走幾步路，就看見羅威利來到身旁。

「巴先生，恕我唐突，但...我想像你我這種身分的人，介紹就不需要了...。」

他別無選擇，只好向羅威利打個招呼。

「巴先生，我敢打賭您一定認得我舅舅阿馬薩，他曾經創辦過石油公司...。」

「抱歉，無此榮幸。」

「沒關係：他在阿立嘉<sup>45</sup>時跟戴先生很熟...。」

胡亮的眼睛說多大就有多大。

「什麼？」

「是啊！他認得戴先生。當然，那個時候他還沒現在這麼發！就如同他所說，相識於初來移民時。」

「不可能！」

「喔！胡亮兄！戴先生也許從沒對您談過當年的事。人爬上高位時...。」

胡亮絕望透了。時光飛逝，這穿著牧草色全套西裝、戴玳瑁眼鏡的討厭鬼，黏的功夫不輸帽貝<sup>46</sup>。

「我們改天再談。」他說，「現在我有緊急電話要打。」

「胡亮兄！怎不早說？我們就去莫勒雷辦公室就行了。您不認得他？他是智利公司的律師。」

這個講究穿著窮趕時髦鬼傢伙，有頭有臉的人他都認得。

「我要回自己辦公室。」

「太遠了。您辦公室不是在孤兒街嗎？」<sup>47</sup>

「沒關係。」

「既然這樣，我陪您好了。」

胡亮低下頭，萬念俱灰，像第一次被套上軛的小牛，一邊走路，一邊慘遭這個好管閒事傢伙連環炮審問：

「您也許認得摩爾辣先生？」「噢！不認得。」「那麼電力公司經理呢？」「也不認得？怎麼會呢？」「貝勒達總是您朋友吧？」

像極了船難者在暴風雨中望見蠟燭。胡亮看見靠街角處有個截斷建築物頂端平整動線的黃銅招牌，上頭救星般文字「公共電話公司」。

<sup>45</sup> 阿立嘉 Arica，智利北部 Tarapacá 省港市，鄰太平洋，人口約 17 萬，以工業漁業著稱，玻利維亞首府拉巴斯有火車到此，運銷礦產出海，距智京 2,125 公里

<sup>46</sup> 帽貝黏附於海岸岩石上，亦指糾纏不休傢伙。

<sup>47</sup> 孤兒街 Huérfanos，智京聖地牙哥城中心街名，現已更名大道，和 Paseo Ahumada 同為鬧區行人徒步區，總統府、國會舊廈、國家圖書館、證券交易所和最高法院均在附近。

「我要進去一下子。」他說。

「我等您。」

「我也許要耽擱很久...。」

「沒關係！我這會兒沒什麼事！」

胡亮要求接通樂土市，然後隨便撥個號碼：3420。

「喂！喂！戴先生在嗎？...好...好，我是巴胡亮。是的，非常好。我就這樣跟顧迪雷說。謝謝！」

他深惡痛絕這樣作假，但有什麼辦法應付這傢伙？羅威利就在門後站哨。

他掛斷這通假電話，真的和顧迪雷講話，如釋重負！

「戴先生同意了，快快去辦吧！」

他鐵了心出來，要應付這個監視人可怕的問卷。

羅威利早走了。此時此刻他正關在聯合俱樂部<sup>48</sup>的門房，用本篤會修士<sup>49</sup>的耐心，在電話簿上大肆搜索樂土市號碼 3240 的電話所屬的地址。

他連中飯都沒吃。

直到下午四點才解開謎底。

3420 這號碼，戴維思的地址，不折不扣正是一所女子中學。

這個結果令人抓狂！

### 13

近兩個禮拜前，胡亮懊惱衝動下對經紀人說：「拋掉」，期盼自己和合夥人從此一刀兩斷，因為自己覺得和戴維思已經密不可分。

這種「賣空」新操作法，讓自己跟老戴莫名其妙地綁得更緊。

拋售這些倆人手上一張也沒的股票，既不符客觀現實，也沒人知道股票所在，這是戴維思的一貫手法。虛無縹緲的合夥人拋售同樣空幻的股票。

這種荒謬悖理的事實讓胡亮不寒而慄。

虛無的合夥人！縹緲的股票...！開始在空幻荒謬的境地移動...，戴維思削瘦的手臂彷彿從玄奧、從陰影、從虛無的秘境中冒出，把胡亮擠壓得扁扁的：

「巴先生，我是你合夥人，你為什麼討厭我？我讓你大賺特賺...。你卻以我為恥？」

胡亮不知不覺中逐漸對合夥人心生厭惡，實在找不出嚴正理由。

必須承認，這樣並不公平。不是他？那誰是罪魁禍首搞來這個老戴？說真的，是他創造出來的...。戴維思的精神之父非他莫屬。兒子既已從商，且賺大錢，卻逼他隱瞞身分；更有甚者，要他埋名隱姓。顯然，因為胡亮如果坦白說出戴維思根本無其人，他生命中的樓閣就會在魔法施展下，瞬間消失；而且也沒律典逼做父親的要大義滅親，說出真相。

<sup>48</sup> 聯合俱樂部 Club de la Unión，智京名流俱樂部，1864 年創立，後遭大火燒毀，1925 重建啟用，1981 列為古蹟。建築屬 20 世紀初法國風格。

<sup>49</sup> 本篤會修士以沈思默禱、艱苦勞動、耐性見長。

那麼爲什麼當面認他，會這樣的厭惡和驚恐？自己的作爲很像無骨肉親情的人排拒子嗣...。如果換個角度處理，認了戴維思，如果把他這層神秘的面紗揭開，簡簡單單把他的存在當成事實，談到他就像談谷登寶談顧狄雷談阿霓達那樣心平氣和，那一切不就風平浪靜？

當然，是該改變作法了。再說，戴維思也不是不肖子，商場上驚人的好運仍然連連。最近幾回炒作把財產翻了一倍。

除外，胡亮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和他的「合夥人」對談如流了。

就這午後富都拿來到他辦公室，眼圈發黑，一臉苦惱。

「胡亮兄！你看竟然這樣。谷登寶先生幾天前讓給我五千股「別我銀」，他跟我說你的合夥人也大炒這檔股，這樁交易我閉著眼聽他的。這兩天我卻連襯衫都輸掉...。胡亮兄！我怎麼辦？」

可憐的富都拿！跟往常一樣，谷登寶拿他墊背。老谷真可怕！居然淹死合夥人，自己脫身。戴維思的炒作，瓦礫偏偏就打在富都拿無辜的頭上。怎麼救他？

「胡亮兄！我跟你保證絕對保密。我很清楚你是戴先生合夥人，什麼也不能跟我說；但可以把我的個案報告戴先生...。他很有錢，五千股對他的資產算什麼...？何況他心地善良，幫我不成問題。」

胡亮頗爲感動。

「不用請示，這種事兒我有他授權。但這點你要答應我，一個字也不能對外說，懂吧？...，我跟你說實話：戴先生已經賣掉所有的別我銀股。」

富都拿擁抱胡亮。

「胡亮兄！多謝多謝！萬分感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麻煩跟戴先生說，我真的不知如何報答他的幫忙。」

隔日，胡亮收到一封來自穆爾千<sup>50</sup>的電報：

「謹贈戴維思先生馬一匹，隨下午四時火車到，煩轉交，並祈接受區區小小謝忱。富都拿。」

老戴的馬，胡亮的難題。怎樣處理？把它放哪？

他了解不能再這樣下去，由於最近幾回炒作，老戴聲名大噪。辦公室天天有人來問戴先生住址，或者要求跟他說話，或者帶給他新買賣的方案。

需要另置辦公室了。分開？不行，絕對不行。除了胡亮，誰有能耐來照管這個辦公室？...。但一間大而寬敞、家具氣派，且符合戴維思先生實際狀況的辦公室...。

而且也有在郵局另置信箱的必要。

他快步走向市中心，吩咐人家找辦公室，申請了 2413 號信箱，並叫人刻個氣派十足的銅招牌：

戴維思和公司  
經紀人

<sup>50</sup> 穆爾千 Mulchén，智利 Biobío 行政區域鎮，位於 Biobío 河旁，人口三萬餘，以農業為主，有麵粉廠。

## 14

胡亮垂頭喪氣，雙手插口袋，眼神呆滯<sup>51</sup>；不停思索，也不時撞到裝飾房間盡頭的掛毯。

他一直在想，愛情真像子彈、砲彈、箭矢和所有差不多可致人死命的發射物，也有它的射程。飛起、騰升、消失在雲端，彷彿要觸及天空...突然撞上譬如長沙發的異物，而重重落地...。峰頂上則常有一間配有長沙發的單身公寓。

胡亮點了一根煙，看了上百次時間：都已經六點半了，阿寬達還沒來！他只好繼續胡思亂想了：

愛情！談的當然不是這種折磨人、險象環生、檻樓、認命像似七九年老兵，拿著兵籍卡，軍服上別著歲月下早失光澤的世俗或宗教飾帶<sup>52</sup>，...。阿寬達的愛情是：

這種輕佻愛情、這種愛情留下的  
僅漸漸遠去的花邊和絲綢之簌簌

難道開始走下坡了？不可能！

他深知愛情有其閃躲不了的軌道，程式比電影中的運行更有規律。

首先，彼此凝視；繼之，互相牽手；然後，黑暗中擁吻...。唉！要不是因為這味恐懼丈夫捉姦、險象環生的醬有點辣，舉世之吻味道應該是大同小異吧！

也許正因為這樣，這些味道特重的香吻，就像餐廳的菜，吃久了就膩...

無論如何軌跡也不會在此中斷，他繼續這些築夢期。

「你知道嗎？昨晚我夢見丈夫去了歐洲，我們兩個人緊緊相擁！...，不過可規規矩矩的！」

然後絕妙期來了，頂峰，峰頂：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啦！只覺得我屬於你、是你的...，丈夫讓我噁心得很...。」

阿寬達曾跟他這麼說過，前一天，才說過這些話；那麼，為什麼她還不來？

胡亮漫不經心地把煙蒂丟進一個古老的中國大花瓶，是阿寬達為「愛巢」添的禮物---在此情境也不全是附庸風雅。他又點了一根煙：

毫無疑問地，阿寬達定發生了事故？也許谷登寶...，也許突然有人來訪...

他趨近寬長沙發，這沙發正以回教徒懶洋洋模樣、平放在房間一角，在一張矮板凳旁，板凳上彼此搭配地擺著一瓶歐玻多葡萄酒<sup>53</sup>、一管水煙筒和一盒大頭針。

水煙筒是藝術和裝飾物，但貌似玻璃花瓶，還配著長長紅紅的凸肚，真夠庸俗了！

像個開膛剖腹的小花瓶，驚懼地引頸，好不瞧自己的腸胃。連末端這根又黑又長的煙嘴兒膠管，也俗氣得讓人受不了。沖洗筒狀若沉思，此即彼也<sup>54</sup>。在阿拉伯水煙筒或

<sup>51</sup> 原文 *mirada perdida en el espacio* 眼神呆滯/迷離，二版時作 *mirada distraída* 眼神茫然。

<sup>52</sup> 1879~1883 智利為爭奪硝石與玻利維亞、秘魯發生「太平洋戰爭」，智利大獲全勝。指當時參戰老兵。1883、1884，智利始分與秘玻簽訂和約。軍服穗帶表明軍階，但此處所言這些老兵身穿便服，但披掛民間或宗教飾帶，或言當年徵召入伍者，因戰事日久，兵疲民乏，衣衫襤褸。此點待考。

<sup>53</sup> 歐玻多 *oporto*，葡萄牙第二大城 *Oporto* 所產葡萄名酒。

<sup>54</sup> 或指剛提及類似花瓶的底座，因做清洗器，所以此即彼也。吸水煙源於古波斯。水煙筒底下有一扁圓形水筒，內盛清水；筒上連長短、粗細不一的兩根硬管。短粗者為煙斗，裝煙絲用；長細且頂端彎

許作來裝飾用：胡亂塗鴉的底部玻璃水槽，同一膠管，則用絲綢串成的蛇形織物妝點：瓷花瓶冒出一條蛇。還可以，但這裡...

當其時又過了好幾分鐘，但阿霓達仍然不見蹤影。

胡亮開始費心地整理靠墊，讓這些東西看起來像似隨意擺放。

玻璃門傳來一些匆促緊張的腳步聲。

「阿霓達！」

她驚慌失措地進門，同時脫掉蓋到眼睛的帽子。

兩人緊擁在一起。

「你來了！發生了什麼事？」

「真氣人<sup>55</sup>！羅威利這蠢蛋在一條橫街發現我後，就開始開車跟蹤。你不曉得他以爲自己是偵探？我不得不繞來繞去，後來鑽進牙醫診所，跟他說我弄錯了時間，但這個人又硬要爲我看診。等我離去時，羅威利還在車上呢。我只好先回家。你瞧！」

她臉上掛著勝利的神情，揚揚手上的小小紙捲。

「什麼東西呢？」

「沒什麼！服裝圖樣...。這小窩得稍稍掩飾一下...。必須裝扮裝扮，我想來想去：爲什麼不開間女裝設計室？這樣會隱密點。」

「什麼？」

「女裝設計室...一間法國女裝設計室...。」

胡亮眉頭緊蹙。

「你知道的，偽裝一下而已嘛！...，你瞧！杜蓓夫人---時裝，你看見了吧？」

在胡亮驚愕的眼前，阿霓達張開幾張從 Chiffons 和 Vogue 雜誌取下的剪紙，還有一張紙，上頭她親自用粗體字寫著：

### 杜蓓夫人

#### 時裝

她像個國中女生跑到窗子前，在玻璃和薄紗窗簾間來回滑動服裝圖樣和廣告招貼。

胡亮仍然雙眼圓睜，驚嚇不已。

「傻瓜！你不覺得這頂妙的嘛？」

隨即吻著胡亮。

中國燈籠、靠墊、水煙筒群起跳著立體派舞蹈<sup>56</sup>。長沙發上整齊擺放所花工夫一下子全泡湯了，胡亮眼裡只有阿霓達的眯眯眼，她半合半開的嘴唇和隨著心跳振盪的鼻翼。

過了數小時，胡亮走時大衣領蓋到嘴巴，兩手放進口袋，他忍不住在綠色簾窗前駐足，窗上映現出店名和一些服裝圖樣。

---

曲者為吸管。吸煙時，煙氣先從水中過，發出陣陣咕嚕咕嚕聲，然後才進入口中。這樣可減輕煙氣對口腔的刺激。一般水煙筒都是銅製的，少數則用錫。富貴人家也有銀製的，並在上頭鍍金，或在煙嘴鑲嵌翡翠、瑪瑙等。

<sup>55</sup> 這段對話簡明扼要，原文—¡Al fin! ¿Qué te ha sucedido? —¿Qué? El estúpido de Willy López...，直譯「終於！你發生了什麼事？」，阿霓達答道：「什麼事？」但這麼說無法顯現情境，故改譯如上。

<sup>56</sup> 20世紀初，鄧肯（1878—1927）反對芭蕾舞的形式主義，倡導自然的舞蹈動作，自由地表現感情，促成舞蹈成為群眾藝術。立體派現代舞強調舞者「姿勢的外部變化」，用立體的東西覆蓋著人體服裝，由舞者去移動這些服裝。

街上朦朧的燈光還可隱約望見廣告上的有稜有角粗體字：杜蓓夫人——時裝。

他整個人像釘在人行道上，呆了幾秒鐘。

這張紙簡簡單單的，卻讓他想起莊嚴有氣派的銅招牌：戴維思和公司——經紀人。這位虛擬的杜蓓夫人難不成是戴維思太太？

他加緊腳步，隱沒在黑暗中。他可以發誓單身公寓的門曾經打開過，有人從遠處叫他：

「喂！喂！巴先生，你憑什麼進出我女友的家？」

## 15

新家好舒適啊！最道地的英國式獨棟小屋，攀緣植物的蔓藤四處爬，敞開的藍色窗露出女僕眼睛純真的訝異。

「戴維思女兒終於露臉了！」胡亮思索著，「遺傳了她父親的眼睛。」

現在一想到時時縈繞腦海的合夥人，他已經不會像先前那樣困擾了，且已慢慢習慣了這個「人」，自己的商場聲譽、個人福祉、尤其是這棟小屋，迥異於過去住的...陰暗、鬱積，種種都得感謝「他」。

陽光普照，花園中更是燦爛。從枝葉間穿透近來的光線在地上描繪出無數像英鎊硬幣的金黃日輪<sup>57</sup>。黃金，許多黃金。彷彿戴維思本人像猴子攀爬枝葉頂端，以丟擲英鎊、更多的英鎊到他合夥人腳底自得其樂。

蕾歐諾坐在椶櫚樹下的柳條椅上，一邊像機械般打毛線，一邊眼睛溫柔地凝視兒子，健壯多了，她想。離她兩步之遙，正玩著他最心愛的玩具象。

一匹象...，戴先生送給他的，因為戴先生現在也致贈其他禮物。

英國佬的怪癖讓他迄今未曾踏入自己合夥人的家。下半截牆飾以木頭壁板的餐廳和上釉的彩繪餐盤，和蕾歐諾一樣滿懷好奇，期盼又期盼；但每回的邀請，都只接到很親切的回卡，成千藉口和一大把白色康乃馨，讓蕾歐諾歡喜雀躍的康乃馨！

她自己終於也感到戴先生的友善了。

「戴先生似乎對花情有獨鍾，挑選時還頗有藝術品味！」她有時會跟胡亮說。

而胡亮跟路逸士一塊鬼混到天快亮才返家時，都要怪「這瘋戴通宵工作的毛病」。隔日，鐵定又有合夥人送來一封給蕾歐諾的短簡，為「拖住了巴兄」致歉，連同一個內裝稀有珍飾的珠寶盒。首飾不是印度土邦主，就是波斯頭領的紀念物。

「怪人...！」只好接受了...。戴先生有愛送禮的執著。

「他相信這樣做就可以彌補一切，我寧願少些珠寶，讓你早點回家。」

「小蕾啊！拿他沒辦法啊！每個人都有他怪的地方...。」

蕾歐諾終於認輸，可以談笑批他：

「這個英國人真好玩！光是信上和和氣氣的，就不肯來我們家露個臉...。」

「沒見過他又不會少塊肉。瘦瘦高高的，戴副玳瑁眼鏡，突頷<sup>58</sup>，嘴邊神情冷漠，毫無迷人丰采。」

<sup>57</sup> 英鎊硬幣有一鎊、二鎊。早年曾用足金鑄造一鎊硬幣，由於密度高，體小而重，國人曾稱之金鎊。

<sup>58</sup> 突頷，即閩南語的「戇斗」。

「但他言談一定很有趣，去過那麼多地方...。幾天前勒米洛跟我說，他聽谷登寶太太說，戴先生在君士坦丁堡有過好幾段豔史，甚至把土耳其帕夏<sup>59</sup>的寵姬拐跑...。」

「胡扯！胡扯一通！你又不是不曉得阿寬達的想像力天下第一？」

「怪不得你對她興趣那麼大...。」

胡亮滿臉嚴肅。

「小蕾！你開我跟阿寬達玩笑有完沒完？」

「我又沒說什麼，你卻自己對號入座。而且整個故事也是勒米洛講給我聽的...。我覺得銀行經理受人尊重，值得信任。」

數月來，勒米洛一直是胡亮的夢魘，他和葛璐西來家裡——幸虧沒有路逸士相陪——提出做各種生意。

「胡亮兄，你知道的，戴先生有什麼吩咐，銀行一定配合。我很盼望有這榮幸把他列為客戶，請代轉達轉達。如需融資以延期信貸，只要吩咐一聲。現在，戴先生要買英鎊...或美金的話...，總之，任何服務...來本行就是。我非常樂意為他效勞。」

胡亮裝出感激不盡的樣子，答應把這些允諾轉告戴維思，但勒米諾並未就此滿足。

前一天他還對胡亮說：

「銀行當然不做投機生意，作為金融機構也不能投機，但是董事們個個富霸一方，自行構成一龐大財團。而銀行有時候機會又源源不絕...，也許什麼時候戴先生會——為經營穩當，理所當然地——需要跟別的資本家合作；這種情況，我可把這些人介紹給他...。你知道，董事會每個禮拜有一天會和商界人士在銀行餐敘。餐會氣氛十分融洽，而且有利可圖，我絕無半句虛言！能不能請戴先生禮拜四中午賞光？」

「勒米洛一廂情願！」蕾歐諾插嘴說：「難道他不曉得戴先生婉拒所有邀約？」

「你曉得的，他有點孤僻嘛...。」

「除了午夜兩點喝威士忌...。」

「小蕾，不要這樣說話嘛！」

「他好懂得生活！真愜意啊！」葛璐西嘆道：「怪不得阿寬達...！」

但看了胡亮一眼，就硬生生把話切斷。

葛璐西突然中斷，宛如一根刺扎入胡亮腦袋：阿寬達聊到戴維思，對他念念不忘，也許對他有遐思吧？

不止一回她對胡亮說渴望和老戴認識認識；但「怪不得阿寬達...」這話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她對老戴朝思暮想，不無期盼，有所感覺？

不可能！這樣就太荒謬了！

今早陽光第二十回昭示，一切要朝樂觀看，胡亮終於把回想時像蒼蠅盤踞不去的念頭趕走。這些去他的煩惱！

幸運對他微笑，他發財了，兒子看起來更快樂了，蕾歐諾很喜歡新家。唯一的困擾是那些蜚短流長、那些持續窺伺、那些煩憂，翻越覆滿了多花玫瑰的紅磚圍牆，從大街進來，像壁虎潛入。他瞧見牠們伸出氣喘吁吁的小嘴巴，半開時嘲弄的表情。

<sup>59</sup> 帕夏，土耳其等古時官爵，略當於省長，現僅屬榮銜。



唉！要是可以用石頭泥漿堵住這個家！在其週遭砌一道比萬里長城更難穿透的牆，然後像老朽的滿清高官不合時宜地斜倚在搖椅或吊床上享受日光…。

一道高牆…，但阿寬達呢？

沒問題；不管怎樣總得留個貓兒洞…。

## 16

三個月後，所有隔離的打算完全失敗。萬里長城地基，除了這個與外界聯繫的小貓洞外，並無其他瑕疵，卻轟隆聲響中倒塌了。谷登寶用其碩大如攻城鎚且武裝過的頭部，正一點一點地要把這片銅牆鐵壁撞毀。

他天天找這個那個藉口，要跟胡亮談樁大好的生意，這可能意味着戴維思先生將購進「財庫金礦公司」股票。

「這檔股會像泡沫猛漲，」谷登寶遊說胡亮：「認購價只要半英鎊，當然誰也不會用這個價格拋售。這檔股早已高出面值，那天上市了，即使只漲個十點十五點的也搶購不到。現在，就別猶豫了！證券僅僅這個價等於奉送啊！我有十足理由挺它。」

別去認購！從兩個禮拜前，谷登寶什麼事也不幹，和烏瑞歐策劃一連串的買進賣出，目的在於把「財庫金」股票炒到五十元披索…。「如果可能的話，不要有交易，就可讓熱頭上的民眾上鉤。」然後…，「拋，大膽地拋，低價買進時機就會來。」

說真的，這樣的指令對外人還說不得呢！

谷登寶興高采烈地對胡亮說：

「買進！要買進！勸戴先生別失掉這大好機會…。」

而胡亮已落入圈套。

「老谷，好吧！」他累了，終於說：「我會跟戴先生提，買進五千金。」

他心裡實在用不着這樣堅持，不管怎樣他已決定他踏入這行。迄今，他炒作全憑運氣。金礦股漲跌，他一個字也不信，但他信得過老谷。更確切地說，他相信老谷有辦法不計代價讓金礦股大漲。賺個五點或十點的，就這樣…，然後「大家午安！」，從此不會再出現股市。

胡亮心滿意足，一邊玩着正巧登載這檔新金礦股票上市訊息的報紙，一邊走向座車。頂有派頭的凱迪拉克轎車，從車庫攀緣植物下，探出兩個龍蝦眼。

清晨新鮮舒暢的空氣，令人心曠神怡！撞上擋風玻璃，似乎直沁人肺腑！

角落的獨棟小木屋一間一間都回過頭來瞧他。

汽車輪軸像捲起了馬路的白色帶，道路兩側樹梢茂密、奇形怪狀的樹叢，帶着剛從美容院出來的資產階級神情，彷彿在其遠離時，仍彼此竊竊私語：「剛開走的是胡亮先生。」「剛開走的是巴胡亮先生。」

這一切都讓人身心舒暢！

「財富也是榮耀的象徵，」胡亮心裡想着，沒太專心方向盤。當然，愛情、聲望和天分會帶來某些享樂；不過世間男女甚至連草木，對金錢這種更蠢之物的愚昧崇拜，但見其特殊誘惑。由於金銀乃成功之表徵，百萬富翁成了數字詩人，自然激發他人興趣，心生欣羨，競相設法結交…。

「嘿！嘿！停車！停車！」

他不由自主地把車停下。

街角羅威利穿的英國製大衣著實令人啼笑皆非，他站在紅綠燈前比手畫腳，身旁胖子全身紅得像約克火腿。

「停！」

胡亮把車停靠路邊人行道。

「早！」

「對不起把老兄攔下來。」羅威利已經跟他「稱兄道弟」了：「我跟你介紹介紹西方銅礦公司經理瓦德先生。」

然後指着胡亮說：

「戴維思先生合夥人。」

胖子伸出手來：

「很榮幸認識帕忽涼先生。」

「巴胡亮。」胡亮更正他。

「是！是的！巴先生。」瓦德說，對他來說帕巴既無語音大不同<sup>60</sup>，也不特別重要。「說真的，榮幸得很！能認識您這麼一位和如此傑出人物共事的人，這個人還是我同胞！在紐約我認識不少姓戴維思的朋友，他是美國人，對吧？」

「英國人！」胡亮答道，開始發動車子。

他怒氣衝天地到了辦公室。「戴維思先生的合夥人。」「跟戴先生共事的人。」

## 17

雖然戴先生從不到辦公室，但好奇的訪客卻絡繹不絕。一堆奇奇怪怪的人：來向戴先生提一樁多少有點複雜的生意；臉色蒼白、兩眼殷切的發明家要求幫助達成利用地震動力或甘油炸藥和燒酒混合物、以取代內燃機石油的發現<sup>61</sup>；「羞愧」的寡婦兜售翡翠耳環或一幅「家族百年珍藏」的畫，因獲悉這位士紳「酷愛古董」。

這些人久坐等候。

雖然穿上橄欖綠制服就變得不可一世的門房斬釘截鐵地說，戴先生不會來，這些人仍然不死心要等他，「說不定...」。

胡亮焦躁不安，「老戴從什麼鬼地方弄出這些客戶？」

他們當中當然也不乏通情達理之士，但這種人鳳毛麟角。

胡亮接待不成，這些人無一例外，個個都只願和戴先生面談。

他們留下信、設計圖和文件。2413 號信箱也塞滿這類要求的函件和說明書。

爲了處理函件，胡亮連晚上都去辦公室。

<sup>60</sup> 原文說「顏色」沒什麼大不同，指巴胡亮原姓 Pardo (棕褐色)，瓦德唸成 Negrete (黑色)，所以才說「顏色」無大不同，作者玩文字遊戲。

<sup>61</sup> 智利多地震，1935、1939 都發生大地震。1960 甚至高達 8.75 級，迄今認定為世界最大地震。

他是唯一進得去這座猶太神堂內殿的人，這間辦公室有戴維思印有公司標誌信紙、上有名址電話的信封；還有一個有琥珀濾嘴的海泡石大煙斗，這是路逸士堅持送來，以取悅英國佬，感謝他透過胡亮傳遞的情報。

當然路逸士從戴維思拿到的好處，絕不止這樁。不止一回，在酒店吧台前，或縱酒狂歡中，胡亮已經滿腔怒火，聽到這個無可救藥浪蕩子說到戴維思時，用那種狀若親密的語調：

「服務生，再來瓶路易王妃香檳，記戴先生帳！」或者是：「小姐們，好好服侍這位先生，他可是一位英國富爺的合夥人啊！想不想見見這位英國大爺？那天我帶他來！」

辦公室寬敞簡樸，但由於所有房間一直沒人出入，透出一層朦朧奧秘的氛圍。

胡亮在牆上掛設計圖和統計圖表沒什麼用。他把辦公桌上的文件弄亂，讓墨水漬滴落吸墨紙上，使這個房間顯得有點活力，不會像會客室那樣陰鬱。

這種氣氛下連火爐也似冷卻了。

晚上是戴維思客戶讓他自由的唯一時間，胡亮偷偷地走進辦公室，去回覆他合夥人亂成一堆的信件，一陣奇異的恐懼攫住他。他覺得火爐的碳像燒焦人骨，保險櫃則在牆上投射出陰森的棺木。

簽上「戴維思」，在每封信末尾簽上「戴維思」，胡亮好像在公證人的近視眼前發抖。

他覺得自己人格盡失，不再是從前的自己了。摸摸頭顱和頷骨...

他大聲說幾句話...，沒有啊！他沒有英國腔！但頷骨、頷骨和戴維思太像了！

於是他起身走到洗臉台去照鏡子。

目視玻璃時，他全身發抖，深怕暗黑的鏡面會隨時看到英國人削瘦黃黃的身影。

他又凝視一下，這才放下心。

依然故我！謝天謝地！依然故我！乾巴巴的臉、略彎曲的鼻、蒼白的嘴唇、稀疏的頭髮、悲痛疲憊的眼睛，一副生病男人模樣！怎麼才幾個月自己竟老成這個模樣！

「定是那份文件，」他想了想，「那鬼授權書！」

一會兒他又坐下，長吁短嘆，繼續處理信件。

他已經不只是合夥人，快要變成什麼了？戴維思的秘書、書記！

他覺得自己身分被貶，慘遭剝削。

## 18

證券交易所的波濤連辦公室都湧進來了，船難者也跟着進來。

胡亮顯然準備投入救援工作！

他自身也拼命用手拍擊，以避開漩渦。

「金礦」股五千、七千、一萬買進！顧德雷的電話不停地宣布災情。

「市場大亂，已經跌了六點，好像還有人大量的拋售下單，看出來烏利歐在護盤；但我認為是谷登寶他在拋...。除非戴維思先生...，無論如何請示他一下，我們該怎麼做？」

「等等...等等...，」胡亮說，絞緊雙手。

聚會諸人瞧見胡亮臉色後，個個神情緊張，正襟危坐。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啦？」

「沒什麼...小事一樁，股票浮動...。」

馬薩先生是英國阿根廷銀行董事，氣憤地嚼着髭尖；賈朗薩上校，另位谷登寶聲稱「出於特別敬重」請他進場的人，巨掌重拍辦公桌。

「強盜！拋的這傢伙算哪門子經紀人？該賞他兩顆子彈！教訓教訓他！...我真搞不懂政府怎麼不把這些笨蛋槍斃掉。股市是要買進，不是老在拋售。他媽的！」

紅臉胖子富都拿一邊嘆氣一邊說：

「天啊！這個老谷硬要我多吃下三千股！」

門房入內，打斷了他們。

「胡亮先生，有位太太找戴先生。」

胡亮神情惱怒：

「又找他！打發掉！你不知道戴先生沒來嗎？」

「就照您吩咐的告訴她了...。」

「打發掉！」

「她不肯走...兇得不得了。」

有人猛力推開玻璃門。

「有什麼事？」

一個三十左右的金髮胖女人，眼睛嘴巴濃妝艷抹，既令人胃口大開，同時也讓人感到厭膩，像草莓和泡沫奶油做的，神情自信，大刺刺走向胡亮：

「我找戴維思，」她說：「戴維思...，這個無賴...，他在哪裡？為什麼騙說他不在？難道要警察才找得到人嗎？」

她有濃重法國腔的尖嗓門，響徹了辦公室。

「太太，冷靜點！慢慢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小聲點...。」

「冷靜！...是嗎？...冷靜...！很容易啊，叫個被人冷言冷語、遭人玩弄遺棄，還有了兒子的良家婦女冷靜...！」

一絲可怕念頭閃過胡亮腦海：杜蓓夫人。「這女人不就是杜蓓夫人...？單身公寓杜蓓夫人——時裝？」

「荒唐...！，荒唐...！」他嘴裡喃喃自語，用手擠壓眼睛，好像要擺脫某個景象。

「一個兒子，是啊...。醫生跟他說過...，你可以去問醫生...。我幹嘛要忍氣吞聲...，我要揭發這件醜聞，告到法院...。他答應給我一棟兩層樓房...，我可不是賣笑的...，路逸士先生知道這件事...，我要求一份公道...。」

這個女的說話的聲音愈來愈高。

胡亮目瞪口呆。

司法、法院、警局...。醜聞、勒索、刑事組全力追緝戴維思...，然後那些蛛絲馬跡、文件...、假授權書，這件事該了斷了。

「好啦！太太！你有道理...。我現在想起來了，戴先生不久前跟我提過這事...。我去開張支票給你，不過...最好是現金，是吧？」

胡亮入內，打開保險櫃，出來時拿着一疊鈔票。

問題就這樣解決。

他眼睛睜大，背倚牆，片刻沒動。

...路逸士...一棟兩層樓房...，「一切由戴先生支付...。」 「沒錯，顯然是路逸士用他一貫不在乎態度，把這女的介紹給某個傢伙...。頂替了戴維思！卑鄙！他憑什麼這樣亂猜？但...。難道他，他自己巴胡亮就沒犯過同樣的錯。夠了！不管怎樣，找路逸士把問題釐清。」

電話鈴響，像求救聲般緊張持續，把他從錯愕中驚醒。

「天啊！又跌了兩點。」

聚會諸人都站起來，身體僵直，面目嚴肅，彷彿人家通知了他們朋友的死訊。

只有賈朗薩上校還脫口說：「他...！」

這聲「他...！」似乎在靜默中變弱了，所有人一聲不吭，露出幾近可笑的莊重，從辦公室離去。

這個下午胡亮沒回家，沒去俱樂部，茶飯不思。執着非見路逸士一面不可。

終於在晚上十點半，在一家時尚咖啡廳找到他了。

他正和一個胡亮不認得的女孩跳舞。在激昂的音調和刺眼的顏色籠罩下，胡亮怔怔站了好幾分鐘，不知身在何處...。舞客伸手踢腳一如紙人，形成他週遭一切都在激烈搖晃、抖動。手足、和絃、姿態扭擺成銳角，舞客的肘和爵士樂<sup>62</sup>隊黑人的頭，彼此搖擺晃動，搭配得絲絲相扣，渾然天成。每個人的臉，不是橫的裂成西瓜片笑容，就是吹着薩克管或豎笛的嘴兒，像風笛般隆起，鼓脹得很可笑。在小提琴嘶喊和拿着響板的老女人大笑聲中，銅鈸擊得雷霆價響。

實在無法抓準何時音色要低緩，何時另個音會再起。

胡亮趁着舞停下來，一把抓住路逸士的手臂。

「我得跟你講兩句話。」

「好啊！但別哭喪着臉，阿寬達跟你鬧翻了？不是，那就沒事。就跳完這支希迷舞<sup>63</sup>，一切聽你的。」

爵士樂隊又成了音符和音色四射的鍛爐，胡亮感覺到這些尖銳無比的閃光穿透了他的大腦腸胃，然後一股奇異的振動傳至身上。打擊組的黑人，毫不遲疑地抓起低音大鼓，似乎在狠狠敲打胡亮的眼睛耳朵和頭...。

「老兄，走吧！別再一副死人樣了！你怎麼啦？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現在變成路逸士抓住他手臂，把他拖到大廳一邊。

胡亮開始訴說法國女人跟她要錢；還有，懷了老戴兒子的事...。

<sup>62</sup> 爵士樂，源於非洲黑人傳統民謠，和美國黑奴抒發內心苦悶歌曲，後曲調轉為幽默、歡樂、活潑。19世紀末以伴舞樂流行，後出現樂團，但多為街頭走唱。由於韻味節奏特殊，1920年代漸成主流音樂。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恐慌後，由搖擺樂取代。

<sup>63</sup> 希迷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流行爵士舞，搖肩擺臀、旋轉、屈膝、短踢，動作充滿活力和挑逗。

「喲！這事跟我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關係大了。你要答應，半個字也不能瞞。那個女的你認得吧？爲了好玩，你介紹人給她，冒充我合夥人？你老愛拿戴維思吹擂！」

路逸士縐了一下額頭。

「我不記得了...。我真的猜不出這女的是誰。也許有一回，捉弄捉弄人性的卑劣吧，對個女孩說：好生招呼這醜洋鬼，他可是百萬富豪：戴維思先生，股市鉅子。動個手指頭，就十萬披索入袋...。這實在太好玩了，看到女的瞬間改變對人美醜的看法。也許是...，酒酣耳熱，胡鬧一番是有的...，然後歹戲拖棚...，不會這樣的...！現在，沒頭沒腦地跑來勒索，不可能...。」

「那麼，你是說我白日做夢，這女的根本子虛烏有，我也沒花錢消災，這一切不過是想像、幻覺。你想我瘋了？或者你要我相信戴維思確...。」

「難道他就不會？也可能是他捅出的樓子，這樣最合情理...。」

「不可能，」胡亮啞着嗓子說：「絕無可能。」

「現在我倒相信你腦筋真有問題！惟一合乎邏輯的答案你打死不信。你想怎麼可能憑空跑出這樁勒索？你想這個情人要不是真有其人，她又不癡呆，怎會被騙幾個月？尤其這時候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着戴維思，不成他跟你說沒這回事？」

胡亮搖搖頭。

「那麼...，你就得信這個女的，單純得很，老外偷腥。」

「這樣說不好！」

「真可笑！難道戴維思坐懷不亂...？老兄，你要講理，別讓自己難堪...，尤其是這種男女糾葛，千萬別拍胸脯替人家保證...，就是戴先生也不行...。」

「再見！」胡亮含糊其詞地說，跌跌撞撞地穿梭過咖啡廳桌椅，慌慌張張走了。

濃霧罩住了整座城市，泛紅街燈像熬夜的疲憊眼睛閃爍，在黑暗中向他擠眉弄眼。

啊！現在一切合情合理了：戴維思金屋藏嬌，有了小孩...。而他——胡亮——卻要幫這傢伙收爛攤子...。根據路逸士的權威論述，這是唯一合理、唯一可解釋得通的，其餘的都不合情理...。

理性，瘋狂...，如此相近又如此乏人問津的兩極！

瘋人的定義？不欲屈從他人意見，自我封閉者。身處瘋子國，神智正常也要進瘋人院。

如果是他自己，而不是別人搞錯了；這女的所說，如果不假，如果戴維思真...？

不會，不可能這樣。

街道空寂無人，讓他更徬徨不安。走着走着，不知不覺中已遠離市中心。現在他步履踉蹌，在郊區一條陋巷中蹣跚前行。

「不可能的...，這孩子不會是老戴的...，不可能的...，我沒瘋，...沒瘋...。」

他面前爆出一陣洪亮大笑：

「他沒瘋！」

「也快了！」

兩個工人漸漸走遠，興高采烈地對這個「邊走邊自言自語，衣着時髦傢伙」評頭論足。

胡亮生氣地瞧着這兩個人在薄霧中消失。

他低頭前行，好像想看着皮鞋在暗黑的街道中消逝。

突然他停下腳步。

一道暈黃污濁濃重帶有酒精、油煙和炸魚味道光線，穿過玻璃門逃竄出來，從門檻的石階流出，像溝渠水道奔向大街。墨索里尼酒吧趁夜霧無人看見，把一個醉客恬不知恥亂吐一氣的嘔吐物沖走，淹沒了人行道…。

胡亮似乎怕踏入閃閃發亮的積水，會把皮鞋弄濕，所以猶豫一下。烏黑扁平閃亮的兩隻蟑螂，真像突然被燈光嚇了一跳。蟑螂停駐了一會兒，然後渾然不知危險，一級一級地爬着石階，撞開玻璃門，把自己安置吧台旁邊。胡亮兩眼下垂，明顯厭惡地瞧着它們。

留濃髭的酒吧老闆，撐起藍條紋運動衫下緊繃的木桶肚，抬眼但手肘未離報紙，他正逐字逐句讀着最新的刑事案件。

「要喝點什麼？」

胡亮嚇了一跳。

「什麼都行。」

「來杯威士忌？」

「來杯威士忌…」

他想麻醉自己，他的理智開始像失錯的船。有時覺得這天下午所發生的——股票大跌、戴維思、女人勒索、路逸士荒謬的說法——，不過是場夢…。他設法要在現實中站穩腳跟，像魚叉叉住某些堅實之物。但船隻卻一直漂蕩，讓他焦躁不安；黏滯帶沙的船底漸漸鬆離…，拖着錨漂流，像死人的手在岩石和軟體動物淺灘上匍匐前進，但未緊貼着…。

他大口大口地喝，喝完則跋扈地敲擊酒杯。

「再來一杯！」

稍後他又看皮鞋看得入神：

「真噁心！兩隻蟑螂，一點不假。」

突然他雙眼圓睜，嘴巴鬆成難以形容的青蛙笑容。

「清楚了！我現在全明白了。他們有道理…！兒子是老戴…和杜蓓的…，杜蓓夫人，時裝…，真荒唐！…」

他發出一陣大笑，聲音響亮。

「這樣胖，這樣濃的妝！…，一堆泡沫奶油…！老戴的品味濫透了！」

他雙手蒙住眼睛，現在他可清楚看到戴維思，用駱駝姿勢，放肆地摟着法國女的，倒在到處是靠墊的長沙發上。

亮晶晶的圓坐墊，像五彩繽紛的行星，在空中循著奇異的軌道飛來飛去。彼此交叉互相閃爍；進入會合時，則似乎像同心圓般摻合一起。只有床頭銀線穗邊的毛織靠墊擺出滿月之姿，依然不動，笑時露出黃黃長牙。

老戴的微笑…。

胡亮覺得大木馬的軸心在眼前天旋地轉，身子倚着牆才沒昏倒。

活見鬼！…，但這事見不得人；小公寓是我的…我的…。老戴憑什麼對我扔水煙筒？更過分的是，杜蓓夫人向我要錢，我也付了…一毛沒少。兒子、水煙筒、單身公寓！到此為止，再也不會有了！這種聲名狼藉事，我忍無可忍！

他丟了一張鈔票在吧台，到了街上，急急跟緊似乎要在暗黑中消逝的蟑螂。

「呸！呸！」一輛車…，到洛沙街。不要臉傢伙！我要討回公道…！

他在金屋那棟大樓門口下車，雖然一片漆黑，窗玻璃仍顯現服裝圖樣的白色招牌和杜蓓夫人的廣告。

—你們要付出代價的…！卑鄙傢伙！

他用棍棒擊破玻璃，把圖樣廣告撕掉，丟在地上。他狂怒地踐踏了好一陣子，真動氣了。

杜蓓夫人—時裝招牌浸在爛泥裡。

大仇已報！

## 19

徹夜失眠下兩眼紅紅、舌頭苦澀、心神疲乏；身體發冷，心也在抖…，挫敗的感受；然後是前程，陰沉黯淡一如證交所大廳四周的暗暗通道…。

然而還須忍着走過通道，挑戰那些假惺惺的詢問目光，佯裝出高興的微笑。

且說到了決戰日，所有這些都無法躲閃。

胡亮帶着絞刑犯慣有的誇張的傲慢神情，步入證交所，同時用手套刷刷拍腿側。沉穩的態度對照著他的面無表情，和臉上安第斯山脈木乃伊泛白的僵笑。

一群經紀人七嘴八舌地在通道上討論，胡亮經過時馬上鴉雀無聲。

遠處另一群人竊竊私語，胡亮確信聽到戴維思的名字…。

像耳痛般單調銳厲的鈴聲宣布交易開始。

他用力推開玻璃門，在人群中硬闖，死命地抓住環繞着經紀人區的欄杆。

僅一步之遙，他瞧見顧德雷蓬頭散髮，周旋於電話、下單登錄本和電報紙間，應付自如。邊紀錄，邊書寫，邊跟人講話…。

更前幾排，幾乎處於圓圈中，烏利歐乾癟的禿頭特別明顯。

值日經理活動小桌前，一個穿一身黑，胖胖的黑髮小子正在營業大黑板上登錄資料。他書寫時，西裝、大黑板和頭混成一體，只隱約望見他白白的袖口。

拍賣官男高音的嗓子分秒不停地大喊：

「下檔二十九『鴉鴉聒』<sup>64</sup>賣一百股！二十買進！二十五成交，賣出兩百、三百、一千股…。『鴉鴉聒』一千五百股，五成交！同意！洛貝斯賣烏佳德一百股『鴉鴉聒』，四點五成交！一千四百股賣出！」

黑板正一點一點地填滿了股價行情。

<sup>64</sup> 29 指 29 披索，披索智利貨幣單位。



沒有喊過「金礦公司」，胡亮沒聽見也沒去想，他腦子像座地牢，盡是回聲和陰暗，不斷地嗡嗡作響。有點像大黃蜂在腦門歇腳，然後死命地盤旋，衝撞顛壁，用頭撞擊，用翼撲打，像要從飽受驚嚇的眼窩中逃離。胡亮感覺到小蟲在眼窩底橫衝直撞，他拼命閉緊眼瞼，堵住小蟲出路。

這時他感到一陣頭暈目眩，好像身處波濤洶湧、轟然巨響的大海邊...，海浪衝擊下，股票就像新聞紙摺成、不花心思的小船...，忽上忽下。胡亮看見這幾家公司名字「鴉鴉聒」、「富來」、「賭佳-賭佳」、「狂妄」...用粗印刷體寫在上頭。巨浪已形成，像希望一樣，綠綠的，讓人癡迷；升高，升得很高，比欄杆高，比值日經理的桌子高；升至黑板，浪峰像道粉筆痕，留在行情表上。隨後聽見窒息聲，然後浪頭轟隆掉落...。只有兩三隻小紙船仍然漂浮着...

「下檔十七賣出『金礦』一百股！」

胡亮張開眼，好像才從夢魘中醒轉。是烏利歐的聲音。

「下檔十七賣出『金礦』一百股！」拍賣官應聲重述。

一片死寂。暴風雨前的寧靜。

一會兒，又是烏利歐有氣無力的聲音：

「下檔十六半賣「金礦」一百股！」

無人回應。

「下檔十六賣「金礦」一百股！」

鴉雀無聲。

「下檔十五賣「金礦」一百股！」

響起了顧德雷並無十足把握的聲音：

「十四我買了！」

「同意！」「賣一千股！」

在半圓圈對面，烏利歐身子後，胡亮看見了谷登寶安祥肥胖臉上，並無異狀。

胡亮則五指牢牢握住護欄：卑鄙！活該！

買進這一千股，他有種不痛不癢的殘忍感覺！

烏利歐，縱橫股市，所向無敵；他繼續誇耀著自己的操控手腕。

「一千、兩千、三千...、五千，十四賣！」

胡亮按捺不住了，怒火中燒，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身子斜倚護欄，伸長手臂，碰碰顧德雷的背：

「買！買！」

「多少？」

「全買...！他們拋的都買！」

有幾個經紀商回過頭來，——胡亮下單聲音幾乎是用吼的——，圍在他身旁的那群人更緊密了。他半個身子伸進護欄，繼續重複着：

「買！買！」

「同意！」顧德雷大叫，「同意買進五千...！再買一千！...」

烏利歐遲疑了一下，對谷登寶投以詢問的目光。

他知道連最後這批拋售，他的客戶已持股不足。谷登寶做了個肯定的表情。

「同意！」

「我再買一千！」顧德雷又下單了。

又是一陣遲疑，谷登寶表情强悍得像牛頭犬，一邊嘴裡咬着哈瓦那雪茄，一邊在電報記事本上對幾個經紀商發號施令。

「見鬼了！這陣騷動必須控制下來...。顧德雷貪得無厭...，但我有富都拿的股票墊底...。」

富都拿的一萬五千股，對谷登寶來說，是任何股票交易失誤的保險。事先擁有它們，就像囊中之物。

遞單員從這頭跑向那頭，忙着分配下單。

有了這批新彈藥後，火力倍增。顧德雷已經無力應付散戶爭先恐後拋射過來的炮火。這檔股激烈波動，胡亮但注視着行情表，根本分辨不出那些鎔化成一陣混亂的聲音和話語，他覺得整座交易大廳在盪鞦韆，依「金礦」股上下節奏搖晃...。往上升，柱子拉長，牆壁倒退，遮蓋燈飾的天花板變得更高更寬，直到與天空合一...。往下降，柱子這下扭曲，牆壁逼近，像扁平墓穴的圓頂擠壓他的頭，壓到緊挨地面...。

但有件事他清楚察覺到：顧德雷現在可不僅是買家，他已遭狂魔附身，仍繼續重複著：「買！買！」

低低的細語像陣微風，在這批搞投機的股票族間口耳相傳。

「戴維思進場了...，這年輕瘦子是他合夥人...。錯不了，戴維思進場了...。」

微風就這樣泛起陣陣漣漪，處處有人舉手在空中把拋售股票搶到手。

「戴維思進場了！」

剎那間微風已轉為颱風。

「戴維思進場了！」

二十個聲音齊一爆出。

「我買兩百股！」

「我買一千股！」

「我買五百股！」

顧德雷站着，正設法控制騷動，他高舉右手，用西塞羅在羅馬元老院姿態，做個希特勒式禮敬，：

「下檔我用十五...十六...十七買兩萬股！<sup>65</sup>」

胡亮感到有雙肥厚的短臂熱情地抱住他。

「請恭禧戴先生！了不起！」

是富都拿，他激動得發抖。

「胡亮兄，我一股也沒賣！谷登寶幾乎要把我逼瘋了；但我堅如金石。只要戴先生沒叫我拋...。總之，我敬候通知...。」

從富都拿的雙臂中，胡亮落入了賈朗薩的擁抱。

---

<sup>65</sup> 這些數目十五，十六、十七，指的是以智利披索計算的股價。

「胡亮兄，老兄的合夥人真行！救了大家。救了你，救了我，連這不要臉的烏利歐...，卑鄙傢伙！... 我已經斷然下令，替他找好了決鬥見證人：股票如果跌到十三半，活也好死也行，幫我把他帶到決鬥場...。壞胚子！讓股票就跌到十四...，這半點讓他逃過一發子彈...。」

在買家大喊大叫下，證券大樓震動得像個紙板箱。滔滔巨浪洶湧，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波接一波而來。烏利歐緊握的泛黃雙手——溺死者的手——幾乎分辨不出來了，迅速浮起，旋即沉下...。

股市收盤後，「金礦公司」股票上漲十二點。

在大家狂喜盡現，彼此擁抱，對戴先生賀聲連連時，胡亮聽到了一陣歡笑聲：

「谷登寶破產了！」

胡亮想起了阿霓達，所有的快樂一下子破滅...。

## 20

戴維思送花給蕾歐諾時，對她的品味瞭若指掌，但挑珠寶時，就沒同樣精準...。

也許為忠實維護自己百萬怪富豪作風，他送的貴重珠寶一成不變，都帶罕見的異國風；而且愛好珍珠若狂——這點似乎和胡亮不謀而合——，蕾歐諾則沒那麼喜愛。沒有藝術家、賣弄風情女人、女店員會把珠寶丟棄，即使那是膺品，珍珠誰能分得出真假？

蕾歐諾有那對婆婆送的、胡亮將之升等為傳家寶的耳環，就夠用了！哦！翡翠讓她着迷...！

那天蕾歐諾可真想當個百萬富婆。

葛璐西陪着她，在一家珠寶店櫥窗前停下時，這個欲念突發而至。

毫無疑問，用像夏娃雙頰紅潤肥厚，但極不起眼的的蘋果這禮物，就把淳厚質樸的她騙倒的那條蛇，從未放棄在人間樂土的企圖心。牠被天使擲下，在地面匍匐多時後，終於信服蘋果當禮物不合時宜，再也誘惑不了本世紀夏娃。於是棄置草叢住處，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頓在珠寶商的櫥窗裡。從這裡展現身軀上點綴著的成千奇珍異石鱗片，像女用圍巾般纏繞，伸出紅寶石舌頭，或翠綠眼睛凝神不動，彷彿在昭告觀看的天下女性：

「注意！這個比蘋果貴一點...！」

蕾歐諾瞧見了，於是停下腳步：

「璐西！你看！你看！哪來的這麼漂亮的翡翠！」

「好美！為什麼不買下來？」

蕾歐諾目不轉睛，彷彿被翡翠戒指催眠似的，緊張地抓住葛璐西手臂。

「恐怕很貴！」

「咳！有什麼關係！你先生現在有錢得很...。」

沒錯，千真萬確，胡亮贏了不少...，但她狠下不心把大把鈔票花在沒什麼用東西上。

「那你可找件珠寶跟他交換啊？比如這對珍珠耳環...，都老古董了，幹嘛留着？」

她也有同樣的想法，但這樣做...胡亮不會諒解的；胡亮把珍珠和緬懷母親視為等項。要不然，把戴維思送的兩個戒指和別針拿來換...？

「你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飾品時髦得很...耳環卻是老古董了，有價值的只是上頭的珍珠...，如果...。」

葛璐西考慮了一下：

「有了，這主意棒透了：出讓珍珠，幫你換上其他膺品，誰也不會認出來，耳環仍舊一模一樣，你還多了翡翠戒指。」

蕾歐諾十分快樂地抱住葛璐西。

「你真聰明！但是...。」她的眼睛轉為悲傷：「這筆交易我怎麼跟胡亮解釋？我絕對不敢跟他明講...，如果他問是誰給我這個戒指？」

「你省吃儉用買的啊！」

「不行...！我花一分一毛都跟他說。」

「啊！有了！...戴維思...，你跟他說戴先生送的...比如妳教名日<sup>66</sup>那天。這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蕾歐諾又抱住了她，倆人一塊進入珠寶店。

「這樁生意讓我來！」

蕾歐諾把耳環交給葛璐西，交換毫無困難。葛璐西是個生意高手。

「真不愧是銀行經理的夫人啊！」珠寶商讚嘆道，露出詭笑。

「很好，」葛璐西提醒老闆：「但你可別忘了：耳環一弄好馬上就送給這位太太；但這戒指決不能在六月五日前送出。這是我要送她的生日禮物！」

這對好朋友哈哈大笑離去。

「可憐的戴維思！他想破頭也猜不到，他會送你這件禮物！」

「這樣下去，這個可憐人要破產了...。」蕾歐諾雀躍萬分地說。

實際上，戴維思從未像這回大方到：連自己做了什麼也不曉得。

## 21

某個秋日午後，阿賈達手上的書早已合上老半天，她正沉醉在享受滿院子的陽光；她覺得書房裡好像有重物猛然落地，這會兒該只有登寶在吧？於是她從小石凳起身，朝書房走去，那聲巨響她並未在意。

她很快樂，院子裡滿地的陽光、花園那片綠、閃閃發光小徑、秋海棠環繞貼著滿瓷磚的水池，似乎全映入她清澈眸瞳。起先她什麼也沒瞧見，窗簾已拉上，在家具的暗黑陰影當中，僅有的一兩件青銅器——不朽神鷹和帝國冠冕——呈現出朦朧的黃色調。她突然聽到一陣喉嚨的濁音，時鐘即將報時的怪聲，她神經緊繃，穩穩約約看見辦公桌上模糊的物體、在黑色衣物和散亂文件堆中的泛黃大瓷瓶...。

她摸黑向前走了幾步，腳下好像陷進棉花堆，她丈夫實際上整個人趴在辦公桌，鼓脹的頭全是汗，似乎和出納簿一塊翻落；兩手放後頸上，下巴陷在文件中...，響起陣陣弦樂般呼嚕聲...。

阿賈達想像他突然心臟病。

「天啊！登寶，你怎麼啦？」

<sup>66</sup> 教名日。歐美習慣以聖徒的名字為教名，以慶祝聖徒節日為教名日。

他略抬起頭，目光呆滯地看着她。

「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你說啊！」

谷登寶又垂下頭，不停啜泣。低沉哭聲後接着打個響亮的呃，夾雜些斷斷續續的話...，「破產了」...，「辛苦了一輩子」...，「拍賣」...，「債權人」。

一會兒，神情恐懼說道：

「妳知道商業秘訣是什麼嗎？最小的疏忽都會帶來傾家蕩產、破產...。妳懂嗎？」

阿霓達點點頭。

「妳能嚴守這樣的秘密嗎？那好；兩天內如果股市沒大變化，我就無力履約了。」

他看着阿霓達充滿驚慌的眼睛，又說道：

「...沒錯，我被套牢了...。老戴這痞子出手挑動搜購...，我多賣了五萬未持股...，除了給自己一槍，我想不出其他法子了...。」

「但...富都拿有股票啊...。」

「他一股也不肯賣給我。卑鄙小人！」

「胡亮呢？」

「他可以幫上忙，但得背着戴維思，懂吧？...這事我不敢也不便暗示他...。這個，恐怕只有妳才辦得到...。」

「不行！」阿霓達傲然地挺直腰身：「我不跟胡亮談錢的事...，他會怎麼想啊？你自己直接跟他說去，照實講。胡亮再怎樣也是個正人君子。」

「商場無君子。總之，對女性會比較尊重...，你應該跟他解釋...。」

「不行，打死我也不幹。」

「但你可跟戴維思談談...，胡亮不會不幫你引見...。」

「和戴維思，行！」她說。

她要了些生意上的細節。

「數據或數字都不要，單純地動之以情。然後...，給我個時間跟他談。」

阿霓達掃了一眼壁爐上大銅鐘，正好五點。

她回到住屋<sup>67</sup>，梳理頭髮，換衣服，開始化妝，像是準備去獵男人似的。

她有把握當天下午胡亮就會介紹她去見戴維思，而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一位玩股票消遣的富豪，怎會忍心讓她破產...？她會跟他描述：自己對他一向有好感，仰慕他這位股市最有才華男人...，如同銀行經理勒米洛說的「真正的商界奇才」。

她對着鏡子把帽子拉整，忍不住笑起來。

「頭一遭受丈夫明白請託去約會...，可憐的胡亮！他會怎麼想？如果下午她到『窩』時，一時衝動對他坦言：『我先生要我來看你；但不是找你...，是找戴維思。』一定很好玩！」

她咧開嘴巴，做出接吻模樣，再用唇膏修補一下，然後才出門。

谷登寶低着頭，兩手插褲袋，在走道踱來踱去。

她揮手作別。

「呆會兒見！」

---

<sup>67</sup> 谷登寶辦公室住家合一。

「一切順利！」

谷登寶抬眼望天空，喃喃地說：

「如果她辦不成...！」

## 22

「彌勒佛傻笑你不生氣？」

阿霓達慵懶地動動癱在胡亮手臂的頭，後頸修剪過的頭髮摩擦着象牙般結實潤滑的二頭肌，她感到一陣奇異的快感，電得全身蜷縮，從頭到腳尖。剛才她一定像貓在叫春...。

「彌勒佛？是嗎？爲什麼？」她不解地喃喃自語。眼圈下的紫色眼影、快眯成一線的眼睛睜得挺大，朝向那尊鼓着肚皮的泛黃瓷彌勒佛，它正舒舒服服地坐在貼牆的漆器小几，歡喜地觀看長沙發。

「可惡！」胡亮繼續說道：「老是這副嘲弄表情！好像每回擁抱它都得評頭論足一番：最近這回很好；那回嘛意猶未盡；剛才的最激情...但也最荒唐。愛情要用情人荒唐的程度來計量...。它沒坦白說出來，我曉得。沉默、微笑、佯裝看着肚皮；其實是在看我們，一舉一動都逃不出它的法眼...。」

「你真無聊！」

「我沒法子假裝不知，愛情就有這樣荒唐的時刻！你知道你很美，真的，像尊雕像；然而你有把握：它不會常說你粗俗嗎？現在，我，表情嚴肅，兩鬢開始長白頭髮了...。不行，這樣說不妥！過一段時間，一切都會消逝；我們會變老，妳會忘掉我，彌勒佛送去拍賣，肥肥禿頂空留下你的回憶...。」

「你太悲觀了...。」

「不，我說真話...，空留下你的回憶...，也許像妳現在這樣，也許像妳剛才那樣...，彌勒佛老笑咪咪的，看見別對情侶，也會比較、會想：『那個瘋女孩更激情...』。『瘋女孩』也許會是個嚴肅、受人尊敬的胖太太，裹着羊毛大披肩，手提袋裝着祈禱書，去望八點鐘彌撒...。」

阿霓達慵懶地笑笑。

「別傻了！愛情沒那麼高雅美麗，誰會質疑！但由此聯想到彌勒佛這好好人會比個寡婦更愛說長道短...。將來如果還會記得，很好啊！同樣地，那可憐的太太雖不無顧忌，也會記起這個瘋男人在很遙遠的年代，在死心塌地一味愛他的女人身旁，說什麼人會變老、愛情會遺忘...。」

胡亮吻她的眼睛，不知爲什麼？他卻深信阿霓達屬於他的日子愈來愈短。這個午後，相較之下似乎離他更遠。他發現阿霓達心不在焉、冷淡。問了她三次，什麼事讓她難過？煩心？「沒有啊，我有什麼好煩的嗎？」她總是這樣回答。

胡亮拐彎抹角—股市對谷登寶艱困處境議論紛紛—，想把話題帶到炒股，但她表情厭煩，好像自尊受傷，總是馬上把話題叉開：「我怎麼知道！」「生意跟我沒關係！」。

胡亮現在竟然生出折磨她的邪念，就跟她談女性最惱火的議題：歲月、遺忘、悔恨...；他得逞了嗎？一想到這樣會讓她難過，胡亮突覺心疼，無盡的溫柔湧上心頭。

「阿霓達，妳爲什麼這樣？爲什麼不像從前那樣和我說話？...有些事妳瞞着我...，我讓妳生氣了？妳不愛我了？」

她突然挺直身子，好像真的受傷了。

「什麼？連這個也來了？那我來這兒幹嘛？爲我不在乎的男人，不顧女人名節來玩這場遊戲？我可曾要你做過一丁點犧牲？別的女的都會對情人說：我要錢，你去搶！我要你帶我走，把家拋了！我要你爲我報仇，幹掉那傢伙！男人就會昧着良心，拋棄家庭、去偷去搶，甚至殺人...。胡亮，你給我聽好，我沒發瘋，也沒把你看成半個神，絕不是這麼回事！我知道只要開口你沒有不給的，但我從不敢求你一點什麼，生怕給你困擾。跟你一起，我哪回矜持過？或許有吧，但那是爲了怕你不高興、想東想西...。這世界縱有千金萬銀，我也不會爲這些讓你名譽和忠誠有一絲一毫損傷...。」

她結結巴巴地說道，胡亮緊緊擁她入懷，深吻不停。

他們就這樣過了好半天。

貼牆漆器小桌上彌勒佛微微笑着。

阿霓達突然堅決地起身，逕自走向化妝室。她稍事梳理，小嘴抹上口紅，臉上擦了粉，精心地把睫毛眉毛梳平，戴好帽子手套，在門檻停了一下，微微笑着。

「好吧！我們就照原來說好的，我什麼也不求你...。」

胡亮低下頭。

「如果我現在違背本意，要你幫個小忙？」

「好啊！好啊！你請說！你不知道這樣我有多興奮！」

「我要見戴維思。」

胡亮兩臂貼着身子垂下來。

「見戴維思？見他幹嘛？」

「生意上的事，」——她調皮地說：「事情就是這樣！我跟你嘛，談情說愛...。跟你老大戴維思...，談生意。」

「不要這樣，別再開玩笑了！你幹嘛要見他？」

「這事我不能跟你說...。」

「我想你不會故意要我吃醋吧？」

「胡亮！」

「會是見不得人的事...。老戴不會對女人有興趣...。他老頭一個、又蠢得緊...。我明白你不這麼想...。我從璐西嘴裡知道你...。」

她憤怒地揚起頭...。

「你從璐西那裡知道了什麼？請告訴我你從她那裡知道了什麼！」

「是...，是...。別擺張受辱處女<sup>68</sup>的臉...。什麼君士坦丁堡之旅，什麼誘拐回教王公寵姬，都是丟盡顏面的流言！無恥的連篇鬼話！戴維思贏得芳心啦！差得遠！差得遠...！」

胡亮像瘋子，說個沒停。

<sup>68</sup> 維斯塔 Vesta [羅馬神話]灶神（爐灶和家庭保護神），終身不嫁，代表女性的貞潔、賢淑、善良、勤勞。維絲塔兒 vestal，侍奉灶神的處女。

阿寬達一語不發，走近桌子，拿起小手提袋，作勢要走，同時說道：

「你不用這樣子大發雷霆，我不過要你幫個小忙...，你不願幫忙，可以坦白跟我講。何必要演戲呢...，你很會演戲...。我要謝謝你的表演...。但下回你扮張生時，請找別人演鶯鶯去。<sup>69</sup>」

她平和堅定的語調讓胡亮回過神來，他手摸摸額頭，揉揉眼睛，好像要把幻影趕跑似的，他回答說：

「原諒我...，我是個粗人...，不止這樣...，我還是個大笨蛋...，妳的事我不該插手...，而且妳不過想見見他，但是...戴維思不在這兒...。」

「胡亮，你幹嘛跟我扯這些！誰不曉得戴維思現在把股市炒得天翻地覆，也不過是昨天...。總之，你不肯、不願我順心，就直說，好！到此為止！」

胡亮怒火中燒，欲加辯解：

「戴維思真的不在！我沒騙你！」

她走向門口，胡亮抓住她的手臂。

「請聽我說，一分鐘就行，就一分鐘！我跟妳說真話...，句句實言，根本沒老戴這個人！...我發誓！我跟妳發誓...」

她幾乎是憐憫地望着胡亮。

「胡亮...，您別孩子氣了...，您就別老在這問題上打轉了<sup>70</sup>...，再見...！」

「老戴沒這個人...，他根本不存在...。炒股票的人是我啊...！」

阿寬達雙唇扭曲，露出嘲諷的表情：

「多謝！炒股是閣下點子？我可不敢指望閣下好意...，真可惜！誰也不會相信您的商業長才！」

「阿寬達...，我無意...，也沒想...。」

「夠了！放開我！」

她用力甩開被胡亮緊緊抓住的手臂，猛力關上玻璃門，揚長而去。

長夜漫漫！床鋪似乎下陷，被單緊緊裹住他的臉、胸和手臂，讓他絲毫動彈不得；他氣悶，覺得心要爆裂了。一種可怕的痛苦、一種只能和阿寬達棄他而去那刻比擬的痛苦...

冷汗讓他四肢麻痺。

床鋪愈陷愈深，他已人在壑底，身上覆蓋着一片像似遼闊積雪般厚重的白被單。頂端烏黑的天空飄灑着無盡的白雪花。

現在人和床都在高處，頂高、高到頂。風只要輕輕一吹，人和床就飄移，像要解體。

胡亮從冰墓中，正好聽得見戴維思的聲音，他坐在白色平坦處，眼望着晨曦的萬丈光芒，冷冷地指東道西：

<sup>69</sup> 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1604) 主角奧賽羅，摩洛哥將軍，派駐威尼斯，中了叛徒伊阿古詭計挑撥，嫉妒下竟將對他死心塌地的妻子苔絲狄蒙娜處決。此處借用「西廂記」中的張生與鶯鶯作為比擬。

<sup>70</sup> 兩人迄今都以你相稱，此處阿寬達突然改口，使用敬稱您，表明從此親疏有別。



「再高點，對，現在再高點...。市場現在漲，但稍後會跌：別擔心...，這種事在股市常發生，股票就是這樣。您願意的話，我讓它跌。」

雪在搖晃，上頭一陣熱吻劈里啪啦。

「維斯！親愛的維斯！你真好喔！」

阿霓達聲如小鳥囀鳴咕咕響起，戴維思將她擁入懷裡，緊緊相擁合成一體，倆人身子沉陷在像鴨絨被子的雪堆裡。真不要臉！胡亮已遭狂亂憤恨攫住，在墓底翻滾掙扎，就是起不了身，兩手發紫得像二隻巨蟹，不停地抓來抓去...。他渴望逃離墳墓，掐住戴維思脖子，把他勒死。胡亮快被雪淹死，他不停掙扎，雪花卻像棉絮塞進他的鼻子嘴巴和耳朵。

他緊握的手指終於抓住了一條手臂，不！不是手臂，是喉嚨！微溫的喉嚨，發出嘶啞的水泡般呼吸，不住扭動；如破風箱呼拉價響。他感覺到了，老天啊！柔軟又滑潤！

現在他想張開手，但雙手卻不聽使喚。手指僵硬得像兩隻鐵鉤，合鑄成單一項圈，而不動的脖頸卻像一截電線從中滑過，胡亮同時覺得自己全身力氣頓失。

床頭一陣哄然大笑。

「老巴，你一錯再錯...！這不是我的喉嚨。」

胡亮一躍而起，醒轉過來。

路逸士在他床前，兩臂交叉胸前。

「被逮到了！上午十點，打鼾成這樣...。」

胡亮仍在睡夢中，半睡半醒的，目不轉睛地盯着路逸士。

「惡夢...，」他終於喃喃地說，「好可怕的夢：我夢見勒死了阿霓達...。」

「真不像話！別讓蕾歐諾聽見！你就是勒死阿霓達，她也不會原諒你...。除外，這項罪名倒有幾分真...。你的作為十足像個無賴！」

「我？對她？你怎麼這樣說！」

他覺得彷彿匕首穿心。

「你也許還不曉得老谷情況？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證交所大家都在談這件事，股票已上揚到五十...。這大白癡好像把自己套牢了，真荒唐！但這種事女人搞不懂的...。」

胡亮仍未脫離夢魘。

「但你沒幫我講講話？你沒跟阿霓達解釋解釋...？」

「你的處境我跟她說了...，你沒法幫老谷，因為炒股的是戴維思，你把股票給持股不足對手，那就背叛了戴先生...。老谷少虧一分，戴先生就少賺一分...。」

「玩股票的是我！...完全是我！」胡亮絕望地說道。

路逸士滿懷同情地瞧着他，好像是在對待個病童或瘋了的人一樣。

「好吧！我不和你爭辯；但聽我個勸：這話到此為止。誰也不會相信的...，她更不會信！大家都曉得你只是聽戴維思之命行事。」

胡亮猛然癱倒床上，啜泣。

「我的話沒人信！連你，連阿霓達...，我什麼也不是，沒有人把我當回事...。大家眼裡只有戴維思！」

半小時後，緊張危機已過，胡亮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顧德雷，另封給富都拿。

兩封信開頭意思都一樣：

奉戴維思指示，請交付谷登寶「金礦公司」三萬股，價格四十五披索。

依戴維思囑託，建請 吾兄拋售所持二萬股，彼業已以四十五披索售出，依此價格谷登寶或會...

路逸士忍不住笑出來。

「老戴可憐！你和解他大虧！因為你不送出這二封信的話，股票今天就漲到七十...。」

胡亮羞慚地低下頭，他只剩了低聲、低低地求路逸士的力氣：

「你得答應我...，先把信讓阿寬達看過。」

「沒問題，而且我一定替你保密...，我會說已經徵詢過戴先生了...。否則你就會顯得對合夥人背信，是不是？」

胡亮想要解釋：「炒股票的是我。我沒騙戴維思。」但想起這兩封短簡：「奉戴維思指示...」、「依戴維思囑託...」就忍辱不言。阿寬達絕對值得他做這樣的犧牲！只有在險些失去她的這一刻，他才體會到阿寬達在他生命中的分量何其重。

這時他只能想像阿寬達看信時會怎麼想，但這些他卻一無所知：

「戴維思人品好！他為我做了這件事...只是為了我...。他對登寶不懷好意...，所以差點把登寶搞得傾家蕩產...，對胡亮——可憐蟲！瘋子一個！——我覺得戴先生一點都不看重他...。」

## 23

胡亮明白自己不能再這樣跟戴維思混下去了。

他心知肚明，證券交易所對他的行徑早已議論紛紛；2413 信箱則都是匿名信，不是來自「戴維思先生的朋友」，就是商界人士，「念及昔日情誼」特函提醒閣下「這個巴胡亮」或「您下屬巴胡亮」矇騙您之事。

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些人也不全是憑空捏造...。

不止一回，在看見奚普利過分熱中於推崇戴維思先生的天賦異稟時：「天縱英才，胡亮兄！」，他就克制不了：

「你老兄也許不信，戴維思天資平平啦！」

「胡亮兄，你怎可這樣說！你看他把股票炒作稱為『交割日之賭』，多聰明！多瀟灑！...」

胡亮徒然絞盡腦汁，盡量要擠出點應景妙言。偶爾弄出兩句機智的話，對方就親切地拍他肩膀：

「這句妙語準是戴維思說的...！精采得很！」

這樣一來，他更絕望透頂，天大的蠢話都可把它歸諸於戴氏名言：「依我合夥人，投機這種事穩當得不得了：不過是低買高賣。」

「這是戴先生說的？最有深意的反諷！」

由於股票讓渡谷登寶重挫了不少「多頭戶」<sup>71</sup>期望，這些人褒貶胡亮時，話語毒到極點。顧德雷自己接到拋售單時，一邊搔頭，一邊嘀咕：

「戴先生真倒楣！如果讓市場自由運作，股票會飆到八十...。這件事胡亮搞了鬼...。」

有誰能說服一個生意人：說別人會爲了感情、爲了友誼、爲了同情犧牲一分利潤？

但那該詛咒的午後，天灰灰的，陰沈無聊像個值日官，事情沸騰到極點。

路逸士懷着最慈悲的心，把這些事全攤開在胡亮面前。

「你曉得證交所怎麼說你嗎？作爲朋友，我必須一五一十都跟你說...。」

「說些什麼？」

「說你要了戴維思...。」

「污衊之詞！」

「不錯！是污衊！不過...，我剛剛聽到幾個人在八卦，說戴維思本身已證實了這件事。」

「誰說的？」

「羅惟利。」

「痞子！我現在就去拆穿這鼠輩...，你跟我去。」

果然羅惟利正挺着喇叭褲的高褲管，對一群投機客高談闊論，解說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sup>72</sup>——他跟這兩位在巴黎有一段深交——關於玻利維亞礦業和工業前景的看法。

胡亮像股龍捲風呼嘯而來，一把抓住羅惟利的西裝衣領。

「好，你這無賴竟敢胡說戴先生不信任我！誰跟你說的？誰？」

羅惟利面對突襲猶豫了一下，但眼看眾人目光都盯著他，他馬上膽氣一壯：

「老兄，冷靜點！什麼風度嘛！」

「誰跟你說的？回答我，否則我不會放過你...！」

羅惟利胸脯一挺，扶正玳瑁眼鏡：

「戴維思...！戴維思本人跟我說的！」

「胡說！」

「除了你合夥人本人，連你都沒資格說我說謊。」

胡亮想要加以駁斥，但雙臂卻像兩隻斷翼垂下...，誰能夠證實羅惟利扯謊呢？

他低下頭，從人群中走開。

他痛下決心：即使再一天，他也不願跟戴維思耗下去。但怎麼辦呢？撤銷授權書？已經不可能了：大家都認得他，熟到曉得他是老戴合夥人，不是本尊。雖然他可戴上墨鏡，但沒有公證人會上當...。戴維思早已家喻戶曉！

突然他腦子裡像燈炮般靈光一閃，來場論戰！這是解決之道：論戰。

他加速腳步。

<sup>71</sup> 多頭戶：短期操作，低價買進預期上揚證券，高價時拋售。

<sup>72</sup> 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1917-20 任法國總理。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1916-22 任英國首相。

戴維思理應屈居下風...！爲了更逼真可信，將由他的對手來撰稿...。首先，一篇由胡亮署名，筆調冷靜節制，內容爲敬告大眾：茲因戴維思先生未能保證本人作爲其商務暨證券營運惟一執行人所有全面參與之權利，故自即日起，中止本人和戴先生之間業務代理，上述業務自二年前迄今，其營運由戴維思出資...。

然後是戴維思氣憤火爆的答覆，但既沒多解釋，也未否認任何事實。

接着胡亮將駁斥說「侮辱不就有理」<sup>73</sup>，大家都會相信運籌帷幄的是他，別無他人：無論那些震撼證券市場的股市豪賭，或大膽敢衝的理財投資；戴維思僅侷限於一個普通通出資人而已。

阿寬達將擺出張怎樣的臉？在知悉股市大戶、神秘金融家、誘拐東方絕色女子的登徒子，這幾個月來靠的就是胡亮的才華？谷登寶、奚普利、英國-阿根廷銀行的董事們在看到這「股市天才」縮水，露出真相後，對胡亮讚佩得眼珠子都會跳出眶來。

他用力推開辦公室玻璃門，坐在打字機前。

字母像大量陣雨落在紙上，多稱心啊！雨不停會形成戴維思溺斃其中的泥濘池塘，只露出像扭曲的樹根般的黃黃長臂！

胡亮繼續撰述對戴維思的駁斥稿，如何報復他的合夥人昔日的傲慢，要他寫各種愚蠢的書類。

他再度感到自在，不受牽絆，有了自我人格；合夥人不過是具人體模型，在他指頭牽動下身體扭曲，直挺挺地倒地。

而現在胡亮已非等閒人物，幾天前他從顧德雷辦公室領回一百多萬披索。他的前合夥人既無自然實體，更有甚者，身無分文，能玩出什麼花樣？

他再度相信已把戴維思整得死死的。

## 24

胡亮手指夾的哈瓦那雪茄--白色尖頭粗筆--好像正用煙氣字母在空中書寫：「一快活男子行經此地」。

報紙一半露出口袋，重複着：「我相信此事！」胡亮有百般理由高興。戴維思先生如今已落得像個大白癡。

果然，這個早上戴維思刊登了兩欄寬的簡短廣告：「我最後的話」、「覆巴胡亮先生」。

連個嚴肅論述也沒，只有激情卑劣的宣洩，駁斥棄他而去的前合夥人...。可憐的英國佬！

胡亮進到俱樂部，逢人打招呼微笑。

所有一切，從那些進進出出、把福利社吵翻天的饒舌男人，到五顏六色像安達魯西亞花園的磁磚壁板，全都洋溢着歡欣的氣氛。

櫃檯後酒保似乎都在雞尾酒調酒器上顯露出他們熱情的鼓掌：好極了！胡亮爺，好極了！

<sup>73</sup> 這句來自諺語：La razón no quiere fuerza 有理不在聲高/力大。

他從密集的一排股票族中強行開路，這些人正放肆地拼飯前酒---花同樣精力去促進食欲或什麼也沒刺激到---，胡亮終於能夠把手臂放在骰子和酒杯充斥的吧台。

「琴酸酒！」<sup>74</sup>

「小心我的三個么點！」

他回過頭，眼睛碰觸到賈朗薩上校狐疑凶狠的目光。

「胡亮兄，好傢伙！你人還在這...。我真沒想到...。」

「是啊！」---盎吉達結結巴巴地說，他是賈上校的死黨，一個老好人，從他朋友肩膀後伸出長頸鹿般脖子---，「老兄的冷靜令人佩服！」

「但...，為什麼呢？發生了什麼事嗎？」

賈朗薩的手像鐵錘般落在吧台上。

「他媽的！你沒看戴維思在報紙上怎麼說你的？」

「說了什麼？」---胡亮說---「不過些蠢話...！他承認他的生意全是我倡議才做起來的...。」

「但是他侮辱你啊...。」

「他侮辱你啊！」盎吉達隨聲應合。

「像這種事...，你們認為他對我太激烈、太情緒化...，甚至流於粗暴...。戴維思原本不是斯文的人，相反地...。」

「老兄，這可不行！他嚴重粗暴地侮辱了你。而你看看他竟然說你背棄他：『舉止錯誤不當，非君子所為！』，這是侮辱...，這樣的挑釁沒有人嚥得下！」

「挑釁，當然是挑釁！」盎吉達隨聲唱和。

胡亮的臉頓時變白。

「說真的，你們把他的話也看得太重了...！」

「太重！太重了！」賈朗薩上校叫了起來，一臉憤慨，他模仿着胡亮柔和的語調---「我們到底在哪個國家啊？他媽的！如果老兄不在乎人家罵你無恥，我們這些朋友可在乎！絕不罷休！這件事我和吉達兄剛才正談着，至少可要求英國佬解釋解釋。就為這件事我們這些人才在這兒！。兩顆子彈，問題解決。如果他不應戰...，那就算了！就忍忍吧！」

巴胡亮眼神呆滯地瞧着他倆。

「我想，他媽的！老兄不會因瞧不起我們這些朋友，作賤我們，那樣的話...，我最好閉嘴！的確！我老了，但手腳可還靈光...！」

「不，上校！...，你的意思是...。」巴胡亮軟弱結巴地說道。

堅實的鑲嵌天花板好似要和樓板連接一塊，像酒壓榨機擠壓着胡亮、上校、盎吉達和整個俱樂部，連同那些酒瓶、磁磚和其餘會員。

在高處，戴維思一臉魔相正啓動着曲柄...。那些磁磚、酒瓶和果核嘎嘎作響，肉也默默地發出吱吱聲，血像鮮葡萄汁在壓榨房到處流...。

二位見證人講好晚上十一點來跟胡亮碰頭---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爭取到的寬限期---，聽取當事人指示。

<sup>74</sup> 琴酸酒，雞尾酒名，用琴酒（亦譯杜松子酒）、檸檬汁、糖漿、冰塊調成。

「哦...！哦...！總之...，自家事自己最清楚...！老兄堅持的話，我可下達決鬥令！」

「感激不盡...，這事件令人不快！」

絕望之下，胡亮去找一位警官朋友，請他設法讓警方阻止這場決鬥。

「行！好傢伙！聽你的...！但得想辦法讓這事結果儘可能對你有利，我們怎麼做好？有了...！有了！就讓戴先生晚點到決鬥地點...，容易，很容易！跟交通警察有點小磨擦...，你把戴先生的地址告訴我？」

胡亮咬緊嘴唇：虛擬合夥人、調查、文書...，他躲進哪一窟？他半晌不說話，目光呆滯，一副白癡相，嘴扭曲得像癱瘓了似的。

「那麼...，」他終於開口：「那麼...，我再多想想...，你什麼也別做...，我還是去門鬥這無賴...，剛才的事一個字也別說出去...，請老兄多關照...。」

警官鄭重地起身，緊緊握住胡亮的手。

「對！對！老兄不會讓人失望的！」

他腦海深處，很深很深的地方，「如何避免決鬥？如何？」這想法像小蟲在洛克福乳酪<sup>75</sup>上逍遙自在地挖坑掘洞，正一點一滴折磨着他：

斷然拒絕...，見證人都已選定了，時機不再！

說戴維思人不在京...這只能延緩悲劇發生而已。

戴維思寫封信解釋...，胡亮只好接受他的說明。然後，見證人要求刊登廣告：「雙方和解」「戴維思和巴胡亮往返信函」。爭執半途而廢！整樁事差不多回到原點。戴維思雖不再是他的合夥人，但...大家終究還是朋友...！如果他一樁生意矇對了，大家腦筋裡仍然以為是戴維思給的建議...。噯！要這樣的話，還是回到先前情況好了！把戴維思殺了，一了百了。總之，只有決鬥這條路！但是...見證人呢？怎麼跟見證人交代？

在家裡，在蕾歐諾和孩子面前——兒子爬上膝蓋，吵著要「爸爸，扛我...；爸爸，做馬我騎」——，這念頭愈來愈強。

已經十點了。十一點賈上校和那該死的老頭就要來了，必須有所決定了。

他在賈朗薩和戴維思之間進退維谷。拒絕決鬥的話，在見證人面前他顏面掃地、無恥之尤；去決鬥呢...，更糟...！又成了大騙子、鬧劇演員...。

而這兩位老兄——賈朗薩一開口吹噓，盎吉達就唱和他的蠢行——將在一個小時內到...。而且確切無疑，決不爽約...。

一陣恐懼開始盤踞胡亮腦海，他好想逃走、躲藏、消失。

孩子仍不死心：「爸爸！扛我...！爸爸！幫我畫隻猴子！...蛤蟆！...貓！」

「都見鬼去啦！」胡亮突然大吼，把小孩用力放在扶手椅上。

「胡亮，你怎麼啦？」

「好了！蕾歐諾你把小孩帶走。我有信要寫...離開這裡...。」

她驚慌地瞧着胡亮，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她看他同樣的抓狂。她抱起啜泣的小孩，邊走向門口，邊輕撫他。

「慢著！叫彼德備車，我要出城！」

<sup>75</sup> 洛克福 Roquefort，法國城鎮名，以乳酪聞名於世。所產的羊乳乾酪，味濃，因黴菌故，呈綠色。

「這麼晚了...？」

「沒錯，就是這樣；不要問了。賈朗薩上校跟盎吉達先生十一點會來，跟他致歉一下，把兩封信交給他們。不對，只有一封。我會放這裡給你，桌子上...。再見！」

「胡亮，你行行好！跟我說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要走得這樣匆忙？」

蕾歐諾十分溫柔地擁抱着他，胡亮則雙眼圓睜。

在面朝黑漆漆花園的窗玻璃上，他看見了戴維思，騎士帽拉到眼睛，用很輕的聲調叫他：

「巴先生，我們走吧！什麼也別跟太太說。我們到山脈那裡決鬥去！」

胡亮眼睛盯着窗，緊緊抱着蕾歐諾和兒子。

「對不起！我不能不走，妳別驚慌...，戴維思有事找我...，我過兩天就回來...。信我會在十一點前送給妳...，再見！」

他像個夢遊者離開房間。

蕾歐諾瞧着他在枝葉的陰影間消失。

「彼德，備車！」

他的聲音變得怪怪的，人也看不見了，彷彿黑夜把他吞噬。

巴先生：

如果倆人有約，其唯一目的為殺死對方，本人認為攜朋帶友殊無必要，且對當事人亦無任何助益。此種場面本非美景，實不樂見好事之徒，更無意結識或殺害令友。本人從未喜好此種狩獵，惟先生若執意攜友前來，屆時則不得不指使下屬將來人處決。

本人今晚將驅車前往安第斯山脈，再轉赴三個月前吾等與包洛斯基狩獵處。當地風光明媚，餵馬牧草不缺。時間悉聽尊便。

**戴維思**

打字函下方，幾將碰到戴維思花體簽名，胡亮用鉛筆寫道：

我摯愛的朋友：

先生自上附書函應可知悉，一時疏忽似已讓戴維思獲知本人下午決定。有鑒於此，對先生古道熱腸除再度致謝，中心不願拖累先生無謂犧牲。另並懇請稍事安撫內人，謹致上本人萬分之謝忱。

**巴胡亮敬啟**

兩位見證人一個接一個，小聲唸信，然後彼此相視。

「蠢蛋一個！他媽的！」

「比這還糟！」盎吉達先生一邊糾正，一邊扶穩眼鏡：「真是個危險的瘋子！你瞧他竟說要把見證人先幹掉！夫人，妳先生做了什麼防備沒有？」

「我不曉得！他坐上車就走了。」蕾歐諾嘆道，臉色蒼白得像個女屍，雙手緊緊交握。

「夫人，恭喜妳！妳先生很勇敢...，而看起來不像？啊呀！從信和所有這些看起來，我認為應該陪他。」

「陪他？自個兒是粗心了點！」盎吉達表示。

「請行行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您們可不能瞞我！」

「夫人！沒事，別驚慌！」賈朗薩說道，臉變得通紅：「男人事。理所當然，跟太太說，諸多不便...。請不要驚慌！盎兄，我們走吧！」

蕾歐諾跌落扶手椅，兩手緊緊抱頭。

「天啊！真可怕！天啊！」

兩個男人匆匆離去。

「盎兄，我差點說漏了嘴！」

「可憐的太太！」

「呸！歇斯底里而已！她怎會猜到決鬥的事...！」

他們上了等在門口的車子。

此時此刻巴胡亮在離城四十公里處，現已更名為「洲際大飯店」的「郵輪客棧」的一間可憐兮兮客房，窗戶朝田野洞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他覺得自己已經安然無恙。

安寧的氣息籠罩着小鎮，乾草、馬廄、溼地的味道處處可聞。

遠處，狗吠聲愈來愈模糊、變弱，顯示回城裡的汽車路過。

這端，地平線在輪廓簡樸、像孩童小手所繪的連綿低丘中消失。天空上，皎潔憨直的月亮——一大塊有明顯咬痕的蘇打餅乾——勾起他對小亮的思念...。兒子常常這樣睡着，略顯蒼白小手拿着一塊咬剩一半的餅乾。

從這村鎮，從這些老藍桉樹和小丘放眼過去，夜晚像個年華老去的女預言家，撐開她千瘡百孔，卻閃閃發亮的褪色傘。一把祖傳晴雨兩用手工傘，上頭有星星似的蟲蛀，還有一把大丁字鎬：月亮。在郊野夜晚下，這把未加縫補的傘顯得多冷漠！多邈遠！尤其寒酸至極！然而...，那些舊城牆、藍桉樹幹、「郵輪客棧」庭院...，抱歉！是「洲際大飯店」！

喔！當然是舊名更合適；不過這有什麼要緊？埋名隱姓，住兩天罷了...？因為處理這件事後，他就會回城裡去...。

「戴維思怎樣了？」

「受了傷。」

「嚴重嗎？」

「我不曉得...，也許吧！他朋友送他到門多薩<sup>76</sup>去了...。」

賈朗薩上校給他的擁抱將會多熱情啊！

---

<sup>76</sup> 門多薩 Mendoza，阿根廷西部行省，面積 148,827 平方公里，人口 141 萬，省會同名（人口僅 12 餘萬），製酒、化學石油等業發達。



## 25

隔日「洲際大飯店」店東，一個面慈心善的胖子，皮鞋瑟瑟作響，敞開的白夾克像他的笑容，前來打攪胡亮的清夢。

「先生您的電報。」

「我的？怪了！怪了！」

巴胡亮打從心底把駕駛罵了幾百遍。

「錯不了，他全盤托出！我叮了又叮...！」

藍色字母彎彎曲曲的，像老牛仔搖晃的套索伸展開來：

**「請等我。攏索警令以護送吾等，謹候為禱。賈朗薩」**

瞬間他已了解情勢，賈上校不甘願就範，自己設法對付英國佬的威脅。戴維思下令員工攻擊他？他就找來憲警防衛。眼前就是一場大決戰！沒時間耗了。

給賈朗薩寫幾句話，向他解釋本身的榮譽感不容自己就此打住；一匹馬...，不管怎樣，租也好，買也行；一個嚮導，可以帶他深入連綿山丘。這樣就夠！

「帕爺，幫忙找個嚮導弄匹馬。要快！喔！還要一把左輪手槍。」

倉促間他忘了帶自己那把槍。

半小時後，巴胡亮在座騎紅毯上似乎抖落不掉的塵霧中，於公路上疾馳而去...

巨大的鞍墊<sup>77</sup>把他兩腳撐得快脫臼，粗厚的馬鎧像懸在腰間似的，拉開了最隱密的纖維，搖動了五臟六腑。有時他真想管他媽的什麼自尊、面子和榮譽；就當個大騙子或大懦夫也行。舉起手臂大喊 *kamerade*<sup>78</sup>！然後向賈朗薩投降。

只有等天開始黑了，馬漫着有節奏的大步，韁繩循着畜牲頭部節拍像鐘擺晃來晃去，巴胡亮才能緩口氣交談：

「你叫什麼名字？」

「薛拉。」

「本地人嗎？」

「大爺，不是；但我贏兒時就來這裡。」

「頭上繃帶怎麼回事？」

「被打劫...。」

「多久了？」

「一個多月了，那些傢伙用甲賓槍打我...。」

「怎麼回事？」

這男子掏出煙盒，捲了根煙。

「大爺！就是這樣啦：我賣了幾頭小牛...，好像被這些傢伙曉得了，大約晚禱的時間，他們突然闖進來，打昏了我那口子，綑綁兩個小女孩...，只聽到一片哭泣，兩個人架住我，把我吊在樑上。」

<sup>77</sup> 鞍墊兩旁常放置垂下的皮製披子或毯子，呼應上面曾提及的紅毯。

<sup>78</sup> *kamerade*，德語，我投降。

『錢方哪裡？』<sup>79</sup>

「我不吭聲。那兩個畜生就開始打我。」

『錢方哪裡？』

「我像座墳場。」

『爸爸啊！看老天分上，你說出來吧！』

「這些畜生，毒打又毒打！大爺！的確，我就要鬆口了！她們一直叫『說出來候吧！』，我快受不了了...，就要縮出來...」

薛拉臉上煥發出上天保佑的表情。

「大爺，誰不就說過？窮人有窮福！我就要招出時，有個人從背後來，用槍托撞我的頭...。」

他臉上顯現出一副幸福無比表情。

「大爺！他馬上把我打昏了，錢得救了！」

他吸一口煙，手舉起龍舌蘭纖維帽子，接着說：

「就是這裡，靠近後頸。老實說如果我知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我一定送他頭小羊。要不是他的話...，錢早丟了...。這簡直是個奇蹟！」

沈默了一會兒，他接着說：

「也許不是奇蹟，但不管怎樣，我跟女兒說要在先哲聖安東尼面前點根蠟燭，也許是...，因為大爺您曉得我一出生就在基督前受過洗的。」

天已全黑，兩匹馬在布滿峽谷的茂密灌木叢堆中前進，愈走愈慢。胡亮認為這個時候賈朗薩指揮下的憲警人員，正跑遍了整個田野，設法要找出他的行蹤。

「薛拉！你嘴巴緊不緊？」

「那還用說！大爺！錢的下落，我半句話也沒說...。」

「好！憲警正在找我...。」

薛拉用狐疑的眼光瞧着胡亮。

「不是什麼壞事啦！是這樣的，我有些帳目要跟一個英國佬結算，你捲入這種事不好。你繞個圈，明天之前不要回家去就行。」

「他們絕對逮不到我！」

胡亮對薛拉伸出手，手上有張鈔票。

「大爺！謝謝啦！幹嘛要這麼客氣？」

他右手舉向帽檐，做敬禮狀，然後把馬轉身。

巴胡亮看着他像個紅點般在遠處消失，自己在坐騎鞍墊上身子前傾，開始從這些愈走愈窄、緊貼著颯颯作響的幽暗峽谷的山徑深入。

這些山丘彷彿靜臥的野獸，遠遠地勾勒出其暗黑畸形的輪廓。從山脊升起的濃濃水蒸氣，似乎正和流向深處的小溪，以及在風中晃動樹葉所發出的單調聲，彼此唱和，安祥地沈思。這聲響一向都有，充滿着朦朧的神秘，像低聲禱告的玫瑰經回音，其中融合

---

<sup>79</sup> 作者故意用錯發音，突顯說話人教育程度不高或有鄉下人特殊口音。「贏、甲、方」和底下的「候、縮」是「嬰、卡、放」和「好、說」的錯讀，以呼應原文發音錯誤。

了上百不同的聲調。風、水和葉子慵懶地低吟着禱詞，也許這一剎那，蕾歐諾也在禱告呢…。

內心痛苦壓抑，胡亮相信他聽見了蕾歐諾的祈禱詞：「萬福瑪麗亞，妳充滿聖寵，主與妳同在...。<sup>80</sup>」

然後一陣像蟋蟀鳴叫的刺耳大笑，谷登寶和阿寬達正在打情罵俏：

「呆子，別搔我癢！」

「喔！妳太敏感！說敏感不對嗎？」

該死！但這不是谷登寶的聲音。

胡亮對這英國口音太熟悉了，這些黃黃長牙發出的絞碎音節，說怎麼也不會錯認...。戴維思的？那麼戴維思...？

他覺得冷，一種不屬於這個世界、奇特的冷，像隻死人的手滑過他的背，一點一點地往上爬，摩擦他後頸的頭髮。

他不敢回頭，然而，周遭空寂無聲。

天空在山丘擠壓下，僅上端顯得寬闊，圓圓的孤獨的像座廢棄畜欄。

不知不覺中，胡亮緊緊夾住小跑前進的坐騎側腹，在灌木叢中開路，經過時枝桠搔着他。

「沒關係！必須趕緊離開這裡...。」

冰冷的手繼續拂拭着他的頭髮、手臂和腳，胡亮覺得全身皮膚都起雞皮疙瘩，好冷！好孤獨！

雲層像擁擠羊群堆滿天空，像要搶着進畜欄，彼此推撞。

月的邊緣像把銳利嚇人的銀白色彎刀，隱約可見。但閃亮片刻後，旋即消逝。

胡亮用馬刺刺馬，開始下山丘，這山丘暗色荊棘叢生。黑夜則像隻碩大無比蝙蝠，似乎正用膜狀翼拍打他的臉。

馬突然停了下來，頭頸下垂，耳向前伸，用力嗅着地面。胡亮生氣地用馬刺猛刺，馬則大聲噴出鼻息，猛然後退，像有人勒住了馬韁。

胡亮也覺得有人抓住他的胸部...。

「我們走！前進！我們走！」

他夾緊雙腳，但覺馬一躍，自己就騰空飛起...。然後，樹枝斷裂聲，頭上讓人受不了的劇痛...，一陣小鈴聲響似乎漸漸遠去...。

「我們走！我們走！」

現在響起的聲音腔調不同，他什麼也瞧不見...。一切暗暗黑黑的，他左手動癱不得，用另隻行動自如的手摸索著槍。

「我們走！」

「無賴！」

「你不是來殺我的嗎？」

---

<sup>80</sup> 〈聖母經〉開頭禱詞。

隔幾步遠，戴維思兩臂交叉，等着他。漆黑中老戴的臉，只有在牙齒咬着的煙斗閃爍下，才能瞬間窺見。吸煙時，煙斗一亮，老戴的墨鏡、鷹鉤鼻和手上的左輪槍就射出一道鬼祟的反光。

「巴先生，你有膽就開槍！」

「無賴！」

「我來發號施令。」

胡亮氣瘋了，像隻受傷野獸爬行，費勁地掏口袋裡的左輪槍。現在英國佬的頭他可看清楚了，陰暗中像火紅的面具顯現。

「一...二...三...。」

聽到兩聲槍聲的同時回音，左輪槍從胡亮手上脫落，戴維思的煙斗像煙火般爆裂，奇妙的星雨傾盆灑落！喔！他的頭疼死了！心蹦蹦地亂跳，像鍛造車間鎚敲，猛擊太陽穴。可怕的折騰！然而：「我還活着！我還活着！」他哼哼叫個不停，聲音透出興奮狂野。

星星像將消失的雨，持續地從天空高處緩緩降下...。寥寥若若的幾顆像將滑落的雨滴，仍在蒼穹圓頂閃爍。

胡亮陷入睏倦中好一會兒，現在則睜大眼瞧着星星。一道綠藍色隙縫把烏雲撕裂，在清澈猶帶朦朧月色下，他看到掉落胸口的粗樹枝。頭躺在一根凸出的樹根上，一隻腳陷進水坑。

不遠處，樹林中一塊空地，他的馬吃着牧草，韁繩掉落地上。

巴胡亮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坐起來，全身酸痛；腳下的地面好像在搖晃轉動。他動作笨拙，步履蹣跚地走向馬，抱着馬頸像在祈求保護。他拿起韁繩，把幾乎掉到馬腹下的鞍放回背脊，摸摸自己腫脹的頭——好重的一擊！——，然後把腳套進馬鐙。

一道紅光從山丘間升起，天快亮了。他策馬前行，強忍着快把他累垮的疲憊和痛楚，開始從小丘下山。

胡亮死裡逃生！在這片黑色荊棘中，戴維思躺在田野裡，黃黃長長的像根折斷的枝柯...。群鳥飛來棲息在他瘦削手臂、他有結的手、他收縮的腳、他滿面皺紋的臉上，這些鳥就像在剝老無患子的樹皮...，牠們將如何啄眼鏡找藍色瞳孔！因為戴維思終於死了；那顆子彈...。

再不用擔驚受怕了，在光天化日下，胡亮在口袋中搜索武器，以確認子彈射出無誤。但沒找到左輪槍，射擊時彈跳到遠處了...，然後煙斗像煙花飛起...，這些他都記得正確無誤。自己槍法真準！好險！老戴的子彈應該是擦着他的額頭飛過...。好了！不是他的錯：戴維思向他挑釁：「巴先生！你有膽就開槍！」他罪有應得！

現在胡亮飛馳在這條長長大道上，多快樂啊！兩排筆直的白楊木好像持槍向他禮敬！

「戴維思死了！永遠不會再來干涉我的生意，也不會去追阿寬達，更不會對我說放肆的話了！」

蕾歐諾看到我無恙歸來，一定快樂無比！跟阿寬達講述決鬥，真可自豪一番！

「那晚上，你看...，一對一...，沒見證人...！剛歷經這場驚心動魄挑戰，胡亮夠勇敢了吧！」

賈朗薩上校將會給他多熱烈的擁抱！

## 26

玩具店門口，一長串一長串的面具像奇花異卉編的花環懸空掛著，一張張的臉，有的歡笑，有的愁苦，有的瘦削，有的圓胖，有的兇狠，有的怪誕。

風過，面具晃動。彼此騷動間，似在竊竊私語。有的別過臉，好像要避開打招呼；另一些則一直心不在焉地從空洞的眼窩底眺望...，面具從不思索，它們又能思索什麼？毫無疑問地，它們無意要讓人難堪，這很清楚！每個都表情不變，老是同樣表情。這些面具要不是避免和他打招呼，就是帶着嘲弄神情，和他今天早上在街上、在俱樂部、在證交所看見的臉，多麼相像啊！

胡亮覺得，全城找不出一對純潔的眼睛、一張率真坦誠的臉，比得過兒子小亮的。而且兒子也想要個面具。他牽着父親的手，第十次要求，絕不死心：

「爸爸！我腰一個小丑的頭。」<sup>81</sup>

「好！就買吧！」

他買了面具，和兒子緩緩地走回家。

胡亮沒有勇氣去和週遭充滿敵意和指責，但卻捉摸不着的氛圍抗爭。

沒半個朋友趨前跟他打招呼，並不是他們不曉得這個訊息：絕非如此。前一天所有晚報各以橫跨版面刊出了「商界聞人戴維思和巴胡亮嚴重個人衝突」。如此這般：所有評語都偏袒戴維思，他無足輕重！

其中一家報紙瞎扯到極點，竟然登出戴維思照片。顯然記者不會內疚不安...，連張真的照片也找不到？好吧！就隨便弄張有英國人長相的也行...！跟這位名人最相配的，要找最年輕英俊的！這大壞蛋長相竟然不俗！登出的照片實在無虧大英民族美譽。一個相當年輕的男子，五官端正，天庭飽滿，鼻子挺直，嘴唇纖細得近乎女性...。和老戴沒半點像！但可確定的是，他旁邊的胡亮照片就顯得瘦弱可笑，和報導的內容沒兩樣！

「喔！報紙總是偏袒有權有勢的人！」胡亮痛苦地想。

阿霓達前一天午後從電影院回來看到的報紙，正巧是刊登了這件報導的那家。報紙放在客廳桌上，她停下來漫不經心地翻閱。她的眼睛偶然在第三頁發現到這段慘痛報導。

「怎會這樣？胡亮跟戴維思？真可怕！但...，爲了什麼？」

片刻間她以爲自己是女主角，突然滿臉通紅。

「吃醋...，一定是吃醋...！」

她繼續看下去，頗感吃力，文字好像從她眼睛裡逃開似的。幸好有關決鬥原因，報導中隻字未提。含糊的幾句話...，由於商業歧見。

她沒力氣再讀下去，坐倒沙發。胡亮第一次吻她就在這裡。她覺得這件事已經很模糊很久遠了...。瘋狂！現在這回憶讓她不太舒服！她預感戴維思已經死了...，而自己從

<sup>81</sup> 寫小孩口齒不清，把 quiero 說成 quielo，故用上下聲譯出：「要」譯成「腰」。

無機會跟他見個面——胡亮由於愚蠢的嫉妒老拒絕介紹認識——他把她從破產中救出，卻連跟人家道謝一聲都沒...，現在才第一次見到他。好英俊的年輕人！跟她相像中的一模一樣！難怪胡亮要把他藏匿起來！她感到一陣心酸，像大海般深沉的痛苦，一點一滴地上升，直到她喘不過氣來。沒錯；這應該是潮水淹沒了黑色礁石的感覺...，濕冷、陰暗、無言...，眼眸噙滿淚水，唇上有鹹味，一種窒息、一種不安...和小鳥在霧中飛的心情...。

她想起葛璐西第一次跟她談到戴維思時：

「你最好別認識他，見到他，妳會迷死...。大家都說找不到比他親切的...。」

她內心深處現在把峇謝夫人的預言藏得密不通風：

「妳將會愛上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一位王子、一位君王...、一位億萬富翁...。我無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個外國人、有權勢的人，會發大財，也會把財富敗光...。」

「但妳不是說這個人不存在嗎？這樣追到手的話可有意思了！」當時她還一邊喊，一邊縱聲大笑。

而現在戴維思不在了...，他在世時自己無緣相見，現在只有絕望地貼緊他的照片大哭一場...，這算命的預言還真神！為什麼自己沒勇氣去面對胡亮的嫉妒，跟他說：「你就是認為我瘋了，高興把我當成怎樣的人，都隨你，但把我介紹給你的合夥人！去啊！不過，他會胡思亂想什麼？」

一陣冷噤流遍全身，她把頭埋進沙發，好半天動也不動，不停啜泣，雙唇吻着照片，照片上的人似乎用驚恐的眸瞳問道：「怎麼回事？這個女人瘋了嗎？怎麼唇上口紅直往我臉上抹？」

戴維思滿面盡是鮮紅污漬，活像是被害死者的臉。這份報紙這點還頗有分寸：向讀者點明決鬥結果尚無可靠訊息，但從各方流言推斷，戴維思先生身受重傷。

營造這種影射不斷、惡意充斥的氛圍，當然無需太多細節，但胡亮卻必須奮力迎戰。

「巴胡亮這傢伙，無賴一個！這場決鬥毫無理由...！他的財富還不都靠戴先生掙來的！」

民眾這樣批評沒什麼好奇怪的，金錢帶來尊重，這段日子有多少人在戴維思庇蔭下，炒股票發了大財。

胡亮並無驚訝的權利。

連蕾歐諾那麼溫柔體貼的人，迎面就情緒激動，聲音發顫，問他：

「你...，你沒殺死他吧？跟我說，你沒殺死他！」

任何人都會這麼想，戴維思的生命和她丈夫生命，她同樣關心。

「胡亮，你說話啊...！跟我說，戴先生情況怎樣？」

「跟妳有什麼關係！」胡亮嘟嘟囔囔，氣得臉色發白。

他相信自己聽到戴維思縱聲大笑。

「巴先生，你看到了吧！...，就連你家都有人關心我的死活！」

胡亮一想自己並未殺死他，甚至連說殺死了他，也不行。蕾歐諾站在他面前，兩眼欲哭：她可從來沒這樣對待過胡亮！

「對不起，」他緩緩地說，「我太繃了！你要知道老戴怎樣了？好...，好...，左臂受傷而已...。」

## 27

現在戴維思左臂傷殘，如此而已，自己大仇已報。

窮神---粗體的窮字<sup>82</sup>---像層薄霧緩緩降下，生命也變黯淡，籠罩在海霧中最美好的事物顯現出詭異樣，水平線也愈來愈狹窄...。一陣怪異顫動下，胡亮的手揮來揮去，但伸手幾乎不見五指，而現在也沒人可助一臂之力。

不過數月間事。剛開始，窮神僅從遠處加害，就已滿足；先是抵達銀行，要胡亮拿部分債券質押<sup>83</sup>。然後，去了證交所，向經紀人提出要求他更多保證的構想；帶着老乞婆怯怯的模樣，走近他商場朋友，在他們耳邊竊竊私語，說盡謊言：「胡亮現在財力大不如前，跟他來往要謹慎！」

窮神當然不會自行出手，她只不過是個代理人而已。戴維思隱身霧中，主導一切陰謀詭計。

有一天，窮神降臨了胡亮的家。連住屋都得抵押出去。

處於這種慘遭清算氣氛，蕾歐諾收到翡翠戒指...，戴維思送的翡翠戒指...。

她不敢戴。

胡亮無時無刻都聽到戴維思諷刺的大笑：「可憐的巴先生...，你老兄愈來愈慘了！」

大家也都這麼說，在證券交易所，三五人圍成圈圈，胡亮就聽見這樣的話：

「呸！你瞧瞧現在，沒了戴先生，他什麼也做不了！」

他們談的都是胡亮。

爲了表示這些人所言不實，他大玩股票...。大力炒作，卻輸得慘不忍睹...。然後玩小的，更小的...，其他更小的...。

貸款不易。他到處碰壁，答案大同小異：

「跟戴先生合夥的話，核定這筆貸款很容易。但現在貴公司解散了...，總之，董事會可能會...。」

胡亮股票愈玩金額愈小，最後絕望下，他力圖孤注一擲，但命運仍然打擊他。

謠言滿天飛，都說戴維思跟他打對台，他輸了。巴胡亮實際上已經破產了。

窮神早已登堂入室，以犧牲他人爲樂：有時切斷瓦斯，其他時候則慫恿收款員對他侮辱一番...。有一天把電也斷了，讓他身處一片黑暗中。

戴維思的大笑令人毛骨悚然，胡亮整晚都聽得分明。失眠，在床上翻來覆去，腦中只烙印着一個念頭：

「禮拜一——張三萬披索票據到期...，我連付電費的錢都沒。」

房子必須拍賣掉，連富都拿送給老戴的馬也在清點名冊內。

前合夥人自身似乎被嚇到了：

「老兄要把我的馬賣給我，這太過分了！有違商場慣例！老兄，這不對。」

胡亮沒上班，兩手插口袋，整天四處遊蕩，不時聽見戴維思的笑聲。笑聲響亮，好像大量英鎊穿過馬口鐵管嘩啦嘩啦地滑下。

<sup>82</sup> 西班牙語 pobreza (貧窮)，首字母大寫，指「窮神」。漢語不用部首特指，故將大寫字母譯為粗體字。窮神，類同「瘟神」。

<sup>83</sup> 指其銀行貸款償付力不足，拿債券質押。

他覺得所有這一切已無所謂了，夢已滅絕。他設法安慰自己，想着富有是場空夢，眼下也不會比過去糟糕...。那段和路逸士搭配貼現票據的淒慘日子...，喔！但那段日子可無法比啊！那時有夢有希望...，阿寬達...！現在可一切都結束了...。

彷彿夢魘，他回憶最後一次跟她談話，剛與戴維思決鬥過後，由於阿寬達音訊全無，在街上他上前攀談，她走在葛璐西旁，神情傲慢，甚至不願轉身看他一眼：

「我不習慣和兇手講話！你聽見了嗎？」

胡亮感覺有如一口唾沫吐得他滿臉，到現在這種感覺還在...。

對他來說一切都終結了。一切？不！他想起了蕾歐諾、孩子和家...。他們是他最後的避難所，那裡才是真正的生活。為什麼他要放棄自己的幸福？蕾歐諾不會拒絕他的...。

到她身邊，像個孩童投入她懷裡，作夢、在她大大的黑眼珠庇護下熟睡，佯裝不知，至少片刻也好，這種穿耳的怪異大笑...！然後聽聽她說話，像從前的溫柔、輕聲細語...。

但一切都已改變，租來的小屋，位處郊區一座廣場，陰陰森森地，不像另一個房子，一打開藍色窗子，觸目盡是一片清新、枝葉茂密樹木；這間租屋則目露凶光，小小斜眼儘往裡頭看，好像要吞噬...東西。還有什麼缺陷？這兒也聞不到絲毫家的氣息。家具當然老舊，二手貨，這裡買點那裡添些，來源不明。別人的頭早把椅背布面磨損到不堪，先前的小孩更是把沙發上彈簧弄得下陷...。

寒酸的家具！滿臉倦容到了這個家，就像不識當地語言、心懷戒慎恐懼和敵意的老移民，給人時時在搬移的印象。

一切翻騰起伏，沒人對蕾歐諾伸出援手，她一個人東奔西跑，想把這個破敗淒慘的家理出點頭緒來。

這不是跟她談感情的好時刻。

她回答胡亮時，聲音帶着痛苦的語調：

「唉！胡亮，你別難過！你自己要的...，沒錯，戴維思是有點怪，有時會逼你通宵達旦...，但儘管這樣，他總是個好人...，你要能有點兒耐性的話...。」

胡亮啞口無言。他的太太，他自己太太替老戴辯白，而且談到他時，神態竟那麼感傷：「他是個好人」，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

他低下頭，老半天十指交叉，一副無能為力表情。腦筋什麼也不想，眼睛盯着袖口露出來的小小黑線頭。

窮神早已自信到拿他的衣袖脫線、領子和衣肘磨得發亮為樂了。

## 28

小孩病得很重。空無家具的小房間裡只聽到喘息不斷。

汗水浸濕了他的黑色捲髮，小頭在枕上來回翻動，小手似乎輕輕抓着被單。

胡亮坐在一張維也納椅<sup>84</sup>上，彎著背，手托額頭，設法要躲掉這場可怕的夢魘；為了不願正視眼前展開的悲劇，他淚眼模糊地盯着房間另頭...。

<sup>84</sup> 維也納椅，編為托耐特 Thonet 曲木椅 14 號，1859 年開始生產，至 1930 年累計產量 5000 萬件，銷售量極大。整張椅子由 6 根直徑 3 厘米曲木和 10 個螺絲釘組成。曲線優雅自如，形體輕快纖巧。



牆上天藍色壁紙已撕掉，暗黑輪廓仍清晰可見，「象」，兒子這樣稱呼，起初僅只是個不起眼的裂口：「小雞」大而已。後來兒子撕開一點點，就變成了「貓」...。不到六天，大塊撕下後，就成了「象」。

這或許是對戴先生送給他的那個大玩具象聊表憶念吧...。所有的東西...，連那些玩具統統列入拍賣...。戴維思這壞英國佬，兒子就是這樣叫他，把爸爸搞得虧錢，且帶走玩具...。除了那個睡在他身旁的布猴子。

走道盡頭可聽見蕾歐諾匆促的步伐，準備着藥。胡亮一想到她，不免哽咽低泣。多好的人！多溫柔！無我無私！跟阿霓達多麼不同！自己怎可...！

他眼睛盯住蠟燭，淚眼中蠟燭紅光衍生的移動光環彷彿變大了；在暈輪中央，藍色火焰像條想要一點一點吞噬蠟燭的蟲，變得更長，好在四射火花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啃食...。一陣微弱喘息像另一個人的回音，隨聲應和著...，也在胡亮腦裡隱約回響...。

兒子突然不停晃動，眼睛睜得很大，小小雙手顫抖不已，想要從枕頭上直起身子，發出窒息的叫聲：

「媽媽！英國佬...！」

胡亮一躍而起，低下身想摸摸他。

「英國佬...，那裡！」

他指着牆壁，胡亮細瞧時，一道黑影向前傾，伸長雙臂就像要去掐死小病人。

就在此刻，兒子兩手握住脖子。

「啊！啊！」

聽到胡亮喊叫，蕾歐諾嚇得趕緊過來。

「老天啊！怎麼回事？」

胡亮全身乏力倒在床腳下...。影子和他一起倒下，這時蠟燭照亮牆上褪色的壁紙...。小孩仍然翻滾不停...。

「是老戴...！是老戴...！」胡亮模糊不清地重覆着，用手緊緊矇住眼睛。

「不找個醫生不行了！快！快！馬上去！」

胡亮站起來，跑向街上。影子從牆壁滑下，跟着他跑。他感覺到影子急促焦慮的步伐在人行道上緊跟着他，模仿他鞋跟的聲響。

空曠的街頭連一輛汽車也沒，馬車也不見...。

胡亮跑着，拐進一條陋巷時，影子似乎超前；一個穿綠色緊身粗呢大衣的瘦長男子攔下他。

「站住！火災嗎？」

這個人英國腔很重。

「火災？火災？笨蛋！」

「你說什麼？」

「痞子！你為什麼取笑我？要到什麼時候...？」

他抓住這個人大衣領子，想要推他撞牆，這個人也抓住他。

「抓住兇手！他想殺我兒子...！」

「抓住瘋子！抓住瘋子！」

胡亮終於把那人摔在地上...，兩個人滾落路邊積滿淤泥的排水溝，在人行道邊石上死命扭打...，巴胡亮人在上面...，他現在覺得自己的手指掐着英國人的脖子，一陣有起有落沙啞的喘息---跟生病的兒子沒兩樣---鑽進他的耳朵...。

「抓住他！抓住他！」

他感覺一些有力的臂膀從背後抓着他。

「去警察局！」

這個人是交通警察。兩三個帶着金魚眼、滿臉憔悴的夜遊神一面圍着他，一面評頭論足。

「是個瘋子！想要殺我！」

「是戴維思，交警！是老戴...！」胡亮喊叫，氣得叫啞了嗓子。

「去警察局！」

「我兒子要死了！」

「走！快點！」

毫無辦法。

黎明時分胡亮脫困了，在一位認識的警官擔保下，他終於被釋放，但已經太遲了...。

渾身泥巴，污穢不堪，血跡斑斑，他在樓梯口碰見蕾歐諾，她臉色蒼白，眼睛露出像閃電般一閃而過的嚴厲指控：「兒子死了，兇手是你！」。

僅只一秒鐘，她隨即抱住胡亮，爆發出歇斯底里的哭泣。

## 29

那回擁抱像告別。蕾歐諾幾乎不說話，答話也很少抬起頭；她似乎害怕眼睛背叛了自己，她的眼睛硬話說不出來。

胡亮想跟她解釋，所有這一切不幸，罪魁禍首只有一個：戴維思。她擺擺手不予認同：

「別這麼說戴先生！」她說。

巴胡亮想辯駁，但辦不到，他的聲音根本聽不見，戴維思陣陣大笑讓他心慌意亂：

「巴先生，沒用啦！你太太幫我說話！噢！所有太太都幫我...！這不見得很正確，但世間事就是這樣...。你老兄有回也代我簽文件。你理由一堆；我這兒也可說出上百個。你老兄說：我沒錯。這些太太喜歡我，也不是我的錯啊...！」

老戴精心策劃，非折磨死他不可：從早到晚都用響亮但幾乎難以覺察，卻始終如一，像鐘擺前進一樣的細語對他講話，突然間卻又放聲大笑。胡亮想大聲叫，老戴又橫加制止：

「老兄最好閉嘴：人家會以為你瘋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你不可以跟太太說我殺了你小孩，她不會相信你的，除外，她很貞潔...，肯定比阿寬達...。」

一陣大笑又起，似乎要讓他窒息，老戴繼續說道：

「老兄別這樣看我！毫無疑問，做丈夫的都有點瞎了眼，你記得你朋友谷登寶吧？他覺得你荒謬，是吧？然而，保險公司都不承保這類意外，寧可保風險較不確定的：譬如說死亡。你買了嫂夫人的忠貞險沒有？你應該買：她人蠻親切的...。」

咄！自言自語讓人受不了，這小小的屋子，每句話、每個聲音似乎都延伸成悽楚的回音：從幼兒的小小腳步，愉悅如鐘敲，從此不再感受到了，只有木頭地板、牆壁、天花板彷彿如墳墓的回響。

巴胡亮拿起帽子，衝到街上。他需要空氣、光線和空間。

腳步輕快，額頭低下，偷偷地窺視四面八方，別遇上債主。在每棵樹、每個角落後面，他都以為自己看見有人出現，走近他，聲音柔美地說：

「巴先生，這筆小帳可不可就付了？」

暮色漸濃，走長路後他已精疲力盡，他來到津大諾瑪區<sup>85</sup>，讓自己跌坐在一張長凳上。

他聽見鄰近靠背長椅有個熟悉的聲音在叫他：

「胡亮兄！這邊位子舒服些，要不要過來聊聊？」

「真倒楣！是富都拿。」

他像平日般懶洋洋地坐着，兩腳大張，頭縮進肩膀裡頭，他挪開放在長凳上的報紙和帽子，以騰出地方。

巴胡亮無計可施，只好接受。

真煩！沒完沒了的廢話，抱怨谷登寶，以及「金礦公司」的詐騙，幸好他終於逃脫，還拿回了些錢。

突然那千篇一律，巴胡亮不斷看它出現的問話又來了：

「胡亮兄，戴先生真的跟你斷了？」

巴胡亮神態厭煩，對老戴這傢伙的心底話，幹嘛要說出？富都拿要他對老戴歌功頌德，門都沒有！

「我不曉得他怎樣了...，不關我的事！」胡亮咕噥着。

「英國佬不是什麼好人！」

胡亮充滿驚訝，眼睛盯着富都拿。

「沒錯，不是好人！正如人家說的，起初我信他是個正人君子，他幫過我，我沒排斥他的道理，但後來...。胡亮兄！世間事一個人真有得學的！你記得九月間我送給戴先生那匹黑馬？尤物啊！節狀突小小的，胸部發育良好，臀部結實...，棒透了！以前是我的坐騎！你曉得英國佬怎麼處置？賣了！我親眼目睹，看見牠在拖兩輪貨車。這傢伙無恥！連人家送禮都不懂得感謝！如果是急需把牠賣掉，猶有話說，但他可家財萬貫啊...。真沒良心！你看他對待老谷的...。」

「什麼？」

「你不曉得？」富都拿雙手按住額頭兩旁，食指朝向天空，擺出猛公牛覺察到短扎槍近身的姿態<sup>86</sup>，我聽羅惟利本人說的，他們在一位法國女服裝設計師家幽會...，所以英國佬就出借股票給谷登寶，幫他渡過破產難關。這是酬報他太太的方式。」

<sup>85</sup> 津大諾瑪 Quinta Normal，智利京畿區域郊，人口 11 萬 6 千。

<sup>86</sup> 暗指谷登寶戴綠帽。拉丁美洲稱戴綠帽男人，頭上長角。鬥牛以西班牙繆辣 Miura 家族牧場所產最兇猛最有名，故鬥牛用公牛稱 miura。

胡亮瞧着富都拿，兩眼渾濁，欲言又止。難道戴維思和阿霓達也在洛沙街的房子見面？杜蓓夫人不止是女友身分，也還是安排他們幽會的仲介？而他的股票，他自己的「金礦公司」股票...？喔！情節還編得頭頭是道呢！

但富都拿並未覺察到他交談對象的驚訝，繼續居心叵測的評論：

「啊！胡亮兄，我很高興知道你跟這個人斷了，任何受人尊敬的家庭都不能讓這種人進門，嫂夫人那樣賢慧，難免遭到閒言閒語！人家都說...，誰能封住別人的嘴巴？講到一個像貓頭鷹除了夜晚絕不出門的怪人...，你得相信，我每次在友朋間聽到戴先生常造訪貴府，我難過...。」

胡亮氣得臉色發白，他打斷富都拿說：

「戴維思從沒到過我家。」

富都拿眼睛睜得不能再大，嘴唇晃動彷彿要說話，但旋即忍住，大為震驚，手放在額上，然後開始翻轉錶鏈<sup>87</sup>，並問胡亮是否常跑賽馬場...，依他看，贏面最大的馬是「水果蜜餞」。胡亮兄，你對賽馬興致不高？

巴胡亮搖搖頭，於是富都拿拿出懷錶，藉口他家老派作風，晚飯吃得早，然後告辭而去。

胡亮同樣起身，搞不定自己要往哪兒走，手拿帽子，也不管是小徑或花園，他穿越過草坪，發現自己已走離了林蔭路。

他腦中亂哄哄的，啊！這麼說，這些閒言閒語也談到他、他的家庭、他太太！現在他已潦倒不堪，富都拿的俱樂部找不出比踐踏他家傷心事更好的素材。戴維思拜訪過他，真是笑話！戴維思夜夜來跟他...，自然也跟蕾歐諾閒聊。喔！至少富都拿的死黨是這樣說長道短的！怎麼找出這些污衊話的元兇？怎麼找？沒人膽敢斬釘截鐵地回答他：「我親自聽到的：某某說的。」所有這些都是含含糊糊的：「他們曲解了我。我怎麼會這樣想呢？誰會去懷疑夫人？」、「人家說的」、「人家胡扯的」、「謠傳吧！」

沒人會據實相告，事情就是這樣！否則又能怎麼樣？難道要有個像羅惟利的冒失鬼回答他：「是啊！先生；我看見戴維思三更半夜進入你家」，這話怎麼回答？

兒子看過一次，老戴像個黑色幽靈滑進他病危時的小床旁邊。那晚自己也看見。不僅僅這回，許多許多...，靠近窗邊，在門後窺伺...。在街上，啊！員警帶走他時！

戴維思去他家，就像進入自己的住宅。必須要突擊把他逮住，就這樣！

他恐懼地回想起，幾個月前，在瑪努業·孟特大道那獨棟洋房，他近凌晨時回家，發現花園入口開着...，沒有人能夠解釋那些腳印？而現在新家，朝書房的窗為什麼有時候會「隨風」而開？

隨風！喔！老戴是開鎖高手！但他的狡詐不會再有用武之地了。

他一直走，直到找上一家快遞公司，從那裡他寫了幾行字給蕾歐諾。

離開時，他一臉魔相：

「呸！如果兩人有什麼，彼此一定會有連繫辦法！」

他看着快遞員攜信出發，感到難以形容的寬慰。

他已找到線索！這回老戴再也無路可逃了！

<sup>87</sup> 懷錶 15 世紀時發明，本書寫作時仍用懷錶，至 20 世紀手錶始流行。

他一路漫無目的地走着，以「打發時間」。過了很久，經過郊區一座教堂前，他聽見鐘敲了八點。分秒流逝實在慢得令人焦躁！他好像看到分針像黑螞蟥繞着針面爬行，黑螞蟥兵團行將散布全球，用其細顎把人生、理想、決心磨損殆盡。一切斷裂...，一切崩潰...。

爲了逃避這似乎把他精力一點一滴耗盡、卻揮之不去的煩惱，胡亮匆匆離開教堂附近，但卻不曉得怎麼回到自己住的社區。

在自己寒儉住家前，他全身已無半分力氣。落在屋簷上月色把瓦影像破舊披巾投射在屋子正面；在黑夜籠罩下，小屋露出一副愠怒老嫗的形貌來。

巴胡亮從鄰近的角落窺伺，不敢正眼瞧它一眼。

他發現自己舉止實在有夠丟臉、荒唐極了！

也許他有懷疑妻子的理由？如果她無辜，怎麼期盼突襲到老戴？

喔！他一手策劃的妙計，要把這對男女當場逮個正着！一封信告知蕾歐諾，他白天不在聖地牙哥。

幾千幾千年前，男人除了對妻子說：「我旅行去了：今晚不回家」外，尚未發現其他計謀可用來查明妻子的忠貞。老鼠，佈陷阱捕捉；妻子，用行李抓姦。做丈夫的實在沒有長進。爲了誘引狡黠的動物，創造了精巧機具庫：網、套索、彈簧夾。爲了騙倒吹捧過火的機靈女性，卻未發明出什麼名堂：搞來搞去就會藉口出外旅行，老掉牙的陷阱！

「然而她們還是上了當...，上了當，巴兄！」

胡亮回過頭，驚惶失措。戴維思的聲音在他耳邊清晰響起；然而，街上杳無人跡。

「然而她們還是上了當！」這人盡皆知的看法好像鐵錘重擊，釘入他腦門。他整個人在街角後頭躲躲閃閃的，神經緊繃，脖頸前伸，眼睛像在黑暗中搜索的燈塔定向移動，胡亮在那裡呆了整整一晚。

每個行人走過，他就全神貫注，像頭作勢欲撲的貓，暗黑中他目光如劍。

「是老戴...！是他...！卑鄙...！」但行人都揚長而去...，「不是他！」

這種可怕的不穩定感，讓他心裡七上八下的，胡亮終於看到黎明到來。

過去了許多人、許多人...，但就是沒有戴維思。

### 30

時間繼續緩緩地爬行，像硬地犁田。

蕾歐諾一語不發，好幾個鐘頭都挨著窗編織，胡亮則默默地瞧着她。

或許她有過預感？有回在同一窗戶前，她丈夫整晚監視着她，把她看成不貞的女人。

不，她不會猜疑的；但爲什麼蕾歐諾的眼睛不像從前那樣凝視着他？

她的眼睛好像在避他，即使有時盯着他的眼睛，幾乎也神色憐憫；然後馬上低眉垂目，像害怕秘密行將被發現...。她有什麼秘密？

胡亮甚至連想也不敢想，這些眼睛在他面前張開，烏溜溜的、難以捉摸，像暴風雨之夜。

她眼裡的最後一道光芒已隨兒子逝去。

屋外陽光燦爛，映現出老舊建築物牆上的剝落斑斑，也盈滿了紫色陰影的小廣場。幾個衣衫襤褸孩童在水池邊玩，其中一個像兒子頭髮卷曲...

胡亮藉口出門找工作——他心知肚明怎樣也找不著。說真的，他這樣做只爲了離開家。蕾歐諾也出門去了，她說她上教堂，也許她力圖逃脫這些記憶吧！

胡亮不是不了解，但一想到戴維思跟他提過這件事，他就擔心。這傢伙陰狠得很...，難保不對她說！

他走得很快，絕不左顧右盼，何必呢？有天午後他遇見谷登寶，這傢伙竟然不理他。賈朗薩上校還憤怒地給他白眼——由於那該死的挑戰，阿賈達不再邀他到家裡吃飯——，連顧德雷都閃躲，好像自己要委託他股票「下單」。

只有路逸士攔住他，熱情如昔，詼諧不改：

「這天大消息，你知道嗎？」

「什麼？」

「璐西剛生了個女孩。」

「是喔？」

「一個女孩！你瞧！我得救了！只有這樣我才能風風風光從這趟渾水脫身...，勒米洛樂得不得了，正式宣告不再生了。」

胡亮想就此道別，但路逸士纏著要他陪，好去慶祝這「奇蹟似的逃過一劫」。

「這回要是生男不生女的話...！」

這項慶祝理所當然在一家小酒店舉行，喝到晚上十點。

他回到家時，蕾歐諾連飯都還沒吃。

「這回你總不好說是戴維思害的吧！」她說。

「戴維思！妳幹嘛老是提他！」

「要不是因爲他...。」

「你說什麼？」

二話不說，蕾歐諾打開一件小家具，把一疊紙鈔和一些文件擺在胡亮眼前。

「我把首飾拿到『公平』當了...。」

胡亮百感交集，既傷心又羞愧。

「連我母親的珍珠？」

「沒有啊！只拿了其他珠寶...，你送的...，戴維思送的...。」

她看胡亮一臉茫然，又說道：

「唉！你別難過！天主女皇伊利莎白都典當過珠寶，當然哥倫布可沒...這樣子回到家<sup>88</sup>。」

胡亮一語不發，緊咬牙齒，瞧着散放在小桌上的當票，一副魂不守舍模樣，像在聽着人家跟他說話。

突然他伸出顫抖的手，拿起其中一張當票。

<sup>88</sup> 天主女皇伊利莎白 Isabel la Católica (1451-1504)，1474-1504 年統治 Castilla、Aragón，登基前後引發內戰，1492 年將猶太人驅離西班牙，並資助義大利熱那亞航海家哥倫布發現美洲（1492，前後航行四次）。說哥倫布可沒醉醺醺地回家。

「這張？」他說，「這翡翠戒指哪來的？這東西我可沒送妳啊！」

「戴維思送的...。」蕾歐諾低低、心虛地說。

「妳說什麼？戴維思？」

「沒錯，戴維思送的...，我教名日那天...。」

胡亮感到整個家在他頭頂崩塌，他講不出話來，下巴一直在抖。

### 31

這像是場持續、延伸、遽轉得更驚怖的夢魘。

胡亮想動一動，雙腳卻不聽使喚；想把手挪開桌面，兩手木然，下意識仍緊緊扒住木板。

啊！這張當票要是能夠視而不見！但當票就在桌上，皺皺蠟黃像極了戴維思的臉，正用盡其黑色字所有力氣在大呼小叫：「翡翠戒指...二千披索。」

蕾歐諾走下樓，走得很慢，梯階逐級嘎嘎作響：咯噶、咯噶、咯洛...。每一步都像似發出不同音的呻吟。

只要這樣喊喊就行：「蕾歐諾，原諒我！我不信妳會騙我！」腳步就會停下，不再像錘子般聲聲敲着大腦，而她就會返回。貼心的擁抱！狂熱的親密！她會抱住他的脖子，放聲大哭，也許就像片刻之前對他說的：「胡亮，我曉得你瘋了...，所以我原諒你！」

她回不回來都不要緊了！但胡亮叫不出聲來。他啞口無言，目不轉睛，繼續瞧着，一瞧再瞧這張當票：「翡翠戒指一只...，二千披索」。

蕾歐諾的腳步聲聽起來像微弱的悲鳴，她應該已經快到玻璃門了，胡亮聽見門鎖聲，然後長長的啜泣——門打開了，跟着砰然重響。她的腳步聲在杳無人跡的街頭逐漸消逝。

這時，只有這時他似乎才回過神；瞬間，他的眼睛完全看清了這場悲劇，蕾歐諾不會再回來了：他自己把她趕出家門。

床頭櫃上，她的祈禱書還擺在那裡，一張椅子上有個小手提箱...。他心裡想枕頭下的睡衣徒然盼着她回來。

胡亮想大哭一場，但兩眼乾澀、驚慌。

「蕾歐諾！回來啊！原諒我！」他突然用連自己都不認得的、透不過氣的聲音，大喊大叫，跑到窗戶。街上空無一人，下着雨，風對着小廣場的樹狂吹。

門口有一團模糊不清的黑色物。

巴胡亮倉促下樓，經過兒子小房間時，他以爲看見屋內有模糊亮光閃爍，不完全是光線，是種蛋青色的氛圍，像教堂大蠟燭最後嘶嘶作響時，飄浮在凋謝花卉中的氣息。

他全身發冷，握緊樓梯扶手，三步做兩步地，摸索進入書房，堆放在地板的書好像抓住了他兩條腿。

費了好大勁他才找到燈，一個可憐兮兮的燈泡，很難把房間照得通明，他從防光窗板的隙縫向外窺探。

並非幻覺：黑色物仍然對着窗放在那兒。

胡亮神情絕望、無力地用雙手矇住眼睛。

僅只瞬間，他使勁地挺直身體，拴牢窗板上的栓，打開桌子的一個抽屜。

這些舊家具瞧著他，帶著中世紀宗教法庭法官嚴厲且敵意的神情；它們粗壯的背部和僵硬的臂膀似乎在陰暗中增長。在一處角落，一些堆放得亂七八糟的書彼此擠壓，想要逃脫追上來的陰影。

胡亮目光逡巡整個房間：陰影，除了陰影，別無他物...，跟他的生活沒兩樣。

他閉上眼不再多瞧，兩個發光點，冷冷綠綠像蛇的雙眼，刺入他的眸子。翡翠戒指，戴維思的戒指...她的不貞！

他覺得一陣瘋狂的恨意湧上心頭，然後是鬆弛、近乎紓解的感覺...，這有什麼要緊？

他取出左輪手槍，放在桌上。

他手指輕撫手槍，感到一陣奇異的快感。中間帶有溝槽的發亮槍管映出---可笑地拉長---他瘦削泛黃的臉，他雙眼睜大的死人臉、幽靈臉。片刻後，他就會是這樣，他的眼睛仍然會睜開...，哪隻友善的手會來闔上它們？

他突然聽見有人敲着窗子。

胡亮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

門上也有人反覆敲着。

於是他慢吞吞地站起來，打開門。

是戴維思。

進來時身子裹着一件長雨衣。

「晚安，巴先生。」

胡亮沒回答，但他好像沒察覺到。

他完全無動於衷，取出方格子手帕，開始拂拭其中一張舊扶手椅，旋即坐下。他好像刻意挑書房最陰暗的角落，他的墨鏡像兩個骷髏頭眼窩來回逡巡，從房間這端到那頭。

胡亮的視線跟隨着這死人般的兩個眼眶，它們似乎很高興停留在裱糊得亂七八糟的牆上、沒鋪地毯的公寓、一堆凌亂的書。

「雨下得不小，」他說，「希望你不會像嫂夫人一樣想上街...，要不要大家聊聊？」

「好吧！」胡亮喊道，聲音沙啞：「我們談談！我們是應該談談...，你想怎樣？你來我家做什麼？你憑什麼干涉我家裡的事？」

「喔！巴先生，你有點緊張。」

「緊張？一點也不！我不在乎！我全準備好了...，你的作為像個卑鄙小人！」

戴維思鎮定得氣煞人，取出眼鏡，開始用手帕角仔細擦拭。

「巴先生，你還認得這副眼鏡？跟在樂土市被你踏碎那副一模一樣，當時你盜用我的名字為了...簽署文件。」

「夠了！」胡亮氣得大叫，理智盡失。「盜用老兄名字！無恥！你幾時有過名字？」

「別跟我稱兄道弟！」

「你也講禮貌了？你害死我兒子，奪走我太太，欺騙我，你...你是誰？我想像出來的東西，一個謊言！以前哪有你...！你是我創造的...。我為你取名，遺產借你用，讓你賺進大把大把鈔票...，你存心要把我所有的搶走，我不過自衛而已...。為擺脫你的明偷暗搶，我必須弄份假文件，這我不否認！但你不停迫害我，把我辛苦贏得的榮耀據為己



有，還貶低我，要我自認是你屬下...，甚至你胡搞亂來也要我付錢。你記得杜蓓夫人吧？她有一天來跟我說，你和她有了兒子...，我替你付了錢；後來你誘拐阿霓達...，然後是我太太...，你又把我搞到破產...。有個晚上，像今晚，你像賊爬進我兒子和...睡的房间。」

「喔！你也想過殺死我啊...，你還記得決鬥吧？」

「當然，我想把你殺掉，現在還想。」

胡亮拿起左輪手槍，站立桌前，瞧着戴維思，氣得發抖。

戴維思面露笑容：

「巴先生，你開槍也沒用!...。你剛剛才說你創造出我，我是你想像出來的東西，『一件藝術創作』---這個名詞老兄如果不覺得有點狂妄的話。而藝術創作是不朽的，巴兄！死的是作者！你查查藏書，雖然不很豐富，但你還有幾本經典---經典不會出賣靈魂---，伊迪帕斯、哈姆雷特、唐吉訶德<sup>89</sup>...都是虛構人物，但卻可免於慘遭謀害...，你老兄可犯罪連連，把他人之物據為己有，偽造文書...。」

胡亮克制不了了，一槍射出。瞄準戴維思胸膛，子彈應該穿射過他的身體，但他仍若無其事地把話說完：

「你可以偽照文書，可以污蔑、可以攻擊...，但是，你腦子創出來的人，你怎麼也殺不了!...，我們不會死！你查查藏書。」

胡亮怔了一會兒，驚恐萬分，兩手緊緊握住左輪手槍把手。伊迪帕斯、阿基里斯、第多<sup>90</sup>、哈姆雷特、堂吉訶德...在他腦筋裡像走馬燈亂轉，他們都是臆想出來的虛構人物，但這些人長於煽動、懂得說東道西、慷慨陳詞，登上舞台，用其聲調語氣感動活着的人...，而創造他們的人呢？塞萬提斯不過是骨灰一把，索福克里斯<sup>91</sup>比影子還不如...，莎士比亞...，甚至連是否莎士比亞寫的，不也持疑嗎？荷馬...，誰敢保證老荷馬真有此人？

戴維思，一副完全無動於衷神態，繼續擦拭眼鏡：

「我當然會活得比你久...。」

胡亮確信自己看到這些書在角落亂竄，書頁像薄薄嘴唇，彼此爲了交談，稍稍張開：戴先生所言不虛：想像的創作比人類活得長久。

「毫無疑問，」胡亮自言自語：「神話中諸神、英雄、主角享有特權，不過老戴當然不是這樣，他荒唐粗魯卑鄙小人一個：鬼扯東西...。」

「巴兄，沒錯！我是鬼扯出來的...，一個謊言，但你把我養大、讓我有模有樣，現在回頭來反你，像所有的謊言一樣；但我存在啊...。喔！沒有比終結謊言更難的了！」

書堆中跳出來一小本王爾德的書，尖着嗓子佐證說：「那些從未存在過的，才是唯一的真實人物...。」

「怎麼殺掉他？怎麼殺他？」

<sup>89</sup> 伊迪帕斯，希臘神話中破解怪物 la Esfinge 之謎，後誤殺父親娶了母親，發覺後自刺雙目，流浪而死。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哈姆雷特》劇中主角名。堂吉訶德，西班牙塞萬提斯小說主角。

<sup>90</sup> 阿基里斯，古希臘詩人荷馬史詩《伊利亞德》中英雄，傳說全身刀槍不入，後遭困被射中身上唯一弱點跟腱而亡。第多，迦太基女王，古羅馬詩人魏吉爾（西元前 70-19）史詩《埃涅依斯》說，第多救了遭遇海上風暴逃犯埃涅依斯，陷入情網，但後者在丘比特壓迫下棄她而去，第多因而自殺。

<sup>91</sup> 索福克里斯，古希臘悲劇作家、雅典將軍、政治家（西元前 495-406），《伊迪帕斯王》是其最有名作品。

胡亮雙手按頭，和戴維思面對面，他大叫：

「我會報復的！在大家面前，你就是殺人犯！」

「喔！巴兄，你高興怎麼做都行！世間苦難我已擺脫...。」

胡亮沒答話，顫抖的手指握着筆，用一種像戴維思簽名同樣後仰的奇特字體，寫下：

**巴先生：**

**你雖然傷了我，但我會找適當時機的...，你肯定會後悔的...，我不會饒你。**

他寫上日期三月十五日--決鬥後四天--，然後把信紙放入抽屜，最後一回瞧戴維思。

老戴仍然懶洋洋地坐在扶手椅上，將菸草填進煙斗...。

就這樣，胡亮拿起左輪手槍，頂住右太陽穴。

法醫檢驗報告披露，鑒於傷口形狀和方向，認定自殺的可能性較他殺為低。牆上發現的另一顆子彈證實了假設正確。匿名恐嚇信的發現，使這一假設更無爭議。筆跡專家宣稱：此匿名信字跡確屬戴維思。兇手姓名現已知悉，所缺的僅是逮捕人犯歸案。

警方從此追緝戴維思...。(20061127)

茂川教授道鑒：

台端申請本會94年度經典譯注計畫，經送學術審查已獲推薦，並已獲本會經費補助。謹檢還原申請資料、審查意見及執行計畫時需注意事項、出版及權益分配等，希請 卓參。

近當代經典之授權：如您譯注的經典為近當代著作，必須取得原出版社著作權授權，始得進行翻譯，本會將委由出版社洽談授權事宜(授權費用由本會支付)，如您與原作者有師生等情誼，請賜告，將有利於授權進行。授權的進行快慢不一，往年的經驗，快則三個月，多則一年半載。

執行期限：經典譯注計畫執行期限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最多兩年。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經典譯注計畫者，得於計畫執行期限結束前申請延長，最多以延長一年為限，延長期間所需費用，不另補助。但近當代經典譯注成果之出版不得超過原著授權之出版期限（多為簽約授權後之一年至一年半）。

學術倫理：經典譯注計畫經核定後，譯注報告之撰寫均應由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親自執行，不得一部或全部轉託他人（包括計畫助理）譯注。如有轉託之情事，將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及相關規定辦理，如經查證屬實者，除依規定處理外，已補助之計畫經費全數追回。

成果繳交：

- 一、計畫主持人於經典譯注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依有關規定繳交經典譯注計畫之成果—經典譯注初稿（以下簡稱經典譯注初稿），原典影本、及光碟片各二份，由申請機構備函送至本會。並依規定辦理經費結案。
- 二、多年期經典譯注計畫，應於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兩個月繳交譯注計畫部分初稿，貴執行機構將就該部分初稿實際譯注字數核實稿費。
- 三、經典譯注初稿繳交超過原著授權出版期限，致罰款或無法出版者，如歸因於計畫主持人者，計畫主持人需繳還因徵求授權所發生之費用，計畫經費及罰款，並不得再申請經典譯注計畫。
- 四、經典譯注初稿經送審查，如需修正，計畫主持人應配合修訂，並經審查通過得以出版時，本計畫始得結案（經典譯注初稿評審意見表如附件一）。

經典譯注初稿應包含之內容

- 一、一篇具有深度及份量的學術性導讀（critical introduction），含關鍵詞、作者介紹、作品的時代意義
- 二、版本及譯本的介紹
- 三、歷代重要相關文獻的檢討
- 四、原典文本翻譯及注釋（annotation）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評審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Academic Translation on Canon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 五、譯注術語的討論與解釋
- 六、譯名對照表
- 七、重要研究書目提要
- 八、年表、索引、原典頁碼對照及譯注者認為重要的相關資料。

出版及權益分配

- 一、經典譯注初稿經審查符合一定水準後，將交本會依「研發成果權益處理要點」之規定公告遴選的出版公司，授權語文著作的發行及銷售。本會將與申請機構、計畫主持人及出版公司訂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語文著作授權出版契約書」，其權益分配悉依該合約書規定辦理。
  - 二、經典譯注成果之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但該成果之著作財產權則歸屬本會。
- 肅此，敬頌  
研祺

國科會人文處

「經典譯注計畫」評審委員會 敬啟

九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承辦人：魏念怡

電話：02-2737-7179

電傳：02-2737-7674

e-mail:nywei@nsc.gov.tw

